

軍人文庫之一

軍事叢書

中國兵學大全

拔提書局印行

中國兵學大全 第一集

姜太公六韜

齊太公世家（史記）

文韜

齊太公世家（史記）	一
文師	三
盈虛	九
國務	一三
大禮	一五
明傳	一八
六守	一九
守土	二二
守國	二四
上賢	二七
舉賢	三〇

中國兵學大全 目錄

賞罰	三二
兵道	三三
武韜	
發啓	三六
文啓	四七
文伐	五五
順啓	六二
三疑	六五
龍韜	
王翼	七〇
論將	七五
選將	七九
立將	八二
將威	八六
勵軍	八七
陰符	九〇
陰書	九一

軍勢.....九二

奇兵.....九八

五音.....一〇四

兵徵.....一〇七

農器.....一一〇

虎韜

軍用.....一一二

三陣.....一一七

疾戰.....一一八

必出.....一一九

軍路門.....一二二

臨境.....一二四

動靜.....一二五

金鼓.....一二六

絕道.....一二八

略地.....一二九

火戰	一三二
壘虛	一三三
豹韜	
林戰	一三五
突戰	一三六
敵強	一三八
敵武	一四〇
烏雲山兵	一四一
烏雲澤兵	一四二
少衆	一四四
分險	一四六
犬韜	
分合	一四七
武鋒	一四九
練士	一五〇
教戰	一五二

均兵	一五三
武車士	一五七
武騎士	一五八
戰車	一五九
戰騎	一六一
戰步	一六三

齊太公世家 (史記)

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其先祖嘗爲四嶽。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或封於申。姓姜氏。夏商之時。申呂或封枝庶子孫。或爲庶人。尚其後苗裔也。本姓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尚。呂尚蓋嘗爲國年老矣。以魚釣好周西伯。西伯將出獵。卜。曰。所獲非龍非鹿。非虎非熊。所獲霸王之輔。於是唐西伯獵。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悅。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真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爲師。或曰。太公博聞。嘗導紂。紂無道。去之。游說諸侯無所遇。而卒西歸周西伯。或曰。呂尚處士隱河濱。周西伯拘姜里。散官生聞天素知而召呂尚。呂尚亦曰。吾聞西伯賢。又善養老。盍往焉。三人幸爲西伯求美女奇物獻之於紂。以贖西伯。西伯得以出反國。言呂尚所以事周雖異。然要之爲文武師。周西伯昌之脫姜里歸。與呂尚謀修德。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與奇計。故後世之言兵。及周之陰謀。皆宗太公爲本謀。周西伯政平。及斷虞芮之訟。而詩人稱西伯受命曰。文王伐崇、密、虢、犬夷。大作豐邑。天下三分。其二歸周者。太公之謀計諸多。文王崩。武王卽位。九年。欲修文王業。東伐以諸侯集否。師行。師尚父。左杖黃鉞。右把白旄。以誓曰。蒼兕蒼兕。總爾衆

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遂至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也。武王曰。未可。歸師與太公作此大誓。居二年。紂殺王子比干。囚箕子。武王將伐紂。卜龜兆不吉。風雨暴至。太公盡懼。唯太公獨之。勸武王。武王於是遂行。十一年正月甲子。誓於牧野。伐商紂。紂師敗績。紂反走登鹿臺。遂追斬紂。明日。武王立于社。羣公寤明水。衛康叔封布采。師尚父。牽牲。史佚策祝以告神。討紂之罪。散鹿臺之錢。鑿鉅橋之粟。以振貧民。封比干墓。釋箕子囚。遷九鼎。修周政。與天下更始。師尚父謀居多。於是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師尚父於齊營邱。東就國。道宿行遲。逆旅之人曰。吾聞時難得而易失。客寢甚安。殆非就國者也。太公聞之。夜衣而行。黎明至國。萊侯來伐。與以爭營邱。營邱邊萊。萊人夷也。會紂之亂而周初定。未能築遠方。是以與太公爭國。太公至國。修政。因其俗。簡其禮。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而人民多歸齊。齊爲大國。及周成王少時。管蔡作亂。淮夷畔周。乃使召康公命太公曰。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五侯九伯。實得征之。齊由此得征伐。爲大國。都營邱。蓋太公之卒。百有餘年。

姜太公六韜

文韜

文師

文王將田。史編布卜曰，田於渭陽，將大得焉。非龍非鹿。非虎非熊。兆得公侯。天遺汝師。以之佐昌。施及三王。文王曰。兆致是乎。史編曰。編之太祖史疇。爲禹占得皋陶。兆比於此。

文王之得太公。或以爲夢。或以爲卜。文王夢得聖人。此夢說也。史編布卜。此卜說也。太公之遇文王。或以爲屠。或以爲漁。屠牛朝歌。此屠說也。漁之渭陽。此漁說也。噫。信以傳信。疑以傳疑。聖人存則折之聖人。前聖既往。史傳所載。不能無疑。大抵聖人之用人也以權。而賢者之應世也無常。文王之得太公。或以爲夢。或以爲卜。不足疑也。意其先夢而後卜。未可知也。在書有所謂朕夢叶朕卜。則先夢後卜。其理或然。而書則以聖人之權託於此也。太公之遇文王。或以爲屠。或以爲漁。不足疑

也。意其窮時無所不爲也。唐賢有所謂、朝歌屠叟辭棘津。八十年來釣渭濱。則先屠而後釣。亦未可知也。正吾所謂應世無常也。文王將田。史緝布卜。其兆則以非龍非鹿非虎非熊爲辭。在司馬太史公。繫紀之於齊世家矣。則文裕所載。蓋亦有所本也。其曰以之佐昌。昌、文王名也。施及三王。以其佐文、武與成王也。昔禹占得皋陶。其兆亦如此。此史編。所以借是以實其事也。

文王乃齋三日。乘田車。駕田馬。田於渭陽。卒見太公坐茅以漁。文王勞而問之曰。子樂漁邪。太公曰。臣聞君子樂得其志。小人樂得其事。今吾漁。其有似也。殆非樂之也。

文王既聞史編之言。知天之所遺者在是。故不敢輕之。於是乎致三日之齋。而講時田之禮。卒見太公坐茅而漁於渭濱。文王見其爲美丈夫。故勞而問之。試之漁樂。太公一聞言。而情意相感。故因以言其志。太公謂君子樂得其志。小人樂得其事者。蓋人各有所欲。士君子貧之所養。將以求達之所施。昔諸葛亮。人問其志。則笑而不言。及遇先主一語草廬之間。而三分基業已定。則君子之志。必期有得也。太公之志。非樂漁也。寓於此而期於彼也。古者。未行道之際。而求以行之。其志各有所樂也。初不在於物也。阿衡負鼎。百里販牛。彼其志各有所得也。豈其樂邪。亦權之所寓也若

。夫小人。賄唯其所作。乃其所樂也。故小人樂得其事。君子之所爲，必有似也者。以其事在此，而意在彼也。非樂於此也。

文王曰。何謂其有似也。太公曰。釣有三權。祿等以權。死等以權。官等以權。夫釣以求得也。其情深可以觀大矣。

太公既言漁之有似。文王未識其意。故問其何謂也。太公因言釣之三權。祿、死、官之所寓也。蓋釣本以求得也。人之役於名利。亦以求得也。釣之爲事雖微。而其情深遠。可以觀大。言天下之事。卽是而可知也。何小大之拘。夫三權之意。蓋言君子出處之間。當求之己。不可以苟合也。祿固可取也。然不可貪。官故可就也。然不可冒。死固可爲也。然不可易。是三者。莫不有權。知其權之所在。則萬鍾可受。豈以爲秦。三公可爲。豈以爲桀。剖心可忍。豈以爲難。不得其時。則亦不可以苟就矣。太公之意。蓋在於是也。噫。事必有所寓。鉤。豈其所樂。詹何之釣。豈其釣邪。治國之道也。知詹何之釣。寓於治國。則知太公之釣。必非所樂。三權所寓。卽釣之情可知也。

文王曰。願聞其情。太公曰。源深而水流。水流而魚生之情也。根深而木長。木長而實生之情也。君子情同而親合。親合而事生之情也。言語應對者。情之飾也。言至情者。事之禮也。今臣言至情不諱。

君其惡之乎。文王曰。唯仁人能受至諫。不惡至情。何爲其然。

文王既聞太公之言。乃求其情之所在。太公乃以物情與人情。參而答之。蓋天下之事。惟志意相得者。乃可以盡其情。魚非水。則不相得。實非木。則不相得。事而不得其合。亦何以行其事邪。故源深水流。而魚生之情。始於此。根深木長。無實生之情。始於此。君臣叶和。情同親合。事豈不由是而生。事生之情。亦基於此矣。傳曰。聖賢相逢。治具張舉。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幾康哉。情同親合。所以爲事生之情也。情不易見。必託之言語。應對之間而後顯。蓋言心聲也。情動於中。而後形於言。故言語所以飾情也。而至情切言。乃事之極也。蓋事以情度。情以言顯。情之所至。則事之所極也。凡太公之所以言者。乃太公之至情。而其所言之事。則時事之極也。蓋當商之季世。是事極之時。而太公之告文王。乃其至情也。第恐文王疑而不之信耳。故謂臣之所言。皆至情也。諱。而君傷之。文王之卜太公。正欲得其至情。而與之圖事。烏有惡。故以仁人受至諫爲言。蓋人而有愛人之心者。必能納至忠之言。彼其所言。必以愛之也。文王之仁。必以存矣。正欲得直言而以利天下。夫何惡其至情。故曰。何爲其然。言必不若是其惡之也。

太公曰。緝微餌明。小魚食之。緝調餌香。中魚食之。緝隆餌豐。

大魚食之。夫魚食其餌。乃牽於縶。人食其祿。乃服於君。故以餌取魚。魚可殺。以祿取人。人可竭。以家取國。國可拔。以國取天下。天下可舉。

此言人君馭人之權。猶以釣取魚。而人爲權所馭。亦如魚之食餌也。餌之於魚。各隨其小大而取之。則魚無遺矣。魚之所以制於釣者。以食其餌也。人之所以制於君者。以食其祿也。故以餌取魚。則魚爲餌所殺。以祿取人。則人必爲祿所竭。何者。魚食於餌。人貪於祿也。略曰。香餌之下。必有懸魚。重賞之下。必有死夫。亦此意也。自是而推之。小而家、大而國、又大而天下。其所以取之。皆一理也。彼惟有所貪。故必有所制。所以皆可取也。

嗚乎。曼曼綿綿。其來必散。嚶嚶昧昧。其光必遠。微哉聖人之德。誘乎獨見。寡哉聖人之慮。各歸其德。而樹斂焉。文王曰。樹斂若何。而天下歸之。太公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則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則失天下。天有時。地有財。能與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歸之。免人之死。解

人之難。救人之患。濟人之急者、德也。德之所在。天下歸之。與人同憂、同樂、同好、同惡者、義也。義之所在。天下赴之。凡人惡死而樂生。好德而歸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歸之。文王再拜曰。允哉。敢不受天之詒命乎。乃載與俱歸。立爲師。

天下之理。盛者必衰。翕者必張。太公之意。大抵以陰謀爲尙。曼曼綿綿。其勢之盛。盛者必衰。故其聚必散。惟其始之嘿嘿昧昧者。而終則光必遠。蓋無冥冥之志者。無赫赫之功。無昏昏之智者。無昭昭之明。天下之事。以微其妙。聖人之德。亦已微矣。惟其微而不可見。所以能成其大功也。聖人之德。人雖不見。而聖人於其至微之中。而能獨見之也。聖人惟能陰修其德。則其所慮者。亦已當矣。故樂焉。惟其慮之中。審。故必歸其所止之地。而天下可以樹斂也。文王未知其意。故復問以天下歸之之由。太公之意。蓋欲使之與天下共之。而後可以得之也。蓋得天下之道。不過乎公也。惟公也。故能與天下。不可私也。天下非出於一人。而乃在於天下。故一人雖有所欲。不可以得天下。而天下之所歸。乃可以取天下。此所以爲天下之天下也。故同其利。則得之。此公天下而以無心取之者也。擅其利。則失之。此私一己。而以有心取之者也。舜禹有天下而不與。此以公而得之也。秦皇以始而傳位。此以私而失之者也。天有

時。地有財。能與人共之者、仁也。此亦公天下者。能與天下同其利也。天有可爲之時。使人自爲之。地有可取之財。使人自取之。聖人之所以能使天下同其利者。以其有仁心也。武王觀兵孟津。待時而發。鹿臺有財。從而散之。皆所以與之共之也。其仁可知也。仁則見親。此天下所以歸之也。德惟善政。政在養民。免其死。解其難。救其患。濟其急。皆德政之所施也。武王之興。救天下於水火之中。使斯民得離其害。其德可知也。惟民歸於一德。此天下所以歸之也。至於義。則以宜爲尚。憂樂好惡。一合於宜。則必當與之共之。武王應之以興。則其憂樂好惡。必與之同。其義可知也。義者、人之所共由。此天下所以赴也。仁與德與道。皆言天下歸之。而義獨謂之赴之者。蓋以義制事。人所共欲。故必趨赴之。至於大道之行。則天下爲公。此道之所以能生而利之也。汝墳道化。行葦忠厚。皆周家之所積也。道可以冒天下。宜天下歸之。文王一聞太公之言。而斯心適與之合。故信其所言。而實其所卜之辭。以受天詔命爲言。蓋卜以天遺爲辭故也。情合言投若是。可不載與歸乎。然太公之德。非可以臣用也。故立爲師。此師尙父之號。所由起也。

盈虛

文王問太公曰。天下熙熙。一盈一虛。一治一亂。所以然者。何也

·其君賢不肖不等乎。其天時變化自然乎。太公曰。君不肖。則國危而民亂。君賢聖。則國安而民治。禍福在君。不在天時。文王曰。古之賢君。可得聞乎。太公曰。昔者。帝堯之主天下。上世所謂賢君也。文王曰。其治如何。太公曰。帝堯王天下之時。金銀珠玉不飾。錦繡文綺不衣。奇怪珍異不視。玩好之器不寶。淫佚之樂不聽。宮垣屋室不塋。莞桷椽楹不斷。茅茨徧庭不翦。鹿裘禦寒。布衣掩形。糲粱之飯。藜藿之羹。不以役作之故。害民耕績之時。削心約志。從事乎無爲。吏忠正奉法者。尊其位。廉潔愛人者。厚其祿。民有孝慈者。愛敬之。盡力桑農者。慰勉之。旌別淑德。表其門閭。平心正節。以法度禁邪僞。所憎者。有功必賞。所愛者。有罪必罰。存養天下寡寡孤獨。賑贍禍亡之家。其自奉也甚薄。其賦役也甚寡。故出民樂富。而無飢寒之色。百姓戴其君如日月。親其君如父母。文王曰。大哉賢君之德也。

盈虛治亂。雖若有數。實人君有以致之也。非天時必然也。建中盧杞之禍。唐文宗實

基之。而乃且引桑道茂之語。謂天命當然。曾不知天理、人事。本一律也。人事盡處。是爲天理。不修其所以在人者。而泥其所以在天者。亦惑矣。堯、舜、桀、紂。不可同日而語也久矣。寬簡之化。慈檢之德。堯舜之所以治也。暴虐之政。矯誣之行。桀紂之所以亡也。故國之安危。民之治亂。在乎君之賢聖不肖。而不在於天時也。文王聞在君不在天時之言。乃求聞古之賢君。古之賢君。其帝堯之世。以崇儉爲德。以務本爲業。以任人爲能。以揚善爲尚。以防民則有法。以恤民則有政。以馭下則有權。以奉養則有節。自金銀珠玉不飾。至於削心約志。從事乎無爲。此崇儉之德。堯舜之世。土器是用。漆器不造。至音是聽。淫聲不尚。其於金銀、錦繡、奇怪、玩好、淫佚之樂。皆所不好也。又豈有倡優后飾。如秦之末俗邪。珊瑚器用。如晉之弊政邪。作奇技淫巧。如商之季世邪。好淫娃之音。如鄭衛之俗邪。宮垣屋室。不致粉塋。棗椹椽椽。不加雕斲。茅茨雖遺而不翦。衣苟可衣。不嫌毳裘布衣。食苟可食。不嫌其糲飯藜藿。居苟可安。不肯以役作之事。妨民耕績之時。又豈有丹楹刻桷。如魯侯之奢者乎。疑冠是聚。如鄭國之侈者乎。應肥肉而民餓。築通天而民斂怨。如戰國之君乎。古之賢君。其待天下也以無心。故其治天下也以無爲。但見其非心黃屋。優游岩廊而已。則其所以削心約志。以從事無爲者。可見矣。尊位厚祿。以待臣下。此以任人爲能也。夫臣之所以修己者。旣盡其道。則上之所以示勸者。必盡其報。臣而有忠

正奉法者。此人臣能承君之命者也。若此之人爲可任。故尊其位以貴之。廉潔愛人。此人臣能行己以恤民者也。若此之人爲不貪。故厚其祿以富之。其在三代之世亦然。伊尹告太甲。以有言必求諸道。罔以辨言覆邦。是能忠正奉法也。阿衡上公之任。非伊尹其誰居。一介不取人。爲下則爲民。是能廉潔愛人也。祿以天下。繫馬十駟。豈以爲過邪。民有孝慈之行者、愛敬之。有淑善之德者、旌表之。皆所以揚善也。其在三代之世亦然。成王嘗書其孝弟有學者。武王嘗式商容之閭。是亦愛敬旌表之意也。務農桑者。從而慰勉之。所以重本也。其在周室。有與眊之舉。在漢世有力田之科。是亦勉之之意也。平心正節。以法度禁邪僞，此防民以法也。必平心正節者。率之己以也。在成周之世。選賢能以長治理。推禮樂以防情僞。立鄉刑以糾萬民。是亦禁之之意也。賞罰必當功罪。不以愛憎而爲輕重。此馭下之權也。其在成周之世。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內史以八枋習王治。是亦馭之之權也。鰥、寡、孤、獨四者。窮民也。禍亡之家。天患之所及也。必存養而振贖之。此所以恤民也。文王發政施仁。成王荒政聚民。是亦恤之之意也。自奉以薄。言奉養之有節也。賦役欲寡。所以舒民之財力也。成周之世。雖好用罪頒賜予。莫不有式。其於民也。制斂法、以準之上下。起徒役、毋過於一人。是亦薄於自奉。寡其賦役也。能備是數者。則民必安其所、樂其業。家給人足。豈有飢寒之虞哉。九年之潦。民無菜色。可以見矣。若是則人之於上。

必有愛敬之心。惟其有敬上之心。故戴之如日月。惟其有愛上之心。故親之如父母。天無二日。民無二王。是則民之戴上之心可知矣。文王既聞其言。得不深嘉而盛美之與。故曰。大哉賢君之德。噫。是德也。帝堯之德也。夫子嘗曰。大哉堯之爲君。即堯德可大謂矣。文王得不嘉歎之。

國 務

文王尚太公曰。願聞爲國之太務。欲使主尊人安。爲之奈何。太公曰。愛民而已。文王曰。愛民奈何。太公曰。利而勿害。成而勿敗。生而勿殺。與而勿奪。樂而勿苦。喜而勿怒。文王曰。敢請釋其故。太公曰。民不失務、則利之。農不失時、則成之。省刑罰、則生之。薄賦斂、則與之。儉宮室臺榭、則樂之。吏清不苛擾、則喜之。民失其務、則害之。農失其時、則敗之。無罪而討、則殺之。重賦斂、則奪之。多營宮室臺榭、以疲民力、則苦之。吏濁苛擾、則怒之。故善爲國者。馭民如父母之愛子。如兄之愛弟。見其飢寒、則爲之憂。見其勞苦、則爲之悲。賞罰如加於身。賦斂如取已物。

。此愛民之道也。

王者。不能自尊。以有民而後尊。民不能自安。以得主而後安。是以尊主、安人之道。必先於愛民。蓋愛民者。人常愛之。此所以人安而主尊也。愛民之道。無他焉。必本之人情也。三王之政。必本人情。人情莫不欲壽也。我則生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也。我則厚而不困。人情莫不欲佚也。我則節其力而不勞。是以太公之答文王。必以利勿害、成勿敗。六者釋之。且夫四民各有常業。皆所以利之也。書有所謂居四民、時地利。則利之。必在於四民不失其務。失則害矣。農有三時。所以成其事也。傳有所謂不奪民時。則百姓富。則成之必在於不失農時。失則敗矣。刑罰不濫。而後民保其生。傳有所謂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是省刑乃可以生之也。不省而濫。則殺之矣。善爲國者。務富民。所以予之也。傳有所謂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則薄賦斂。所以予之也。不薄。則奪之矣。人得其佚則喜。是不可無以樂之也。傳有所謂。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則儉宮室蠹榭。可以樂之。侈而崇。則苦矣。吏不擾。則民安其業。傳有所謂其政平。其吏不苛。吾是以不能去。則濟而不擾者。民必喜。苟濁而擾。則怒矣。是以善爲國者。家視四海。子視兆民。一視同仁。篤近舉遠。其取之也。殆如父母之於子。兄之於弟。其愛之之情猶己也。無寒勞苦。豈不欲與之

共。賞罰賦斂。豈不以身視之。昔者。稷思天下有飢者。猶己之飢。禹思天下有溺者。猶己之溺。與夫文王視民如傷。是皆得愛民之道也。蓋有恤民之心者。必有恤人之政。此其道也。

大禮

文王問太公曰。君臣之禮如何。太公曰。爲上唯臨。爲下唯沉。臨而無遠。沉而無隱。爲上唯周。爲下唯定。周則天也。定則地也。或天或地。大禮乃成。

君臣有異職。斯有異分。君以知爲職。惟智乃能臨。故爲上在乎臨。臣以順爲職。惟順乃能沉。故爲下在乎沉。以上臨下。則易至於勢隔。故臨者不可遠。又欲親乎其臣也。下沉而順。則易至於不言。故沉者不可隱。又欲盡言於上也。昔者光武問譚綸斷。授諸屬以方略。本以智臨之也。然慮其或遠乎臣。故於鄧禹。則常置之臥內。與決謀議。則臨而無遠也可知矣。鄧禹深。沉大度。是能以沉事上也。然不可或隱。故爲光武論將無遠圖。謂天下不足慮。則沉而無隱也可知矣。至於爲上唯周。則以其運動而爲謀也。爲下唯定。則以其靜守而不變也。君之周。所以法天。蓋以乾道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有得乎是也。臣之定。所以法地。蓋以地勢坤。君於以厚德載物。有得

乎是也。故周、所以則天。定，所以則地。或天或地。則大禮以是而明。蓋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是則君臣之道。既有所取。而君臣之分。亦以是明。此大禮之所以成也。

文王曰。主位如何。太公曰。安徐而靜。柔節先定。善與而不爭。虛心平志。待物以正。

此論聖人宅心之道。主位者。主之所以處心者也。安徐而靜者。所以退藏於密也。惟能安靜。則柔節先定於此矣。能靜而柔。此以謙處己也。惟以謙處己。故無心於勝物。宜其善與而不爭也。虛其心。則不蔽。惟能虛其心。故志以是平。平其志。則不欺。此以公而應下也。惟以公應下。故其所以待之者。皆不外乎正道。昔者。文王之遵養時晦。則安徐而靜也。微柔懿恭。則柔節先定也。文王惟能以謙自處。故明昆夷之事。有所不辭。乃善與而不爭也。其克宅厥心。不識不知。是又虛心平志也。文王惟能以公應下。故以正伐商。非待物以正乎。吾觀文王之所爲所行。不無得於太公之開悟也。

文王曰。主聽如何。太公曰。勿妄而許。勿逆而拒。許之則失守。拒之則閉塞。高山仰之。不可極也。深淵度之。不可測也。神明之

德。正靜其極。

此論人主之聽。不可不審也。書曰。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則是聽言者。不可以妄許、妄拒也。妄而許之。必其內無所守。故謂之失守。逆而拒之。則言不敢進。故閉塞。大抵人之所以謀事者。必其內有所主。不可窮極也。且以高山言之。其高若不可極也。然山之巔。或可憑而遊。則高山猶有可極之理。未足爲難窮也。以深淵言之。其深若不可測也。然淵雖深。或可沉而沒。則深淵猶有可測之理。亦未足爲難窮也。至於兵之爲謀。本於聖人之心。有不可得而窮者。此神明之德也。神明之爲德。聖人以心而運智謀。妙而難知。既神且明。由其神明。而至於正靜之極。則其爲兵也。必一而不變。寂而不動。乃其德之極也。昔者。文王之齊聖廣淵。克宅厥心。此文王之所以爲神明之德也。故其妙。至於之德之純。則其正靜之極爲如何。文王惟充是德。所以能一舉而克商也。

文王曰。主明如何。太公曰。目貴明。耳貴聰。心貴智。以天下之目視。則無不見也。以天下之耳聽。則無不聞也。以天下之心慮。則無不知也。輻輳並進。則明不蔽矣。

此言人主在於兼聽廣覽。然後可以益其明。以一己之聞見爲聞見者。不若以天下之聞

見爲聞見。以一己之智慮爲智慮者。不若以天下之智慮爲智慮。何者。目欲明。耳欲聰。心欲智。聰明智慮。所以能廣者。非一人能自足也。兼天下之心耳而爲之也。若是則天下之人。皆將樂告以善。故輻輳并進。而明不蔽。昔者。大舜之睿哲文明。則舜之聰明智慮。爲不可及也。舜之所以能若是者。以期能明目達聰故也。文王之聰明智慮。爲不可以及也。文王之所以能若是者。以期能詢彼八虞也。古之明而不蔽者。唯舜、文爲能盡之。

明傳

文王寢疾。召太公望。太子發在側。曰。嗚呼。天將棄予。周之社稷。將以屬汝。今予欲師至道之言。以明傳之子孫。太公曰。王何所問。文王曰。先聖之道。其所止。其所起。可得聞乎。太公曰。見善而怠。時至而疑。知非而處。此三者。道之所止也。柔而靜。恭而敬。強而弱。忍而剛。此四者。道之所起也。故義勝欲則昌。欲勝義則亡。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

主以道勝。故道之所傳。不可不聞也。夫道之大。原出於天。而傳於聖人。然聖人不

世出。故道有所傳。亦有所廢。道之傳、道之所起也。道之廢、道之所止也。道之所起者。以其知所以治身待人之道也。聞善不能從。聖人以爲憂。則見善而怠者。是無志於善也。天與不取。反受其咎。則時至而反疑兵。是失時也。順非而澤。聖人之所必誅。則知非而處者。是固意而爲之也。凡此三者。皆內而無所守。故不審所行。其何以能興。此道之所以止也。若夫所以修身者。極其至。所以待人者。無不備。則可以有爲矣。故道以此四者而起。柔不能靜。其失也懦。惟柔而靜。然後爲能定。恭不能敬。其失也矯。惟恭而敬。然後爲得禮。以暴而修身。其德爲至矣。太強則折。故強必濟以弱。一忍則懦。故忍不專忍。必濟以剛。以是而待人。其德爲兼備矣。昔文王之興也。微柔懿恭之德。積於厥躬。則文王之所以修身者。能柔而靜。恭而敬矣。及其推是以待人。則又能兼備以德焉。以三分有二之勢。非不強也。而以服事商。是強而能弱也。姜里聞夷之際。有所不恤。是能忍也。而於伐商之事。必斷然爲之。非忍而剛乎。文王惟盡是四者。此文王之所以興也。太公之言。抑亦以文王之所爲者。而使武王繼之興。故義勝欲則昌。欲勝義則亡。厲公惟大於鄆陵之勝。厲公以死。非怠勝敬則滅乎。

六守

又王問太公曰。君國主民者。其所以失之者何也。太公曰。不慎所

與也。人君有六守三寶。文王曰。六守何也。太公曰。一曰仁。二曰義。三曰忠。四曰信。五曰勇。六曰謀。是謂六守。文王曰。慎擇六守者何。太公曰。富之而觀其無犯。貴之而觀其無驕。付之而觀其無轉。使之而觀其無隱。危之而觀其無恐。事之而觀其無窮。富之而不犯者仁也。貴之而不驕者義也。付之而不轉者忠也。使之而不隱者信也。危之而不恐者勇也。事之而不窮者謀也。人君無以二寶借人。借人則君失其威。文王曰。敢問三寶。太公曰。大農。大工。大商。謂之三寶。農一其器則穀足。工一其鄉則器足。商一其鄉則貨足。三寶各安其處。民乃不慮。無亂其鄉。無亂其族。臣無富於君。都無大於國。六守長。則君昌。三寶完。則國安。

臣有常德。以有常業。人主之所以君國主民者。其本在是。何以爲臣之德。六守者。臣之德也。何以爲民之業。三寶者。民之業也。六者。以其出於人臣之所操守。故謂之六守。三者。以其爲寶。故謂之三寶。六守者。仁、義、忠、信、勇、謀也。富而不犯。是爲仁也。蓋富者。易不至於侈而失禮。若夫富而不犯。則不貪其富。必以分人而至

於犯禮。其存心必有仁也。昔者。趙奢可謂富而不犯者也。王及宗室。有所賞賜。悉以分予士卒。是富而不犯也。其仁可知矣。貴而不驕。是爲義也。蓋貴者。易至於驕以傲人。若夫貴而不驕。則不恃其貴。而無自大之心。其所爲必合義。昔田穰苴。雖以大司馬之尊。而與士卒最羸弱者。此是體貴而不驕。其義爲足取矣。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以其忠者也。付之而堅守不轉。是爲忠也。高祖謂周勃可以安劉。卒之誅呂強漢。不易所守者。忠也。爲下唯沉。沉而無隱。臣之道、使之而不隱。必其有信也。充國圖方略於金城。守便宜於屯田。可謂有使而不隱之信也。見致命。士之大節。危而不恐。必有其勇也。李廣爲右賢王所圍。乃能解鞍縱臥。是乃危而不恐之勇也。奇正發於無窮之源。其應事也不窮。則其謀爲莫善也。張良運籌。李勣多算。皆不窮之謀也。若夫三寶。則國之所寶。不可以借人。借人則失威。是無民。誰與爲君也。孟子嘗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則人民之可寶也明矣。三寶則大農、大工、大商也。農安其居。則可以足食。故農一其鄉則穀足。工安其居。則可以給用。故工一其鄉則器足。商安其居。則可以聚貨。故商一其鄉則貨足。是三者。旣安其處。則民有常業。宜其無他慮也。三者旣異其居。則無亂其鄉。而無亂其族。昔者管仲分國爲二十一鄉。農工商各有所居。使農之子常爲農。工之子常爲工。商之子常爲商。長遊少習。不見異物而遷。則其鄉與族。必不亂也。至於臣不可富於君。都

不可大於國。是又欲以上制下。以大制小。不可使之越分也。如齊之田氏。則富於君矣。鄭之京城。則大於國矣。昔先王所以望後世耶。故六守長則國昌。以其得士者昌也。三寶全則國安。以其本固邦寧也。

守土

文王問太公曰。守土奈何。太公曰。無疏其親。無怠其衆。撫其左右。御其四旁。無借人國柄。借人國柄。則失其權。無掘壑而附丘。無舍木而治木。日中必彗。操刀必割。執斧必伐。日中不彗。是謂失時。操刀不割。失利之期。執斧不伐。賊人將來。涓涓不塞。將爲江河。熒熒不救。炎炎奈何。兩葉不去。將用斧柯。是故人君必從事於富。不富無以爲仁。不施無以合親。疏其親則害。失其衆則敗。無借人利器。借人利器。則爲人所害。而不終其世。

守土之道。以人而固。以權而重。無疏其親。無怠其衆。而下皆以人固也。無借人國柄。是又以權重也。親者。親戚也。親不可離。故無疏其親。衆者。衆人也。衆不可忽。故無怠其衆。左右則鄰近者也。賴之以衛。故當撫之。四方者。其交與者也。賴

之以助。故必有以御之。既盡其所待人之道。則其於守土也宜矣。柄者。上之所執而下之所從也。不可以借人。借人則失其權。是倒持太阿。授人以柄也。既得所以制人之權。則其於守土也亦宜矣。以至人之所侮者。吾不之侮。人之所趨者。吾不之趨。趨者。卑下之喻也。卑下者。人之所侮。吾則不掘整。丘者。崇高之喻也。崇高者。人之以趨。吾則不附丘。本者。農桑之務也。末者。財貨之事也。本易以棄。末易以滋。故無舍本而治末。以至人不可以無斷。斷蛇不可不分。刺虎不可不斃。人其可無斷乎。日中不昃。操刀不割。執斧不伐。是皆不斷之過也。事不可以不防微。履霜有堅冰之戒。穢蟲有維鳥之戒。微其可不防乎。涓涓不塞。熒小救。兩葉不去。是皆防微之戒也。人君必從事於富。非欲聚財也。欲其有以及人也。不富無以爲仁。以其仁者樂施也。不施則人不聚。所以無以合親。疏親失衆。何以爲利。借人利器。得無害乎。富其不富則敗也。

又王曰。何謂仁義。太公曰。敬其衆。合其親。敬其衆則和。合其親則喜。身謂仁義之紀。無使人奪汝威。因其明。順其常。順者。任之以德。逆者。繩之以力。敬之無疑。天下相服。

兵固有正道。未達其道者。烏能無疑。仁義之道。不過乎得人心也。衆之與親。皆以

心相向。敬其衆而不之慢。則人必和。合其親而不之離。則人必喜。既有以得天下之心。斯可以盡兵道之要。故謂之仁義之紀。紀者、言其法之要也。禮有所謂以紀萬民者。言以此法可以總其要也。昔者。成周之際。周官所載。皆仁義之道也。校登稽比之法。必以時舉。所以敬其衆也。嘉禮之制。以親萬民。所以合其親也。宜其太和之治。歡心各得。則其和喜爲如何。夫如是。故可以紀萬民。成周之際。惟備是道。此萬民之率伍。所以可得而會也。無使人奪汝威。所以謹其權也。因其明。則無作聰明也。順其常。則不悖其常也。或謂因人之明。是以天下之目爲目也。順人之常。以天下之制爲制也。或以明爲曉然之理。天下之所共見者。吾從而因之。順者、任之以德。謂彼悖於理。吾則撫之以善。彼不順。而逆兵之所必加。故絕之以力。敬之無疑。天下和服。是敬人者。人常敬之。所以能得天下之心也。

守國

文王問太公曰。守國奈何。大公曰。齋、將語君。天地之經。四時所生。仁聖之道。民機之情。王卽齋七日。北面再拜而問之。太公曰。天生四時。地生萬物。天下有民。仁聖牧之。故春道生。萬物榮。夏道長。萬物成。秋道斂。萬物盈。冬道藏。萬物靜。盈則藏。

。藏則復起。莫所終。莫知所始。聖人紀之。以爲天地經紀。故天下治。仁聖藏。天下亂。仁聖昌。至道其然也。聖人之在天地間也。其寶固大矣。因其常而視之。則民安。夫民動而爲機。機動而得失爭矣。故發之以其陰。會之以其陽。爲之先倡。天下和之。極反其常。莫進而爭。莫退而讓。守國如此。與天地同光。

欲以天下之大計告人者。必不可使易得也。太公因文王守國之間。而以天下之機告之。此大事也。不可以易言之。故必使文王齋而後語之。所以重其事也。夫天地之理。至難測也。而有可得而見者。以有四時之所生也。仁聖之道。至難明也。而有可得而證者。以有民機之情也。欲知天地之理者。卽藉造化之際。而觀之可知矣。欲知仁聖之道者。卽諸天下之機。而求之可知矣。是以堯之欽若昊天。而必命羲和氏。以辨析因夷隲之時者。以其天地經常之理在於是也。堯欲授舜。必以其朝覲獄訟之所歸。以其仁聖之道在於此也。況夫天不言而四時行。地不產而萬物化。則天地者。四時萬物之主也。聖人作而萬物觀。則仁聖者。萬民之主也。傳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此仁聖牧民之說也。且四時有代謝。萬物有榮枯。春、蠶也。萬物蠢動之時。故春主生。而物以之榮。夏、假也。萬物假大之際。故夏生長。而萬物以成。秋、以秋斂爲

事。故萬物盈。冬、以藏復爲義。故萬物靜。四時雖有定位。而變化之道。有不可得而窮者。萬物於此盈則藏。藏則復起。亦不可得而窮。易曰。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成始也。故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此則盈而藏。藏而起。莫知終始之說也。聖人配之以爲天時經紀。所以輔相天地。而使天下之事。各得其序也。仁聖之在天下。未無宜也。而所以有隱顯者。因治亂而異也。天下治。則百姓皆曰自然。安知帝力。何有於我哉。此仁聖所以不聞於世。故曰仁聖藏。及天下危亂之際。斯民思后之心切。必求仁聖而歸之。而仁聖之君。德澤始行於天下。故曰。仁聖昌。此非仁聖有感有宜也。消息盈虛。理所當然也。昔者。唐堯至治之世。蕩蕩而民無能名。仁聖之藏可知也。及夏商之季。來蘇之民。望乎湯。迎帥之衆。歸於武。而湯武之仁聖始昌矣。是以聖人位乎天地之間。其所寶者。大矣。寶者何。位也。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其寶不亦大乎。聖人位乎民上。不可以虐民之性而擾之。故因其常而視之。使民各得其宜。此揚子言虞夏之君。所以曰垂拱而視天民之阜。以其能因其常也。若夫機所觸。則必有動焉。機動則有從違。所以得失爭焉。惟有得失。故善取天下者。必有上術。發以陰。會以陽。此聖人取天下之術也。方其兵未用之始。則惟恐人之或知。故發之必以陰。陰者。取其隱而難知也。及其將用之際。則復恐人之或不知。故會之以其陽。陽者。取其顯而易見也。昔者。文武之君。伐商之際。

陰謀修德。則發之以其陰也。及牧野之役。乃明誓以告天下。非會之以其陽乎。惟得其術。故能爲天下先倡。而天下從而和之。此八百國之所以不期而會也。極反其常。則以道之所極。不可以常理拘。必權而後可也。法有所謂戰權在乎道之所極。此反經而合道之說也。其用之也。必得其中。時未可爲。則莫進而爭。雖三分有二。未免於事商。時既可爲。莫退而讓。是以折箸毀龜。必往而後可能盡。此可以長久守國矣。此所以與天地同光。

上賢

又王問太公曰。王人者。何上何下。何取何去。何禁何止。太公曰。王人者。上賢。下不肖。取誠信。去詐僞。禁暴亂。止奢侈。故王人者。有六賊七害。文王曰。願聞其道。太公曰。夫六賊者。一曰。臣有大作宮室臺榭。遊觀倡樂者。傷王之德。二曰。民有不事農桑。任氣遊俠。犯歷法禁。不從吏教者。傷王之化。三曰。臣有結朋黨。蔽賢智。障主明者。傷王之權。四曰。士有抗志高節。以爲氣勢。外交諸侯。不重其主者。傷王之威。五曰。臣有輕爵位。賤有司

。羞爲上犯難者。傷功臣之勞。六曰。強宗侵奪。陵侮貧弱者。傷庶人之業。七害者。一曰。無智略權謀。而以重賞尊爵之故。強勇輕戰。僥倖於外。王者慎勿使爲將。二曰。有名無實。出入異言。掩善揚惡。進退爲巧。王者慎勿與謀。三曰。朴其身躬。惡其衣服。語無爲以求名。言無欲以求利。此僞人也。王者慎勿近。四曰。奇其冠帶。偉其衣服。博聞辨辭。虛論高議。以爲容美。窮居靜處。而誹時俗。此姦人也。王者慎勿寵。五曰。讒佞苟得。以求官爵。果敢輕死。以貪祿秩。不圖大事。得利而動。以高談虛論。說於人主。士者謹勿使。六曰。爲影刻鏤。技巧華飾。以傷農事。王者必禁之。七曰。僞方異技。巫蠱正道不祥之言。幻惑良民。王者必止之。故民不盡力。非吾民也。士不誠信。非吾士也。臣不忠諫。非吾臣也。吏不平潔愛人。非吾吏也。相不能富國強兵。調和陰陽。以安萬乘之主。正羣臣。定名實。明賞罰。樂萬民。非吾相也。夫王者

之道。如龍首。高居而遠望。深視而審聽。示其形。隱其情。若天之高不可極也。若淵之深不可測也。故可怒而不怒。姦臣乃作。可殺而不殺。大賊乃發。兵勢不行。敵國乃強。文王曰。善哉。

進賢退不肖。爲治之要務也。故王人上賢下不肖。遇民以信。至治之世也。故王人取誠信。去詐僞。暴亂者。有以傷吾之治。故禁之。奢侈者。有以變吾之俗。故止之。成周之際。以賢制爵。所以上賢下不肖也。在布有飾僞之禁。所以取誠信去詐僞也。以刑玉禁。所以禁暴亂也。靡者使微。所以去奢侈也。人主之所上、所下、所去、所取、所禁、所止者在是。此六賊七害。所以在所防也。六賊七害。皆不肖、詐僞、暴亂、奢侈者之所爲。此王者所以有以防之也。惟不肖、詐僞、暴亂、奢侈者所去。則吏民士臣。必欲其各盡其能。爲民者必有常業。故不盡力者。不足以爲吾民。古者。開民無常職。猶轉移執事。况有事而不盡力乎。士以合志同道爲尙。士而不誠信。不足以爲吾士。古者。友以任得民。則相與可不以信乎。事君有犯無隱。人臣之節也。古者。天子有爭臣七人。爲臣而不諍。豈其臣邪。廉吏是爲民表。故平潔而愛人。乃其事也。古者。廉潔愛人者。必厚其祿。不能廉潔以愛人。豈其吏邪。至於宰相大臣。則軍國之所統。陰陽之所總。人君之所倚畀。臣下之所取法。吏治之所由核。勸懲

之所自出。萬民之所仰望。盡是數職。乃可以爲相。不能則分相也。若夫王者之道。則儼然可畏。如龍首焉。龍者、人君之象也。易於乾象宜。以龍明之。至九五之位。乃人君之位也。則以飛龍在天。大人造也爲言。則王者之道。如龍首也明矣。九重之上。黼坐之間。垂衣拱手。俯覽四海。非高居而遠望乎。前旒蔽明。甍纒塞耳。非深視而審聽乎。天威不遠咫尺。其形必有所示也。獨運陶鈞之上。其情不以隱乎。蓋不有以臨乎下。則不足以得其心。不有所密其機。則不足以乘其時。示其形者。所以臨之也。隱其情者。所以密之也。若天之高。不可得而極。若淵之深。不可得而測。此言王者之道高深。如天地之不可測度也。人君之道唯若是。其不可窮。故其用之。亦欲其當。古人有言。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故可怒不怒。可殺不殺。皆當斷而不斷也。是以姦臣得以作。而大賊得以發。此所養成王鳳之姦。而曹操所以不能討司馬懿也。兵勢不行。是不能因天時以取之也。故敵國乃強。此吳王棲越王於會稽。而越王卒以伯是也。斯皆至當之言。文王安得不善。蓋其言既盡乎理。則於吾不能無以美之也。

舉賢

又王尚太公曰。君務舉賢而不獲其功。世亂愈甚以至危亡者。何也

太公曰。舉賢而不用。是有舉賢之名。而無用賢之實也。文王曰。其失安在。太公曰。其失在君。好用世俗之所譽。而不得真賢也。文王曰。何如。太公曰。君以世俗之所譽者爲賢。以世俗之所毀者爲不肖。則多黨者進。少黨者退。若是則羣邪比周而蔽賢。忠臣死於無罪。姦臣以虛譽取爵位。是以世亂愈甚。則國不免於危亡。文王曰。舉賢奈何。太公曰。將相分職。而各以官名舉人。按名督實。選才考能。令實當名。名當其實。則得舉賢之道也。

齊侯問郭何以亡。父老以爲善之而不用。子張問中行氏所以亡。夫子謂中行氏尊賢而不能用之。則有名無實者。豈王公之尊賢與。求其所以失之之源。則在於王以妄譽而妄取之也。如以世俗毀譽。而爲賢不肖。則朋黨之說進。而忠臣賢士無所容矣。昔者。齊威王可謂不惑於毀譽也。召卽墨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居卽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視卽墨。田野闢。人民給。官無事。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助。召阿大夫語之曰。自子守阿。譽言日至。然吾使人視阿。田野不闢。人民貧餒。趙伐邾。子不救。衛取薛陵。子不知。是子厚幣事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常譽者。封卽墨大夫以萬家。是則威王知以爲賢不肖者。不在於世俗之毀譽矣。善乎孟子之言曰。左右皆曰賢

。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是則舉賢者。必欲其賢而後可也。此太公所以欲使將相分職。各以官名舉人。而責其名實才能之相副也。

賞罰

文王向太公曰。賞所以存勸。罰所以示懲。吾欲賞一以勸百。罰一以懲衆。爲之奈何。太公曰。凡用賞者貴信。用罰者貴必。賞信罰必。於耳目之所聞見。則所不聞見者。莫不陰化矣。夫誠暢於天地。通於神明。而况於人乎。

賞罰二柄。勵世磨鈍之術。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不能化天下。况於治兵馭衆之際。獨能舍是哉。是以孫子則有賞罰執行之說。尉繚子則有明賞決罰之說。衛公則有先愛後威之說。言二者不可偏廢也如此。然人君執者。意權以馭臣下。不徒設也。有意存焉。賞罰者。權也。勸懲也。傳曰。賞當功。則臣下勸。非賞以示勸乎。書曰。罰及汝身弗可悔。非罰以示懲乎。湯誓有曰。予其大賚汝。予則孥戮汝。皆所以示勸懲也。賞罰惟可以示勸懲。故賞一可以勸百。罰一可以懲衆。以其所及者寡。而所化者衆也。欲人有所感化。則所以用是權者。又欲其誠。惟誠。則人必有所勸懲矣。信其

賞者。言賞之不虛也。必其罰者。言罰之不疑也。齊威王烹阿大夫。賞即墨大夫。而諸侯以服。漢宣帝一信賞必罰。而單於請臣。信必之效。其施於天下也如是。况馭軍乎。此湯於誓衆之際。既曰。大桀汝、桀戮汝。而後繼之曰。朕不食言者。蓋欲示其信必也。惟其信必。故其所用。雖及於人之所聞見。而所不聞見者。亦將得於聞見。而有所勸懲矣。何者。天地雖遠。神明雖幽。而誠之所至。尚可以感格之。况於賞罰之用既誠。人獨不爲之陰化邪。

兵道

武王問太公曰。兵道如何。太公曰。凡兵之道。莫過乎一。一者、能獨往獨來。黃帝曰。一者階於道。機於神。用之在於機。顯之在於勢。成之在於君。故聖王號兵爲凶器。不得已而用之。今商王知存。而不知亡。知樂、而不知殃。夫存者非存。在於慮亡。樂者非樂。在於慮殃。今王已慮其源。豈憂其流乎。

一之爲說。或以爲心。謂用兵之道。不過乎守之以心。以兵法考之。有所謂攻守一法。有所謂奇正一術。有所謂車、步、騎三者一法也。是則一者。兵之至理也。且以聖人之道。尚欲以一貫之。侯王之治。亦欲以一正之。則一者。其至理也。兵之爲道。不離乎至理之間。所以謂之莫過乎一也。惟抱乎一。則可以自用。而不爲人所制。故

能獨往獨來者。言無所制也。尉繚子亦曰。獨往獨來者。伯王之兵也。是理也。卽道也。兵之爲理。旣寓於道。則其妙也。亦極其變而機於神。此言兵之妙理。如身其極也。是理也。雖有所寓。而用之則在於聖人。其用也。雖以機用、以勢致。而收其成功。則君實司之。不用以機。則無以密其謀。不致以勢。則無以聲其罪。兵之爲用。雖有異。要其成功。皆皆也。蓋天下有道。征伐自天子出也。太公以是告武王。欲武王盡其所以用之之理。武王惟得是理。故其舉之也。寓之於同心同德之人。托之於三、千一心之臣。皆其一之所寓也。旣盡乎一心。知乎道與神之所在矣。及其用之。必示弱而後進。以其機所當然也。明誓以告爾有衆。以其勢當然也。用之雖異。而功之所成。則在於武王。非成之在君乎。兵道之用。若是其妙。故聖王之於兵。不敢輕而用之。視爲凶器。不得已用之。范蠡亦曰。兵、凶器也。上帝禁之。行者不利。則其用之也。非出於不得已乎。太公之意。勸武王成文王之志。謂今日之用兵。亦出於不得已也。其所以不得已者。蓋以商罪貫盈。百姓有辭。吾豈可不應人而順天乎。商王之所以可伐者。以其殃亡之將至。夫天下之事。不難謹於艱難有事之際。而難試於閒暇無事之日。天下雖若有泰山之安。而不忘累卵之危。雖若有終身之樂。而不無一朝之憂。商王安其存。而不慮其危。鳩其樂。而不慮其殃。此其禍之所以將至也。今王已慮其源。豈憂其流。此又因以戒武王也。謹終如始。人之所難。源其始也。流其終也。慮其

始。必思其終。太宗嘗曰。朕雖平定天下。其守之實難。是則源流所在。皆可慮也。武王曰。兩軍相遇。彼不可來。此不可往。各設固備。未敢先發。我欲襲之。不得其利。爲之奈何。太公曰。外亂而內整。示飢其實飽。內精而外鈍。一合一離。一聚一散。陰其謀。密其機。高其壘。伏其銳士。寂若無聲。敵不知我所備。欲其西。襲其東。

形人之說。兵家要術也。羸師以示。楚人以勝。形人是用。越人以伯。曳柴以從。可以勝齊。曳柴僞遁。可以勝楚。是則不有以誤敵。不足以勝敵也。孫子十三篇。大抵以形人爲上。如曰。形人而我無形。如曰。形兵之極。至於無形。如曰。形之而敵必從之。皆形人之說也。外亂內整。示飢食飽。與夫精、鈍、離、合、散、聚。皆所以形之也。既有以形之。必有以取之。自陰謀密機以下。又所以取之也。兵之未用。則其爲計也。不可使人窺。兵之既用。則其爲用也。不可使人知。陰其謀者。所以秘其計也。密其機者。所以藏其用也。高其壘。所以固守。伏其銳。疾若無聲。所以示弱。在我者既無形之可見。則在敵者必怠於所備。故敵不知所備。而可以計取矣。故欲西襲東。而復有以役之也。

武王曰。敵知我情。通我謀。爲之奈何。太公曰。兵勝之術。密察敵人之機。而速乘其利。復疾擊其不意。

用兵之法。大抵乘機。不乘其機。而徒欲以力爭。勝負何自而決邪。孫子有曰。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又曰。出其不意。是皆乘機之說也。李靖曰。兵機事。以速爲神。吳明徹曰。兵貴在速。亦乘機之說也。太公之意。非欲使武王得其機。而乘之乎。旣得其機。復加以速。宜其可以擊其不意也。

武韜

發啓

文王在鄆。召太公曰。嗚乎。商王虐極。罪殺不辜。公尙助予憂民。如何。太公曰。王其修德以下賢。惠民以觀天道。天道無殃。不可先倡。人道無災。不可先謀。必見天殃。又見人災。乃可以謀。

此文王發問太公圖商之計。謂商王之罪盈虐極。殘害無罪之人。令太公助之。其爲憂民之心。在伐商救民也。夫欲伐人者。必先盡其在己。修德以下賢。惠民以觀天道。此盡其在己之事者。蓋惟修己。而後可以待人。惟得民。而後可以應天。賢、有德者

也。德修於己。而後賢者歸之。故修德乃可以下賢。此修己以待人也。人之所欲。天必從之。惠足以及人。乃可以合天。故惠民以觀天道。此澤民以應天也。文王有徽柔懿恭。此文王之所以修德也。文王惟修是德。此闕天散宜生之徒。所以爲用也。非以下賢乎。發政施仁。必先四者。此文王之所以惠民也。文王惟能惠民。此天道之所以乃眷西顧也。非觀天道乎。惟有以觀天道。故天道無殃。不可生倡。人道無災。不可先謀。蓋天之譴人君也。必有以戒之。此天道之殃也。天道未有殃。其可先倡乎。人事之成敗。必有變焉。此人道之災也。人道未有災。其先謀乎。此言商雖可伐。而天殃人災未見。不可先以舉事也。昔者。堯之去四凶。堯非不能去之也。而必舜而去之者。蓋當堯之世。四凶之罪。未暴白於世。而天人之心。有所未合也。及舜之世。則其惡已暴。天人之所共憤。然後可以除之也。是以越之伐吳。吳未發而先發。而范蠡亦以天時人事告之。越王不從。卒有會稽之厄。惟天殃人災既見。然後徐而圖之。無不可矣。

必見其陽。又見其陰。乃知其心。必見其外。又見其內。乃知其意。必見其疏。又見其親。乃知其情行。其道。道可致也。從其門。門可入也。立其禮。禮可成也。爭其強。強可勝也。全勝不鬪。大

兵無創。與鬼神通。微哉微哉。

敵之所蘊。雖若難知。而吾之所測。各以其術。心也、意也、情也。皆敵之所蘊也。心有所思。意有所欲。情有所發。心、意、情三者。同出而異用。主之於內者、心也。傳曰。心之官則思。此心也。在心爲志。意與志一也。傳有所謂志意修。此則意之所存。自心而出。必有所欲也。若夫情。則有所觸而後發。傳有所謂情發於中。此則情之所觸而發也。自其內而言之。則心爲之主。意爲之用。而情則有所形矣。此心意情之別也。三者固爲難知。而吾之測之。各有其術。欲知其心。則何以哉。卽其陰陽。而可以知之也。陽者、其顯而可見者也。陰者、其隱而難知者。所未爲之事也。卽其所已爲。皆心之所思也。故卽是而可以知其心。欲知其意。則何以哉。卽其內外。而可以知之也。外而人民田野。內而朝廷百官。始而觀其外。見其田野闢。萬民安。則外治矣。次而求於內。見其朝廷清。百官正。則內治矣。旣觀其外。又觀其內。若是者。皆志之所寓也。故可以知其志。欲知其情。則何以哉。卽其親疎。而可以知之也。疎者、所疎遠者也。親者、所親近者也。旣觀其疎。又觀其親。則其所去取者。其賢佞可知也。是乃情之所好惡也。故因是。可以知其情。太公告文王。以吾觀其野。吾觀其衆。吾觀其吏。其告武王。則以今商知存、不知亡。知樂、不知殃。若此言者。皆所以求心意情也。旣盡其所以測之之術。則敵豈易知哉。旣知其心意情之所在。由

是而制之。斯易爲術矣。故行其道。道可致。從其門。門可入。此因敵而爲之謀也。法有所謂。踐壘隨敵。此則行其道之說也。彼有可由之道。吾因其道而造之。道可得而至矣。法有所謂承意從事。此則從其門之說也。彼有可入之門而從之。則門可得而入矣。立其。禮爭其強。此制敵而措以勝也。法有所謂。以禮爲固。此則立禮之說也。吾欲伐人。必先之以禮。以爲不可敗之道。此禮之所以由成也。法有所謂強必以讓服。此則爭其強之說也。彼雖強而吾有以爭之。則雖強而可勝也。文武之於商。或服事以驕之。或子女以樂之。若是者。皆所以行其道。而從其門也。定其止齊之法。奮以熊羆之士。若是者。皆所以立其禮。而爭其強也。既有以因之。復有以制之。則不勞餘力。而可以收成功。故全勝不鬥。大兵無創。此以計取。而不用於兵也。法曰。爭勝於白刃之前者。非良將也。是則鬥而後勝。未免於勞民。若夫以全勝之。則無用於戰鬥矣。法曰。上兵伐謀。是則用兵而至於殺伐者。非善用者也。故大兵則無傷。故無創。文王之因壘降。此全勝不鬥也。大禹出師而苗格。此大兵無創也。乃若高皇戰於棗陽。戰於垓下。則非不鬥之全勝也。至於惠帝之世。瘡痍始瘳。豈無創之大兵乎。若是之兵。皆以計取。故其幽與鬼神通。言其微妙。而不可知也。太公安得不以微哉而歎美之。

與人同病相救。同情相成。同惡相助。同好相趨。故無甲兵而勝。無衝機而攻。無溝塹而守。

論制敵之道。莫若得入之心。與人同病相救。同情相成。同惡相助。同好相趨者。皆所以得其心也。同病相救者。此所以同其患難也。此傳之所謂疾病相扶持之說也。同情相成。此所以輔其所欲爲也。若傳之所謂興助利毗之說也。同惡相助者。此相助以去其所惡也。傳有所謂。所惡與之去之是也。同好相趨。以就其所欲也。傳有所謂所欲與之聚之。惟其有以得其心。故雖無甲兵可以勝。無衝機可以攻。無溝塹可以守。夫勝人者。必以甲兵。甲以爲衛。兵以致戰。有是乃可以勝。衝、蒙車也。機、械也。●皆攻城之具也。溝塹可深峻其城池也。皆守城之備也。今無此可以攻。可以守者。以其所恃者、人心也。法有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此則無甲兵而勝也。有所謂無衝蒙而攻。無渠筴而守。此則無衝機攻。無溝塹守也。昔者。成周之際。於廢病者。必有施舍之法。於夫患民病之際。則有施惠之法。皆所以救其病也。有相賙之法。有轉移之法。皆所以成其情也。田與追胥竭作。又所以助其惡而趨其好也。成周之法。惟若是其善。故當時聞有奠枕於京之安。有持盈守成之樂。而甲兵、衝機、溝塹。初未之修也。此其效與。此皮日休所以曰。古之取天下以民心。其以此與。

大智不智。大謀不謀。大勇不勇。大利不利。

論聖人之德。固無以復加。而求至德之極。則不知其所極。智也、謀也、勇也、利、皆聖人之德也。謂之大智。大謀、大勇、大利。則其德之無以復加也。自其大德而求之。似不難見也。然其至也。至於不智、不謀、不勇、不利。是又其至德之變。不可得而知也。且應事不可以無智。大智、則無乎不知。智而不明。其智是以不智。料敵不可以無謀。大謀、則無乎不周。謀而不泄。其謀是以不謀。決勝不可以無勇。大勇、則莫之敢當。勇而不恃。其勇是以不勇。恤民不可其無利。大利、則無乎不及。利而不居。其利是以不利。若是者。皆其德之至妙。而不可知其極也。昔武王渡孟津而觀政於商。其智爲甚大也。陰謀修德。其謀爲甚大也。一怒而安天下。其勇爲甚大也。散財發粟。其利爲甚大也。武王雖有是四者。而未嘗自以爲大。故天下亦莫知其所以爲大也。武王懼不自有其大。此天下所以歸之。而亦莫知之也。此傳所以曰。聖人不自大。故能成其大。其以此與。

利天下者。天下啓之。害天下者。天下閉之。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取天下者。若逐野獸。而天下皆有分肉之心。若同舟而濟。濟則皆同其利。敗則皆同其害。然則皆有啓之。無

有閉之也。

聖人待天下以至公之心。則天下必趨聖人以歸往之心。蓋聖人之於天下。非以爲己利也。將以利天下也。天下之民。撫之則后。虐之則讎。故利天下。則天下啓導之。害天下。則天下閉塞之。吾惟有利之。故天下啓之。以取天下之道。其啓之者。將以與之同其利也。苟或害之。則天下必惡之。故閉塞之。而不與之同。武王之伐商。武王非自利也。財可散、則散之。粟可發、則發之。所以利天下也。武王惟有以利之。故倒戈之徒。自攻而北。壺漿之民。惟師是迎。非有以啓之乎。大抵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惟爲天下。此聖人所以無心取天下。不以私心。歸必利之。而後同與啓之。故取天下者。若逐野獸。天下皆有分肉之心。昔秦隋之亡。若失其鹿。而天下其犄角之。非人皆有分肉之心乎。惟天下皆有是心。故若同舟而濟。患與之共。既濟、則皆得其利。漢室之興。大事既成。韓信絺布之徒。皆得分地而王。關中父老亦喜苛法之除。非濟、則與之同其利乎。苟爲敗。則皆受其害。若是。則得其利者。宜皆啓之。而無或閉之也。

無取於民者。取民者也。無取於國者。取國者也。無取於天下者。取天下者也。無取民者。民利之。無取國者。國利之。無取天下者。

。天下利之。

書哀公問有若。二吾不足。而有若對以百姓足。則君孰與不足。是則君不可以取之民也。民、猶子也。父子豈有異財乎。此慈父之不忍推子也。父不可以推子。則君其可取之民乎。惟無以取之。乃所以取之。何者。吾不傷其財。則彼得以足其財。彼惟足其財。故可以供上之用。此無取者。所以取之也。曰無取云者。非不之取也。取之有制也。且以白圭欲二十取一。孟子猶以爲貉道。況不之取乎。是知無取者。無橫取也。苟不之取。則祭祀賓客。百官有司。其何以給邪。惟無橫取。故人樂於所供。而足於所用。在易之卦。損下益上。其卦爲損。損上益下。其卦爲益。是則爲之君者。誠不可妄取於民也。推是心以往。則不惟可以及民也。雖施之國。施之天下。皆此也。故自其無取於民而始。次則無取於國。終則無取於天下。既無以取之。則必有以利之。故不惟民利之。推之國。則國利之。推之天下。則天下利之。三代之君。或以首。或以助。或以徹。皆所以定取民之制也。惟取之有制。故自近及遠。無不蒙其澤焉。乃若秦之取之盡錙銖。天下之民。何其不幸邪。

故道在不可見。事在不可聞。勝在不可知。微哉微哉。鷙鳥將擊。卑飛斂翼。猛獸將搏。張耳俯伏。聖人奮動。必有患色。

兵之所資以爲用者。雖有不同。而兵之所以隱於無迹者。皆其所貴。道也、事也、勝也。此兵之所用。始終有不同也。而其不可見。不可聞。不可知。則皆欲其無迹焉。道也者。所以修之己。而以傾人者也。道而可見。則道不足用矣。事也者。見於所行。而以制人者也。事而可聞。則事不足持矣。勝也者。所以決其成敗。而勝人也。勝而可知。則勝無自成矣。大抵民間則議。見則圖。知則困。故道欲不可見。事欲不可聞。勝欲不可知。始則晦其道。次則密其事。而終則藏其勝。此則始終之序也。昔者。武王之圖商也。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則其爲道也。不可見矣。其事多兵權奇計。則其爲事也。不可聞矣。至於牧野之戰。倒戈之徒。一北而成功。則其勝又烏可知耶。是三者。惟欲其無迹。故其爲用也。旣微而又微。故曰微哉微哉。言其微妙之至也。譬之鷲鳥之擊物。必卑飛斂翼。其藏其形。鷲鳥、鷹隼也。雖善擊。苟爲禽鳥之所見。則必避之。故卑飛斂翼。以藏其形。而後可以擊之也。譬之猛獸之搏物。必弭耳俯伏。以匿其形。猛獸、虎豹也。虎豹雖善搏。苟或衆獸之所見。則必避之。故弭耳俯伏。以匿其形。而後可以搏之也。夫以禽獸、微物也。欲有所取。猶有所隱。况於取天下者。獨使人得而知之、聞之、見之乎。是以聖人將動。必有愚色。恐也者。所以藏其智而不用也。蓋將欲取之。必固予之。將欲張之。必固翕之。將以動其用。可不障其用乎。此聖人將動。所以必有愚色也。此文王之所以遵養時晦者。蓋將以示其

嚴也。

今彼有商。衆口相惑。紛紛渺渺。好色無極。此亡國之徵也。吾觀其野。草管勝穀。吾觀其衆。邪曲勝直。吾觀其吏。暴虐殘賊。敗法亂刑。上下不覺。此亡國之時也。

國之治亂。皆有可見之形。觀其禮。而知其政。聖人嘗有是言矣。是則國之政。必有所得而見者。昔夫子適蒲。入其境、而稱之曰。善哉由也。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而寬矣。至其廷曰。善哉由也。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善。可得聞乎。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闕。溝壑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牆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至其廷、廷甚清閑。諸下屏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觀此。則知國之治亂。必有其證也明矣。今商王之國。衆口相惑。則人有異志也。紛紛渺渺。則事無定度也。民之異也如此。政之亂也如此。而商王乃且好色無極。而不此之恤。其國必亡也。故太公以指是爲亡國之兆。况觀其田野之間。草管勝於穀。此則農不得盡力於田畝也。觀其衆庶之間。則邪曲勝直。而公道不行。此則民無正論。而互相蒙也。觀其官吏。則暴虐殘賊。以害其下。敗法亂刑。以毀其公。上下安

之。而不自覺。其亡也必矣。故太公指此以爲亡國之時也。

大明發。而萬物皆照。大義發。而萬物皆利。大兵發。而萬物皆服。大哉、聖人之德。獨聞獨見。樂哉。

聖人之德。各有所寓。而有生之類。各得其欲。大明也、大義也、大兵也。皆聖人之德也。自其明示天下之際而言之。則謂之大明。自其正天下之不正者言之。則謂之大義。自其爲天下除殘賊而言之。則謂之大兵。大明發。而萬物皆照者。蓋大明則無所不照。故雖蔀屋之下。暗室之中。容光必照。此大明發。而萬物所以皆照。大義發。而萬物皆利者。蓋仁義固所以利之也。况大義既發。則無所不利。故室家得以相慶。百姓得以安堵。此大義發。而萬物所以皆利也。及推是而爲大兵。則萬物皆服。蓋仁人之兵。無敵於天下。今大兵既發。則所向者。莫不聞風而靡。宜其萬物皆服也。昔者。武王之克商也。其德可謂至矣。觀其明誓。告於汝衆。則其明亦大矣。故光於四方。不復滅於文王之不顯。是則萬物皆照可知也。以至義。伐不義。則其義亦大矣。故仁及草木。積成周家之忠厚。則萬物之利也可知矣。以致牧野熊羆之士。驅馳於商郊。此則大兵之發也。雖前徒可使倒戈攻於後。則其服也爲如何。是三者。惟極其大。此聖人之德。所以爲大也。故曰。大哉聖人之德。惟極其大。故獨聞獨見。不與衆同。而其樂可知也。所以爲樂者。以其謀出於己。可以成天下之功。而濟天下之大事。

。故樂也。

文啓

文王問太公曰。聖人何守。太公曰。何憂何嗇。萬物皆得。何嗇何憂。萬物皆道。政之所施。莫知其化。時之所在。莫知其移。堅人守此。而萬物化。何窮之有。終而復始。優之游之。展轉求之。求而得之。不可不藏。既以藏之。不可不行。既以行之。勿復明之。

聖人待天下以無心。故其所守者。本無常心也。而文王未明其所守之術。故有聖人何守之問。太公乃言聖人所以守之道。憂者、憂慮也。嗇者、吝嗇也。自何憂而至於何嗇。此聖人未得天下之時。而無心於致治也。果何所憂慮邪。惟無思慮。不有所吝。任天下自至矣。聖人惟無心於致治。故萬物各得其所。自何嗇而至於何憂。此聖人於既得天下之時。而無心於保治也。故何所吝嗇邪。惟無所吝嗇。故無所思慮。任天下以自安。聖人惟無心以保治。故萬物皆有所聚。逾之爲言。聚也。昔者。大舜之有天下也。初非有心於得之也。垂衣拱手。果何所思慮耶。惟無所慮。故無所嗇。是以萬邦之民。各於變以成風。含哺之俗。共擊壤而興歌。其皆得也可知。及其既得天下也。復以無心守之。故視棄天下。如敝屣。果何所吝嗇邪。惟無所吝嗇。是以始

於成都。中於成邑。而終於成天下。則其萬物之適也爲如何。聖人惟以無心得天下。故政之所施。莫知其化。時之所在。莫知其移。政之所施。此以道化之也。惟以道化之。故其化之也以無迹。是以莫知其所化之由。時之所在。此機之所動也。機不可常。故其爲可取之時。莫知其所移。聖人果何心哉。不過守此而任物自然。使之自化。又孰得而窮其所以然哉。無他。終而復始。機之運動。不可得而知也。機之運也。終而必始。則其移轉必有時也。故聖人乘機而動。必任之以自然。而聽其自至。故優之游之。欲得於自得之間。展轉求之。以思其所得之道。若是者。乃機之始萌。而籌其將至也。機旣明矣。則求而有得。亦不可不深其謀。故不可不藏之於心。旣藏之於心。亦必運之以謀。其謀之也。所以行之也。旣行之矣。而復慮乎人之或乘之也。必有以神之。而使人莫之測。故勿復明之。若是者。於機之旣發。而所以謀之者。必欲其密也。昔者。文王之興。大有得於太公之言也。觀其道化之行。漢上無犯禮之女。林中有好德之夫。彼天下安知其所自邪。此文王無迹之化及乎人也。虞芮入境。而自釋其訟。二老旣歸。而天下亦以往。時則天時之可爲。而民機以自動。亦不可得而知也。文王於此。豈敢以力取之哉。亦不過守此而使天下自化。至於萬邦作享。下士是式。孰知其所以然哉。若是者。豈非天時盛衰。終而復始。商室旣微。周道當興。數所必然與。文王惟知其機之所在。故其與太公問答之間。必詢之以盈虛治亂之由。尊主

仁人之道。與夫助予憂民之心。皆所以求之於優游展轉之際也。太公既告之以商人所亡。與夫時之所移。則是已得機矣。故雖三分有二。而以服事商。其所以事之者。所以歸之心也。既藏之、必行之。故發政施仁。以濟斯民。既行之、而不可明之。故其修德也。必本於陰謀。則其為機也。又豈不神乎。太公之言。文王其盡之矣。

夫天地不自明。故能長生。聖人不自明。故而名彰。

此言功不可以爲己有也。以功爲者。其功小。不以功爲功者。其功大。天地之於萬物。所以爲資始而資生也。天地之功亦大矣。而天地未嘗指是以爲己功。天地惟不指是爲功。此其功所以大而無窮也。故萬物雖生而有終。至於天地。則長生而無終極也。傳曰。天不言而四時行。地不產而萬物化。是則天地豈自明其功乎。天地長久。其以此矣。聖人擬天地、而參諸身。故凡所爲。亦天地若也。聖人出而應世。使天下萬物。各得其所。各遂其生。其功亦大矣。聖人豈肯指是以爲己功邪。故不自明其功。惟不自明其功。此所以其名益彰也。當堯之世。含哺鼓腹之民。熙熙陶陶。而於堯之爲君。莫之能名。則堯不自以爲功矣。此堯之所以能爲五帝之盛帝也。文王之世。發政施仁。惠及鰥寡。而文王之爲君。方且不識不知。則文王亦豈認以爲己功邪。文王不以爲己功。此文王之所以爲三王之顯王者也。

古之聖人。聚人而爲家。聚家而爲國。聚國而爲天下。分封賢人。

以爲萬國。命之曰大紀。

此言聖人以漸得天下。而人之歸之。有不得而止者。而聖人亦豈以是爲己利哉。必欲與天下有德者司其利。方其始也。歸之者雖寡。及其終也。其勢必大矣。故始則聚人爲家。中則之家爲國。終則聚國爲天下。由家而國。由國而天下。其所得豈不以漸而盛乎。天下之歸聖人也如此。而聖人不敢自利之。故分封賢人。以爲萬國。易曰。聖人建萬國。以親諸侯。此分封賢人。而與之共治也。若是者。謂之何哉。曰大紀。紀者。所其制之有要。而其治可以有常而不易也。昔者。少康之興夏。成湯之興商。皆以漸得而不有其利者也。太康之有衆一旅者。此太康之得民也。湯以七十里而興。此湯之得民也。及其終也。皆能一天下。朝諸侯。則其所以聚國爲天下。而分封賢人也爲如何。文武之君。以至蕞爾之民。推而至於三分天下有其二。又推而至於天下一定。則所聚可知也。天下既定。乃建千八百國。則其分封萬國可知矣。成周之書。所以言其分國之制也。而有所謂以經邦國。以紀萬民者。非以其大紀之所寓在是與。

陳其政教。順其民俗。羣曲化道。變於形容。萬國不通。各樂其所。
人愛其上。命之曰大定。

此言聖人順俗而教。而天下化之。各安其俗。樂其化也。陳其政教。蓋聖人。不欲匿法以愚民也。故陳而示之。使知其所可爲。與其所不可爲者焉。順其民俗。蓋聖人欲因民而成俗也。古之聖人。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民。蓋五方之民。各有性也。順俗而教。治所當然也。惟順而教之。故可以使之習與性成。而風俗以同矣。惟能順而教之。故奸民不容。暴民不作。而羣曲化而爲直矣。變於形容。以其咸與維新。而形容之間。爲之一易。則其所聞所見。皆王道之正直也。謂之變於正直者。以其能爲直所揉而化之。可變其形容也。人既爲上所化。則皆知守分。而不至於紛爭矣。故萬國不通。各樂其所。夫所謂不通者。非不交通也。自守其地。而不通兵也。言天下無戰爭之事。故兵革不通焉。人惟安其所。故必知所自樂。是以愛戴其上。若是者謂之可哉。曰大定。大定者。以天下之舉安也。昔者。周王既成功之後。至於成王之時。正月之吉。則有象魏之垂。所以陳其政教也。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此則順其民俗也。既歷三紀。世變風移。此則循化之變也。掌交巡邦國。及萬民之所聚。而和其好。達其說。此則萬國各樂其所。而人愛其上也。成周之際。太平歌於既醉。盈成詠於鳧鷖。其大定爲如何。

嗚乎。聖人務靜之。賢人務正之。愚人不能正。故與人爭。上勞則

刑繁。刑繁則民憂。民憂則流亡。上下不安其生。累世不休。命之曰大失。

治之所尚者異。則治之所成者亦異。聖賢之心。均於求治也。而治之所尚。則有道有義焉。聖人者。道之管也。聖人惟以道化人。故其爲化。一本於無爲。此所以務有以靜之也。若夫賢人。則禮義之所自出也。賢人惟以義爲治。故其爲化。必欲正天下之不正者。此所以務有以正之也。其在荀子有曰。靜而聖。動而王。聖王本一也。而所以異者。以其所尚者異。靜則無爲。故聖。動則有爲。故王。荀子之意。亦太公之意也。靜之則聖。正之則賢。其所尚異。故其成亦異也。聖非不能正也。湯武正於夏商。正也。湯武豈可獨以賢名。賢非不能靜也。文帝亦七制之賢君矣。恭儉清淨。非靜乎。此無他。聖賢一也。可靜則靜。可正則正。治之所當然也。道與義。異化也。何聖賢之拘。昔者堯舜之君。聖者也。恭己岩廊。非心黃屋康衢之謠。莫之爲而自然。朝野之間。雖屢詢而不知。其靜也爲如何。武宣之君。賢君也。雪累年之恥。而從事遠征。因單子之爭。而受其空朝。是又所以正之也。既不自靜。又不能正。而乃欲與之角力以爭。是亦愚者也。此六國之所以見敗於秦。而息侯之所以取黜於鄭也。是不能正。而欲與人爭。愚之甚也。上勞則刑繁。此又言上好生事。則易以殘民。故繁其刑以

威民。欲民之必從。民見其刑罰之濫。故愛其無所措手足。既憂則不安其居。故流亡。若是則上下不安其生。至於累世不休。茲其爲失不已大乎。故命之曰大失。此秦相商鞅。欲爲富強之術。恐民不從。故嚴其刑以威之。雖太子之師傅。亦有所不免。况於民乎。秦之亡也。可立而待矣。

天下之人如流水。障之則止。啓之則行。靜之則清。鳴乎。神哉。聖人見其所始。則知其所終。文王曰。靜之奈何。太公曰。天有常形。民與常生。與天下共其生。而天下靜矣。太上因之。其次化之。夫民化而從政。是以天無爲而成事。民無與而自富。此聖人之德也。文王曰。公言乃協予懷。夙夜念之不忘。以用爲常。

物有自然之勢。民有自然之性。民心無常。其已久矣。而其性則有自然者。譬之流水焉。或行或止或清。皆其勢之必然也。止非自止也。不之決也。障而後止。行非自行也。不之遏也。啓之而後行也。至於靜而不之擾。則必還其清矣。此其勢也。至於民之爲性。亦固靜也。古之論治國者。謂若烹小鮮。慎勿擾之。則天下之人。必貴於安靜也。安靜則治。亦猶水之靜而清也。此性之自然也。苟或重之則必止。導之則必行。亦猶水也。昔之論以民爲鑒者。嘗謂人無於水鑑。當於民鑒。則民性所存。尤過於

水也。可不欲使之清乎。人性之欲靜也如此。斯民也、豈不神乎。故以神哉稱之。聖人之於民也。可不究其始終哉。見其始而知其終。則必知其性之所極。而不之擾。聖人必當究其終始、而不可或擾。則其所之靜之道。不可不之求也。故文王復以靜之奈何爲問。蓋欲求其所以靜之道也。太公乃言天人之理以答之。謂天有常形者。蓋輕清而以圓爲體者。此天之常形也。好靜而以安爲樂者。此民之常生也。民之不可擾者此。故必有以與之共其生。使之安居樂業。而天下自爾靜矣。是以古之化民者。時有異時。治有異治。上古之世。耕田鑿井。含哺鼓腹。不知帝力於我何有。其所以然者。以其有以因之也。因之者。謂因其所欲。而使自爲之。上之人。初不勞餘力。而彼自爾充足也。及中古之世。則不可以因之矣。何不可也。以其俗澆民詐。必有以化之。而後可以使之從。是以成周之世。教稼穡則有官。趨耕耨則有官。若是者。皆所以化之也。化而後從政。是未免有所待而然也。孰若上古之世。因之而使之自然與。民惟欲得其自然。故大則以無爲而成事。民則以無與而自富。蓋天之生是物也。本以無心也。天而有心。則勞而不偏矣。孰若任以無爲。而化以無迹。使事自以成耶。孔子曰。四時行焉。萬物生焉。此天以無爲而成事也。民無與而自富。是又至治無功也。老子曰。我無欲而民自富。明欲民之富殖者。不可或求其功也。求所以富之。則反以勞之矣。此所以無與其事。而使彼自富也。昔者。堯之爲君。法天而治也。大哉堯之

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則堯之於民。一如天也。天惟以無爲而成事。故堯之於民亦然。當堯之世。百姓皆曰。帝力何有於我。問之在朝。在朝不知。問之在野。在野不知。若是則堯之所以無心於民者。一如天之於物也。故曰。堯仁如天。聖人之德。不過乎此。故曰。此聖人之德也。蓋惟盡其無爲之德。斯可以見其莫大之德。聖人惟能無爲。而使民自富。此所以爲至德也。文王曰。公言乃叶朕懷。文王之心。亦以安靜斯民。而非有以擾之也。蓋當商之末世。天下擾亂。幸文王有一怒之之安。則天下幸甚矣。而太公乃以靜之之說告之。宜其與文王合也。古之欲造大事者。其君臣之謀。未始有不合者。羊祜平吳。其意適與武帝合。裴度平淮。其意適與憲宗合。蓋惟有以叶其謀。斯可以成其事。然所慮者。在於能聽而不能行。能行而不能久。必夙夜念之不忘。而用此以爲常行之道。則其所行也。爲甚久矣。斯民何其幸耶。

文伐

文王問太公曰。文伐之法奈何。太公曰。凡文伐有十二節。一曰。因其所喜。以順其志。彼將生驕。必有好事。苟能因之。必能去之。二曰。親其所愛。以分其威。一人兩心。其中必衰。廷無忠臣。社稷必危。三曰。陰賂左右。得情甚深。身內情外。國將生害。四曰。輔

其溪樂。以廣其志。厚賂珠玉。娛以美人。卑辭委聽。順命而合。彼將不角。奸節乃定。五曰。嚴其忠臣。而薄其賂。稽留其使。勿聽其事。亟爲置代。遺以誠事。親而信之。其君復將合之。苟能嚴之。國乃可謀。六曰。收其內。間其外。臣才外相。敵國內侵。國鮮不亡。七曰。欲錮其心。必厚賂之。收其左右忠愛。陰示以利。令之輕業而蓄積空虛。八曰。賂以重寶。因與之謀。謀而利之。利之必信。是謂重親。重親之積。必爲我用。有國而外。其地大必敗。九曰。尊之以名。無難其身。示以大勢。從之必信。致其大尊。先爲之榮。微飾聖人。國乃大偷。十曰。下之必信。以得其情。承意應事。如與同生。旣以得之。乃微收之。時及至將。若天喪之。十有一曰。塞之以道。人臣無不重貴與富。惡危與咎。陰示大尊。而微輸重寶。收其豪傑。內積甚厚。而外爲之陰。內智士。使圖其計。納勇士。使高其氣。富貴此足。而常有繁滋。徒黨已具。是謂塞

之。有國而塞。安能有國。十有二曰。養亂臣以迷之。進美女淫聲以惑之。遺良犬馬以勞之。詩與大勢以誘之。上察而與天下圖之。十二節備。乃成武事。所謂上察天。下察地。徵已見。乃伐之。

天下不可以力爭也。我以力鬥。彼以力拒。成敗若何而決。必也伐之以文。然後足以成其事。兵雖以武爲用。而必以文爲本。文者、謀之所寓也。謀之爲用。不一而足。凡十有二節。十二節、言有十二度也。其節度若是其多者。蓋未戰而勝者。得算多也。是以大夫種之教越圖吳。則有七術。陳平之爲漢圖楚。則有六奇。以至荀彧以十敗料袁。李靖以十策圖虢。皆欲以多爲貴也。多則無所不備。此文伐之法。所以有十二焉。其一、則因其所喜而順之。不可或之逆也。若是則可以奉其志而逢其惡。故驕心由是生。好事由是見。吾於此必有以因之。乃可以肆其志、而成其事。故因之則可以去之。蓋欲順以成事也。湯之於葛也。爲其無以爲犧牲。以遺之牛羊。無以爲資盛。則使毫衆爲之耕。若是者。皆欲因而去之也。其二、則親其所愛。以分其威、彼之所親幸之臣。旣爲我所親。則必皆其君。而罔其民。故君之威勢。以是而分。一人兩心。則一心爲我所役。戒兩心。若是。故國中必衰。而忠臣亦爲之陷。所以稷危亡也。

此越人之遺吳太宰嚭。而終於殺伍員。以亡其國也。其三、則結其左右。以探其情。彼之左右所親信者。無陰以賂而遺之。則彼必告以其情。故得情甚深。彼爲我所誘。則其身、雖在彼國。而其情、則惟我之戀。故身內而情外。若是。則其君爲所嚮。故國將生害。此亦越范蠡使人遺吳太宰嚭。而終以克吳也。其四、則因其所好。而以逢之。彼惟志在於淫樂。吾則輔之而使貪於樂。彼惟好貨。吾則賂之以珠玉。彼惟好色。吾則娛之以美人。彼之心旣爲我所役。而吾則又能卑辭以下之。委身以聽之。順其令而迎合其意。若是。則彼自以爲得計。而不與吾爭耳。彼惟不爭。則彼之姦事。可得而預知之矣。故姦節乃定。此如散宜生、閔天之徒。遺紂以美女。以出文王。太王遺狄人以珠玉皮幣。皆所以或其姦節也。其五、則離其君臣之情。彼之忠臣。彼之所取信也。忠臣不可以財誘。故嚴之而以間其君。使其君不之信。賂有所不愛。故薄其賂。彼有使至。諭吾以事。吾則背其事。而不從其命。則彼之計無所施。而其君必不之信矣。旣有以間之。必有以代之。故亟爲置代。以奪其位。而使其使以爲反間。待之以誠事告之。則彼之君。必我信而離彼矣。若不能置代。而其君復親而使之。則必復與之合。若是。則其情雖離。而親猶未離也。苟能嚴而間之。則君臣異志。故其國可謀。此正如漢之間亞父。因其使至。於易其所以待之者。果使項王疑之。而亞父去矣。其六、則內收其大臣之心。而外致其間。彼大臣旣心向於我。則必外而相助於我。而

不爲其君謀國。此國所以少有不亡者。此亦越賂吳太宰嚭也。其七、則必有以惑其上。誘之以利。以綏其心。使其君惟利是慕。而無遠慮。此則晉遺虞以璧乘。而反以圖虞也。收其左右忠愛之心。陰示以利。使其臣貪於利。而不恤其國。此亦越遺太宰。而以圖吳也。其八、則賂其將。而圖其國。將者、國之輔也。今而賂以重利。以誘其心。資之以謀。以役其心。則彼必我信。是謂重親。重親者、吾能重彼之所親。使反彼而親我也。既重其所親。積之以久。則彼之心。其信我也堅。故必反爲我間。若是則彼之國。雖彼之所有。而已外附於我矣。故其地大必敗。昔漢入崑關。謂秦將者賈孺。乃遣以重寶。秦將乃與連和。而高祖始得以入關矣。其九、則尊而驕之。以侈其志。尊之以名。示以大勢。致其大尊。榮飾聖人。皆所以驕之。尊之以名。則予之以高名。無難其身。則使之安其樂。彼既貪其名。而安其樂。則其志必驕矣。示以大勢。亦所以尊之也。從之必信。又所以順之也。彼既喜其勢之尊。而信吾之信已。則其志必驕矣。致其大尊。亦所以歸之以至尊也。先爲之榮名。而微以聖人飾而歸之。則彼必自負矣。既尊之以名。而復示之以勢者。蓋名。則如稱王稱帝也。勢。則以其形勢之大也。而致其大尊者。又以爲尊之極也。微飾聖人。使之言其德可以當。是崇高富貴也。以是驕之。則彼必恃其尊崇。而不加意於其國。宜其國之偷而弊也。謂之大偷之甚也。此正六國帝秦因以亡

。唐高祖奉書李密。而李密因以敗。其國豈不偷乎。其十、則欲得其情而以漸取之。下之以信。則彼必爲我之聽。其情可得矣。既其得情。則不可逆之。故承意應事。以致其從。如與同生。示無害彼之心。若是。則彼之情既爲我得矣。既得而驟以去之。則彼必暴至。故當微而收之以漸。使不自覺悟。及其危亡將至之時。如天喪之而已。亦不自知。此正高祖之於項羽。當項欲王關中。則假項梁語。以無他意。王漢中。則燒棧道。以示無還心。其所以下之得其情。承意以應其事。非欲與之俱生乎。而漢王於此。亦不以驟取之。方且養其姦而滋其惡。至於垓下之役。乃追而取之。且使羽有天亡之悔。非得其情而以漸取之。使之不自覺乎。其十有一、則驕其心而誘其臣。以爲閉塞之道。蓋人情無不欲富貴，惡死咎。吾則因其所欲而收之。以至於納勇智之士。皆所以誘其臣也。陰示大尊。又所以驕之。而使不疑也。乃微輸重寶，收其豪傑。則彼之爲臣者。慕吾之利。必歸於我。而吾又當厚其所積，以爲養士之資。而外則陰收其士心。有智謀者。吾則納之。而使圖其計。有勇力者。吾則納之。而使高其氣。使彼各足於所欲。極其富貴。而至於繁滋。則彼之臣。皆樂爲吾用。吾得其人。則吾之徒黨已備。而可以圖彼之國。是彼爲我所塞矣。塞者、以其閉塞之。而使不知其臣之爲用。國之爲己圖也。有國而塞。則必壞矣。安能復有其國。此亦高高之於項羽。遺隋何以召黥布。築將壇以拜韓信。陳平張良之徒。皆樂爲之謀。陳豨樊噲之徒。皆力爲之。

用。高祖惟有以收楚之臣而用之。則高祖之徒黨已具矣。宜其可以距項羽而取天下也。其十有二、則養其亂臣者。彼之所親信而委用者也。養以迷之。則彼必爲之惑。故進美女淫聲以惑之。蓋美女、易以惑人之心。淫聲、易聾人之耳。其進以惑之。則彼必爲之變。故遣良犬馬以勞之。蓋馳聘田獵。易使人心狂。故遣之以是。所以勞之。彼之心既爲衆惑所亂。而吾復將以大勢誘之。則彼必自安其樂。而不慮其他。機旣若是。而天時未可知。又上察天時。而下與天下圖之。蓋欲卜之天人之心。而以取之也。在紂之時。有惡來、飛廉以爲之臣。而散宜生之徒。又求美女以進之。而太公方且告文王以惠民。以觀天道。則應天順人之舉。其在是與。十二節備。乃成武事。此蓋言伐之以文。旣盡其術。則用之以武。斯可以成功。伐人、本以武也。而必先之以十二節者。蓋剛不足以制剛。制剛者柔。強不足以勝強。勝強者弱。用之以文。而可以成武事。此以柔弱制剛強之道也。脩是而用之。是能察天地、料敵國、而後舉也。孫子曰。校之以計。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天地孰得。則所謂上察天。下察地者。乃所以校其天地之孰得也。徵已見則危亡之證可見。正主孰有道之說也。若是。則成敗決矣。故乃伐之。

順啓

文王問太公曰。何如而可爲天下。太公曰。大蓋天下。然後能容天下。信蓋天下。然後能約天下。仁蓋天下。然後能懷天下。恩蓋天下。然後能保天下。權蓋天下。然後能不失天下。事而不疑。則天運不能移。時變不能遷。此六者備。然後可以爲天下政。

聖人之於天下也。惟有無所不覆之道。則天下之於聖人也。亦有無所不服之心。聖人所以覆天下者。不一而足。有大焉。有信焉。有仁焉。有恩焉。有權焉。皆所以覆天下也。大蓋天下者。以其德之大。而無所不及者。聖人惟以是德而蓋之。故能徧覆包含。而無所殊。是以能容天下也。此無他。有容德乃大也。惟有容。乃足以見其德之大。則以大蓋之。豈不足以容天下乎。信蓋天下者。以其誠之至。而可以結之也。聖人惟以是誠而結之。故能使之附麗係屬而不散。是以能約天下也。此無他。信見信也。惟信。乃足以見信。則以信蓋之。豈不足以約天下乎。仁蓋天下。此聖人之仁政。可以及之也。聖人惟以是仁政而蓋之。故能使之歸往趨附之不暇。是以能懷天下也。蓋民罔常懷。懷於有仁。民惟懷於有仁。則以仁蓋之者。豈不足以懷之乎。恩蓋天下。此聖人之恩惠。足以及之也。聖人惟推是恩以蓋之。故能使之親附固結。而不忍去。

。所以能保天下也。蓋推恩足以保四海。惟推恩足以保四海。則以恩蓋之。豈不足以保之乎。權蓋天下者。此聖人之勢。足以制之也。聖人惟以是勢而制之。故可以維持天下。而使之奔走服從。所以能不失天下也。蓋國柄不可以假人。借人國柄則失其權。權足以蓋之。豈不能不失天下乎。凡此皆其道足以覆之。故天下無不服也。道既足以覆之。則其舉之也。必可以成功。故事可以往而不疑。雖天之運。不能移易。時之變。不能遷徙。蓋以其事可以決往。功可以必成。天時不能易也。此無他。天干時日不若人事。人事既至。天必從之。雖有運變。何足怪邪。惟備是六者。則天下必爲己有矣。故可以爲天下政。爲天下政者。蓋若是。則可以爲政於天下。以天下之權歸於己也。昔者。武王之興也。承文之不謨。揚己之不烈。則其大、足以蓋天下矣。盟津之會。不期者八百。則其信、足以蓋天下也。不忘遠。不泄邇。則其仁、足以蓋天下也。發財散粟。列爵分土。則其恩、足以蓋天下也。箕子告之。以惟辟作福。惟辟作威。則其權、足以蓋天下也。天下安得而不歸周乎。則其所以容之、約之、懷之、保之、不失之也明矣。至於牧野之役。三千一心。雖雷雨晦明。羣公盡恐。而太公乃折箸焚龜。示以必往。誠以事不可疑。雖天運時變。不能遷移也。武王惟備是六者。所以能爲天下王。而制天下政也。周家八百載之業。其基於此矣。

故利天下者。天下啓之。害天下者。天下閉之。生天下者。天下德之。殺天下者。天下賊之。徹天下者。天下通之。窮天下者。天下仇之。安天下者。天下恃之。危天下者。天下災之。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唯有道者處之。

天下之道。施報而已。利之、生之、徹之、安之、皆所以施之也。啓之、德之、通之、恃之、皆所以報之也。施報之者。亦以其道。苟非其道。則害而不利。殺而不生。窮而不徹。危而其安。而天下亦由是而閉之。賊之、仇之、災之。亦其施報之理也。利天下者。天下啓之。此言上有以適天下之欲。則天下皆欲其王己。故啓之以取天下之路。利者、人之所欲也。因所利而利之，彼豈不吾啓耶。若夫不有以利之。而反害之。則彼必失其所欲。豈欲其王己耶。故必閉之。而使不得有爲於天下。生天下者。天下德之。此言上有以遂天下之性。則天下悅之。故以是而爲德。生者、民之性命之所存也。俾天下各正其性命。彼豈不原其所歸而德己耶。若夫殺之。則不有以生之。而民不獲保其性命矣。故必賊之。而亦使之不共存於天下。徹天下者。天下通之。此言上以情示乎下。則天下必以其情而達之。徹者、徹其情而示之。以無所隱也。彼見上以情示之。則亦必以情應之。此所以天下通之也。若夫不徹以示之。而困窮之使不

得言。則天下亦不以情告。而反尤怨之矣。安天下者。天下恃之。言有以因其俗。則彼必資是以樂其業。安者、使之安止其所。生水安水。生陵安陵。彼既獲其安。則必歸所恃。此天下所以恃之也。若夫不有以安之。而反有以危之。則彼不安於其所。而思禍變之作。此所以災之也。夫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惟非一人之天下。故天下不能私一人。而一人亦不能求天下。必其有以施之。而後天下以是報之。苟非其道。必不能之矣。故惟有道者。乃能處之。昔者。文武之興。仁政之施。所以利天下也。救民水火。所以生天下也。明誓之告。所以徹天下也。一怒之威。所以安天下也。文武之君。惟以是施之。宜天下啓之、德之、通之、恃之、而咸與歸之也。文武之君。非有道之主。則亦何以能處此也。此書稱武王曰。有道曾孫。宜其可以處此也。天下安得不周。

三疑

武王問太公曰。予欲立功。有三疑。恐力不能攻強。離親。散衆。爲之奈何。太公曰。因之慎謀用財。夫攻強必養之使強。益之使張。太強必折。攻剛必缺。攻強以強。離親以親。散衆以衆。凡謀之。周密爲寶。設之以事。玩之以利。爭心必起。欲離親。因其所愛。

· 與其寵人。與之所欲。示之所利。因以鍊之。無使得志。彼貪利甚喜。遺疑乃止。凡攻之道。必先塞其明，而後攻其強。毀其大。除民之害。淫之以色。啗之以利。養之以味，娛之以樂，既離其親。必使遠民勿使知謀。扶而納之，莫覺其意，然後可成，惠施於民。必無愛財，民無牛馬，數饒食之，從而愛之，心以啓智，智以啓財，所以啓衆，衆以啓賢，賢之有啓，以王天下，

古之伐人之國者。必有隙可投。有釁可乘。而後可以取之。今以其勢凌之。則其勢強而不弱。以其情求之。則其情親而不離。以其兵求之。則其兵衆而不寡。若是。則敵未有隙也。未有釁也。其何以能決勝而立功耶。此武王所以疑其不能攻之、離之、散之也。強固難攻也。然有攻之道。項楚之勢。始非不強。及張良之計行。而楚強不足恃矣。楚之君臣。始非不親。及陳平之計行。而楚親不自信矣。楚之子弟。始非不衆。及楚歌之聲一聞。而楚衆無復爲楚矣。是則武王之所疑者。皆不足疑矣。大抵欲伐人之國者。必因之而後可以成功。法有所謂踐墨隨敵。因形用權者。皆所以因之也。少師侈。則請羸師以張之。絞人貪。則縱採樵以誘之。所謂因者此也。因敵固可以制敵。然所以料敵則有謀。所以役人則有財。謀不可泄。馬邑之役。匈奴覺之而去。此不

不能用其財也。能因敵而制之。加以謹謀用財。則敵國可取矣。夫攻強之道。非強固可攻也。以有術也。能贏者、壽考。廢壯者、暴亡。人既有所恃。而吾復養而益之。則彼之有所恃者。必將驕矣。驕則怠。怠則敗。此所以可攻也。彼強矣。吾從之使強盛。此乃將欲取之。必因予之也。益之而使張大。此乃將欲翦之。必固張之也。彼既恃其強。樂其張。則必輕於自用。而忘其所戒。此所以必折必缺也。太強而折者。以其過於強者。則必折也。太剛而缺者。以其過於剛者。則必缺也。號以驕、而後有爲田之勝。則晉之所以養之、益之者極矣。此則強而必折。剛而必缺也。號之亡也。可卜於此。故攻強以強。離親以親。散衆以衆。此因之之說也。夫敵必有可見之形。而後有可取之理。而不在于他求也。卽彼之形。因而制之耳。彼強矣。吾因其強而以攻之。彼親矣。吾因其親而以離之。彼衆矣。吾因其衆而以散之。以強攻強。則必有奇計以益之。而後其強可攻也。卑辭厚幣。奉書推尊。皆所以益其強而攻之也。以親離親。則必有貨賂以誘之。而後其親可離矣。收其左右。賂以重寶。皆所以離其親也。以衆散衆。則必有恩惠以及之。而後其衆可散也。發政施仁。散財發粟。皆所以離其衆也。太公養之使強。益之使張。此則以強攻強也。異其所愛。與其寵人。此則以親離親也。惠施於民。必無愛財。此則以衆散衆也。凡謀之道。周密爲寶。自此以下。是以謹謀因財也。謀以周密爲貴。周、備也。寤、秘也。陰其謀。密其機。此兵家之要法

也。馬邑有伏。平地於奇。非所謂周密也。周密者、必若李光弼之擒二將。二將已擒。而諸將且有何易之間。然後足以盡之也。蓋計者、兵之所用。而神者、計之所貴。法曰。將謀欲密。其以此與。善爲謀者。必設之以事。玩之以利。而以激其爭心。設之以事者、謂本無此事。而僞設之。所以誤敵也。玩之以利者。謂彼本有貪心。而吾復以利樂之。彼既爲吾所役。則必與吾爭。此爭心之所以起也。夫善爲兵者。初不可激而怒也。今彼爲我所役。而欲與我爭。則彼非善者也。斯可得而利之也。漢王以梁王反。警示項羽。設之以事也。封秦府庫。以遺項羽。玩之以利也。漢王惟以是設之。此項王所以必欲與之爭而後已。非爭心由是而起乎。欲離其親。則必因其所愛。與其寵人。此乃敵之所取信之人也。吾必有以誘之。與其所欲。示其所利。乃所以啗之也。既有以啗其所寵愛之人。則其君之所親者。固可得而疏間之矣。使待以伸其志之所欲。彼所寵愛者。既爲利所啗。而喜於利。則必無疑於我矣。故遺疑乃止。而無少疑也。太宰嚭爲越所遺。而吳王之志不從。仲矣。豈非其心爲利所惑。故輕於君、而不復致疑於我哉。凡攻之道。此又伸言攻強之道也。必窺其明。而後攻其強。毀其大者。蓋人惟明於機。則不可得而傾。必先塞其明。使彼不知其或亡。而欲恣其所爲。則彼雖強。可得而攻。雖大、可得而毀。越人於吳。必去其直諫之臣。而下以貨粟之事。所以塞其明也。夫然後因其伐齋之舉。襲夫黃池之會。而吳之強大爲可謀矣。徐民之

害。則必有術。養成其惡。然後可得而共之。不有以養成。則其惡不彰。而民心不離。淫以色。啗以利。養以味。娛以樂。皆所以養成之也。太公於文伐十二節。有所謂輔其淫樂。以廣其志。厚賂珠玉。娛以美人。是亦將以逢其欲而去之也。彼既得以遂其所欲。則其親者雖矣。既離其親。豈復有意於民。故必使遠民。言使之不親民事也。是謀也。乃陰謀也。不可使人知。是謀一行。則可以擠之於危亡之地。故扶而納之。莫覺其所以擠之之意。則吾之志。始可得以有成矣。此正太公以陰謀之說告武王。而與之傾商政也。彼既不意吾民。而民始懷吾之惠矣。欲施惠於民。必不可以愛財。蓋財、可以聚民也。無財、不可以爲悅。易曰。何以聚民。曰財。則惠民者。不可以愛財也。而所以理財。則出於聖人之心術。聖人推是心。以開啓其智。用是智。以開啓其財。則所以理是財者。本於聖人之心術也。聖人惟以是心術而理財。故用財而可以得人心。因財以致衆。因衆以致賢。皆財之所由啓也。人心豈有不歸之乎。人心既歸。則因之而可以成王業。蓋賢人之心。皆爲我所致。則必與吾共興王於天下矣。蓋得賢、則可以立邦家之基。宜其可以王天下也。太公之於文武。其所以告之者。皆此意也。觀其告文王也。則有所謂以餌取魚、魚可殺。以祿取士、士可竭。推而至於以國取天下。天下可畢。是亦以財啓衆。以衆啓賢。以賢王天下之意也。而其終篇有所謂樂哉、聖人之慮，茲非心以啓智之意乎。太公既以是意而告文王。復以是意而告武王。豈非欲使之成其志於天下。周家社稷之立。太公之力與。

龍

王翼

武王問太公曰。王者帥師。必有股肱羽翼。以成威神。爲之奈何。太公曰。凡舉兵帥師。以將爲命。命在通達。不守一術。因能授職。各取所長。隨時變化。以爲綱紀。故將有股肱羽翼。七十二人。以應天道。備數如法。審知命理。殊能異技。萬事畢矣。武王曰。請問其目。太公曰。腹心一人。主潛謀應卒。揆天消變。總攬計謀。保全民命。謀士五人。主圖安危。慮未萌。論行能。明賞罰。授官位。決嫌疑。定可否。天文三人。主司星歷。候風氣。推時日。考符驗。校災異。知天心去就之機。地利三人。主三軍行止。形勢利害消息。遠近險易。水澗山阻。不失地利。兵法九人。主講論異同。行事成敗。簡練兵器。刺舉非法。通糧四人。主度飲食蓄積。通糧道。致五穀。令三軍不困乏。奮威四人。主擇材力。論兵革。風馳電掣。不知所由。伏旗鼓三人。主伏旗鼓。明耳目。詭符節。謬號令。闇忽往來。出入若

神。股肱四人。主任重持難。修溝塹。治壁壘。以備守禦。通才三人。主拾遺補過。應偶賓客。論議談語。消患解結。權士三人。主行奇譎。設殊異。非人所識。行無窮之變。耳目七人。主往來聽言視變。警四方之事。軍中之情。爪牙五人。主揚威武。激勵三軍。使冒難攻銳。無所疑慮。羽翼四人。主揚名譽。震遠方。搖動四境。以弱敵心。遊士八人。主伺姦候變。開闔人情。觀敵之意。以爲間諜。術士三人。主爲譎詐。依託鬼神。以惑衆心。方士二人。主百藥以治金瘡。以痊萬病。法算二人。主計會二軍營壁。糧食財用出入。

大廈之成。非一木之支。良裘之製。非一狐之腋。堯舜至治之世。上行下效。若無賴於其臣也。而舜之都俞之際。且有汝爲汝翼之言。有善哉良哉之歌。以王帥師。以立大功。其可無輔助之人乎。股肱、所以運也。羽翼、所以奮也。既得是人。則可以張吾之威神。而使人之畏慕也。蓋虎之所以能使百獸畏者。以有牙距也。鷹之所以能使百禽畏者。以有爪掌也。虎而去其牙距。則虎之威、無所伸矣。鷹而去其爪掌。則鷹之威、無所奮矣。君之所以能使天下畏者。以其有股肱羽翼之臣也。君而不得其臣。則何以成其威神耶。是以大漢之興。股肱則蕭曹。爪牙則信布者。蓋欲借是而以伸其威

神也。武王未得若人而用之。此武王所以有爲之奈何之間也。夫舉兵帥師。以將爲命。蓋將者、民之司命。死生之所係也。故舉兵帥師之際。必以將爲命。命在通達。不守一術。此言爲將者。貴知變也。命在通達。則以其能通變也。通其變、乃可以使民不倦。故爲軍之命者。必通變而不可執一也。法曰。權出於戰。不出於中人。不出於中人、執一無權。必不可與言戰也。將其可執一而不通達乎。術者、奇正之術也。法曰。奇正皆得。國之輔也。爲將者、必欲兩盡其術。寧可執一乎。至於用人之際。則不可或拘其才。故因能授職。各取所長。使得以盡其能。而任其事。才之大者。則大用之。小則小用之。長於智者、爲謀主。長於騎者、爲騎將。長於步者、爲步將。凡此皆因能而授以職也。至於驅之以應敵。則又因官而定其制。時可用漢。則示之以漢以爲之制。時可用蕃。則示之以蕃以爲之制。凡此又因時所宜。變化而應之。以爲之制也。紀剛者；法度之謂也。昔光弼之爲將也。自牙將以下。如廷玉惟貞之徒。各以能稱職者。以光弼能因所長也。至於應敵之際。擒日越。則留希德以野次。克周摯。則與廷玉、惟貞以鐵騎。是又因時變化。而以爲之綱紀也。將之貴乎得人如此。故將之資以爲股肱羽翼者。凡七十二人。自腹心一人、謀士五人。至於方士五人、法算二人。凡十八職。共七十二人。官不徒說。必取之天數。而以建官之制。天有七十二候。而將置股肱羽翼七十二人。所以應天道也。昔者。成周之世。建官三百六十員

。人惟見其三百六十也。而不知成周之制。取之周天三百六十度也。東漢之世。雲臺之像。二十有八。人惟見其二十有八也。而不知東漢之制。取之二十八宿之數。蓋建官之法。非有所私也。必有所取象也。其術如此。亦必欲得其人。以充其職。使其人、以治其事。所以謂之備數如法也。用人之道。固在所盡。而爲將之道。不可不明。故又盡其在己者。而審知爲將之理。命理者、將理也。以將爲命。故謂之命理。殊能異技。此則人各得盡其所長。而善於其職。若是則舉無遺事。故萬事畢。畢、盡也。言可以盡行軍之事也。太公雖言七十二人之應。而武王未知其所用之人。故復問其目。所以求其職之所分也。自腹心一人以下。至於法算二人。此七十二人之數也。蓋其職有詳略。故其人多寡。此所以或一人或二人或三人至於或八或九。皆因其職而分之也。腹心一人。此則將之所賴以定大計者也。漢王之良平。蕭王之寇鄴。皆腹心之臣也。主潛畫計謀。以應倉卒。揆度天心。消去時變。以其司大計之所定。故計謀在所總攬。而民命以之保全。謀士五人。此則謀主也。有智者皆可爲之。此田忌之孫臏。韓信之左車。皆謀士也。主圖安危、慮未萌。此則論成敗之所在也。論行能。此則較人才之長短也。明賞罰。此則公馭人之權也。授官位。此則原用人之法也。決嫌疑。定可否。又所以爲勝敗之政。而收其成功也。天文三人。此則觀天象、以察時變也。成周之際。有太史之官。大帥抱天時與大師同車。此則天文之職也。主司星歷、則

以觀星辰之變動。候風氣、則以察時風之逆順。推時日以觀其數。考符驗以觀其證。校災異以從其變。卽是數者。則天心之去就可知矣。故以此知天心去就之機。天之所與。吾則取之。所以應天也。地利三人。則擇地利以處軍。如衛青與張騫、知地利者也。主行軍營壘之事。故三軍行止。形勢利害消息。可與不可。皆聽從之。遠近險易之形。與夫水澗山阻不利之地。亦皆知之。惟知地利。故不失其利。以至兵法九人。此則韜鈴之士。曉兵法者也。彼惟能曉兵法。故可使講論異同。行事咸敗。此則論勝負也。簡練兵器。則欲便於用也。刺舉非法。則刑罰不中命者也。凡此者。兵法之所該。故使之主之。通糧四人。此則運糧食之職也。故主度飲食蓄積。通糧道。致五穀。以足其用。使三軍不至於困乏。以其能足糧食也。奮威四人。此則選鋒之士也。故材力之士在所擇。兵革之士在所論。其奔擊之速。如風馳電掣。人不知其所出。伏旗鼓三人。此則勇力之士也。故使之伏旗鼓。明耳目。蓋旗鼓、軍之耳目也。惟伏旗鼓。故可以明耳目。詭符節。謬號令。所以惑敵也。惟能惑敵。故闇忽往來。出入若神。敵不得而制之。沒肱四人。此則代舉復者也。必其能力於治事也。故主任重持難。言代將任重難之事。修溝塹。治壁壘。所以爲守禦之備。通才三人。此則智略之士也。故主任拾遺補過。以補助之。應偶賓客。論議談語。以代應對之職。消患解結。以除危難之事。權士二人。此則通變之士也。行奇譎。設殊異。則主爲奇謀以誤敵也。奇謀

所出。人不可知。故非人所識。而獨運之於無窮之中。故能行無窮之變。耳目七人。所以廣聞見也。故主往來聽言視變。四方之舉。軍中之情。皆所當察。故在所覽。爪牙五人。所以敵愾也。故主揚威武。以激勵三軍。使敢於進戰。可以冒難攻銳。無所疑慮。言可使之必往戰也。羽翼四人。所以張聲勢也。故主揚名譽。震遠方。搖動四境。以警懼之。校敵可弱。遊士八人。此說士也。故主伺奸候變。以開闢人情。使人心不疑。觀敵之意。以爲間諜。是又因敵之情而惑之也。術士二人。此巫下之職也。欲假是以成其事。故主爲譎詐。依托鬼神。以惑衆心。方士二人。此醫療之職也。故主百藥。以治金瘡。痊萬病。法算二人。此善會計者也。故主會計營壁。所以度地也。會計糧食財用出入。所以理財也。

論將

武王問太公曰。論將之道奈何。太公曰。將有五材十過。武王曰。敢問其目。太公曰。所謂五材者。勇、智、仁、信、忠也。勇則不可犯。智則不可亂。仁則愛人。信則不欺。忠則無二心。所謂十過者。有勇而輕死者。有急而心速者。有貪而好利者。有仁而不忍人者。有智

而心怯者。有信而喜信人者。有廉潔而不愛人者。有智而心緩者。有剛毅而自用者。有懦而喜任人者。勇而輕死者。可暴也。急而心速者。可久也。貪而好利者。可遺也。仁而不忍人者。可勞也。智而心怯者。可窘也。信而喜信人者。可誑也。廉潔而不愛人者。可侮也。智而心緩者。可襲也。剛毅而自用者。可事也。懦而喜任人者。可欺也。故兵者。國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於將。將者。國之輔。先王之所重也。故置將不可不察也。故曰。兵不兩勝。亦不兩敗。兵出踰境。期不十日。不有亡國。必有破軍殺將。武王曰。善哉。

任官惟賢才。爲國之要也。官之所任。必欲得人。况將之爲職。社稷安危之所係。萬民死生之所托。詎可妄愛之耶。必得其人。而後可以專其任。人不能皆賢。而有不肖者焉。此所以在所論也。孫子之論將。有所謂智、信、仁、勇、嚴。孫子之智信仁勇嚴。卽太公之五材也。又有所謂將有五危。孫子之五危。卽太公之十過也。材則必勝。過則必敗。可不論之乎。是以晉謀元帥。則必曰卻縠可。此以材論之。而知其可以也。趙將趙括。其母力言其不可。此以非其材論之。而知其不可也。將之材有五。所

兩智、信、仁、勇、忠。皆材也。勇則敢於進戰。故不可犯。漢之李廣。可謂勇矣。故虜不敢犯之。智則明於應事。故不可亂。張良運籌帷幄。決勝千里。其執得而亂之。仁則有惻隱之心。故能愛人。李忠嗣亦仁者矣。不以萬人命、易一官。非愛人乎。信則以誠相待。故不欺人。羊祜亦信矣。當時吳將，且有安有鳩人羊叔子之言。則其不欺也可知。忠者必一心事君。而無疑貳。故無二心。裴晉公討賊。誓不與俱存。非無二心乎。必備是才。而後可以居是職。五材既備。斯可以將矣。五者、其與孫子之五者。亦一律矣。而孫子易忠以嚴者。蓋人誰不忠。而嚴者、又治軍之所先也。先之以智者。蓋孫子言之始計。非智不可也。其爲過也有十焉。勇而輕死。至於懦而喜任人。凡十焉。勇而輕死。則必無持重之心。故可暴以激之。如楚子玉。剛而無禮。是勇而輕死者也。故可暴。急而心速者。必不能持久。故可久以糜之。若趙括之出銳搏戰。可謂急而心速者也。故可久。貪而好利。此則好貨者也。故可遺之以賂。若秦之崤關之將。可謂貪而好利者也。故可遺。仁而不忍人。則不欲勞其民。故可得而勞之。若夫忍於人。而如張巡之殺人而食。則不可勞矣。智而心怯。則必不能斷。故可窘。孔明雖知天下大計。然謀多決少。亦可窘也。信而喜任人。則內無所主。而輕信人者也。故可誑。騎劫信齊人之言。喜信人者也。廉潔而愛人。則其心慙。故可侮。苟貪而愛人。若吳起則不可侮矣。智而心緩。則必不能速戰。故可襲。荀攸謂陳宮。有

智而遲。此智而心緩者也。剛毅而好自用。則必無謀。故可事之。若項羽之剽悍。則剛毅而好自用者也。懦而喜任人。則必不明於事。故可欺。雖任人而不懦。如趙奢輩。則不可欺矣。將有十過。用之必敗。其可不詳論而謹擇之乎。此十者。其與孫子之五危。亦大率相若也。將之爲任。難乎其人也。若是。故太公復言。所以置將之道不可輕。蓋兵者、國之大事。兵之所爲大事者。以其存亡之所係也。存亡之道。命在於將。實統是兵也。兵有成敗。則國有存亡。故其命、屬之於將。將者、國之輔也。以其可以助國之威勢也。先王得不重之乎。惟將爲可重。此置將之際。所以不可不察也。其察之者。欲其得人也。其在孫子亦云。兵者、國之大事。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而太公亦云者。孫子之意。爲舉兵者、言也。太公之意。爲擇將者、設也。此太公所以置將不可不察爲言。惟兵在於將。故勝負係焉。兵不兩勝。亦不兩敗。蓋天下之勢。不兩立也久矣。此盛則彼衰。彼強則此弱。不勝則敗。二者必有一於此。不勝不敗者。必若河曲之戰。秦晉交綏而後可也。若泝水之役。陽處父退舍。子尚亦退舍。而後可也。不然。必有勝敗。有奇兵出躐境。無十日之期。必有勝負。此言一舉之間。成敗係焉。奚待於久耶。十日之間。不能亡彼之國。則必破軍殺將。蓋以勝負成敗。可以一見決也。武王曰。善哉。蓋以其言之盡理。故不得不稱善也。

選將

武王問太公曰。王者舉兵。欲簡練英雄。知士之高下。爲之奈何。太公曰。夫七外貌不與中情相應者十五。有賢而不肖者。有溫良而爲盜者。有貌恭敬而心慢者。有外謙謹而內無至誠者。有精精而無情者。有澁澁而無誠者。有好謀而不決者。有如果敢而不能者。有慳慳而不信者。有恍恍惚惚而反忠實者。有詭激而有功效者。有外勇而內怯者。有秉秉而反易人者。有嗚嗚而反靜慤者。有勢虛形劣。而外出無所不至。無所不遂者。天下所賤。聖人所貴。凡人莫知。非有大明。不見其際。此士之外貌。不與中情相應者也。

人固不易知。知人亦未易。以山濤之賢。三十年而不知其子簡。以王濟之賢。三十年而不知其叔湛。夫親莫親於父子叔姪。而有三十年而不知者。况其他乎。此武王所以欲簡練英雄。知其才之高下。而太公所以質外貌與中情而論之。夫世固有砥中而玉表。羊質而虎皮者。烏可以其外。信其中耶。有大辨而若訥。大巧而若拙者。又烏可以其外。而棄其內耶。聖人亦智於知人者也。而門弟子又皆其平日所相與周旋而講究

者也。其知之若無甚難者。而聖人且謂其取人。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失之宰我。是則中情外貌。爲難究也久矣。况於素不相遇者。一朝欲擇而用之。不亦難乎。嘗而不肖。溫良而爲盜。貌恭而心慢。外廉謹而內無至誠。與夫精而無情。湛而無誠。好謀而不決。暴敢而不能。慳慳而不信。外勇而內怯。乘乘而易人。若是者。皆其外可取。而內實失之者也。不可以其外而信其內。有恍惚而反忠實。詭激而有功效。嗃嗃而反靜慤。勢虛形劣。而外出無所不至。無所不遂者。皆其外若無能。而其內反有可取者也。不可泥其外。而棄其內。惟其人材之相去。內外或遠。是以世之去取。所見亦異。天下之所賤者。疑若可賤也。而聖人之所貴者。乃天下之所賤者也。何者。天下之所見者外。聖人之所見者內也。所見既殊。故其去取亦異。天下之所見。惟不及於聖人。此凡人所以莫知。惟至明者。乃知其極。苟非有大明見者。則亦何以見其濇際哉。此無他。中情外貌不相應。所以難也。

武王曰。何以知之。太公曰。知之有八徵。一曰。問之以言。以觀其辭。二曰。窮之以辭。以觀其變。三曰。與之間諛。以觀其誠。四曰。明白顯問。以觀其德。五曰。使之以財。以觀其廉。六曰。試之以色。以觀其貞。七曰。告之以難。以觀其勇。八曰。醉之以酒。以觀其態。八徵皆備。則賢不肖別矣。

人雖有難知之情。而有可知之理。所謂可知之理。果何在哉。昔鸞奉嘗上封事於元帝。時謂知人之術。在於六情、十二律。而執十二律以測六情。以參虛實。萬不失一。所謂知人之理。其在是乎。非也。夫子有言。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此正知人之術也。此太公所以入微明之。問之以言。以觀其辭。蓋未知其所蘊。則求之於言。言、心聲也。情動於中。而後形之於言。問之以言。則彼必有所應之辭。吉人辭寡。躁人辭多。即是以觀。則其中之所蘊者可知矣。昔高祖於韓信。設拜之際。則有所謂將軍何以教寡人之言。此欲問以言、而以觀其辭也。窮之以辭。以觀其變。則究其所以盡是變者。而以知其得也。辭而或窮。則變亦有所窮矣。故窮之以辭。可以觀其變。昔孫武之見吳王。吳王既觀其書。而復欲試以勒兵。此欲窮之以辭。以觀其變也。與之問謀。以觀其誠。此又觀其所蘊之忠否。彼其果忠誠耶。雖問不入。此武涉、蒯通之說。所以不能變韓信之心也。或以爲使爲問謀。此食其、唐儉之徒。所以身死於敵而不變也。明白顯問。以觀其德。此則究其所操守。而明白顯問之。以觀其內之所存者如何。此光武所以以何願而問鄧禹也。使之以財。以觀其廉否。蓋人惟無貪心。則貨賂不可移。使之以財。彼既不貪則廉矣。以是求之。則有如張奐之廉潔者。必可得矣。試之以色。以觀其貞。蓋人惟所守者正。則必不爲色所惑。故以色試之。可以觀其貞否。以是求之。則有如吳起之貪而好色者。必可得而知矣。

告之以難。以觀其勇。蓋人惟取於有爲。則必不擇事而安。告之以難。而彼無所避。則其勇可知也。以是求之。則有如馬援之嬰礮者。可得而知矣。醉之以酒。以觀其態。夫人內有所養者。則必不爲酒所惑。故醉之以酒。可以知其態。彼不困於酒則賢矣。以是求之。則有如季布之使酒任氣者。可得而知矣。大抵觀其外。可以知其內。八徵既備。則人之內外無所蘊矣。故賢、不肖皆得而知之。

立將

武王問太公曰。立將之道奈何。太公曰。凡國有難。君避正殿。召將而詔之曰。社稷安危。一在將軍。今某國不臣。願將軍帥師應之。將既受命。乃命太史卜齋三日。之太廟。鑽靈龜。卜吉日。以授斧鉞。君入廟門。西面而立。將入廟門。北面而立。君親操鉞持首。授將其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復操斧持柄。授將其刃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見其虛則進。見其實則止。勿以三軍爲衆而輕敵。勿以受命爲重而必死。勿以身貴而賤人。勿以獨見而違衆。勿以辯說爲必然。士未坐勿坐。士未食勿食。寒暑必同。如此。則士衆必盡。

死力。將已受命。拜而報君曰。臣聞國不可從外治。軍不可從中御。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臣既受命。專斧鉞之威。臣不敢生還。願君亦垂一言之命於臣。君不許臣。臣不敢將。君許之。乃辭而行。軍中之事。不聞君命。皆由將出。臨敵決戰。無有二心。若此。則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君於後。是故智者爲之謀。勇者爲之鬥。氣厲青雲。疾若馳騖。兵不接刃。而敵降服。戰勝於外。功立於內。吏遷士賞。百姓歡悅。將無咎殃。是故風雨時節。五穀豐熟。社稷安甯。武王曰。善哉。

非禮無以得賢。非賢無以制難。昔高祖欲召韓信。拜爲大將。蕭何曰。王素慢無禮。今呼大將。如召小兒。此乃信所以去也。乃設壇場。具禮拜之。蓋不盡其禮。不足以示其誠。不推以誠。不足以感其心。太公之所以告武王立將之道。誠欲武王盡禮以感激之也。當國家多難之際。避正殿而召將。所以示其不自居其尊也。詔之以社稷安危之寄。所以重其責也。遂告之以所伐之讎。彼有不臣之心。將軍其往應之。所以示其師出之有名而非已也。故曰應之而已。將既受命。乃命太史卜齋。所以示其敬。齋三日。而之太

廟。鑽龜卜日。而授斧鉞。所以告之神。君入廟門。西面而立。立於階也。將入廟門。北面而立。所以在客右之義也。君操鉞持首。授之以柄曰。從此上至天。將軍制之。復操斧持柄。授之以刃曰。從此下至淵。將軍制之。其所以然者。所以專其任也。操鉞授柄者。取其所執也。操斧授刃者。取其所斷也。其任之既專。又恐其失之自用。故告之以利害之所寓。夫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故見其虛則進。是見可而進也。見其實則止。是知難而退也。勿以三軍爲衆而輕敵。此兵法所謂惟無武進也。恃其衆而不審其謀。非武進乎。勿以受命爲重。而必死者。兵法有必死可殺之戒。以受命爲重。而必死於敵。此危道也。故勿以是爲重而必死。勿以身貴而賤人。懼其驕以失衆也。勿以獨見而違衆。懼其剛愎而自用也。勿以辯說爲必然。懼其爲敵所誑也。以至勞佚。必以身同之。故士未坐勿坐。士未食勿食。寒暑必與之同。士卒感之。豈不爲之盡力致死。責之既重。任之既專。戒之既至。則受命而出者。得無所報乎。是以將拜而報。則必分內外之任。別軍國之治。謂國不可從外治。軍不可從中御。此所以別軍國之異政也。古者立將之際。推轂之間。告之以自闢以外。將軍主之。自闢以內。寡人治之。是則軍國之治。未嘗不分也。而將復爾云者。懼其掣肘也。二心不可以事君。言以忠報國。無有二心也。疑志不可以應敵。言以智決之也。既受命而往。專斧鉞之威以爲權。則必以滅敵爲期。故不敢生還。古之人固有誓不與賊

俱存。如裴晉公者。則不敢生還之說可驗矣。於是將又欲有以堅其君之心。故又求君一言之諾。君既許之。乃辭而行。此甘茂所以指息壤以告昭王也。君既任之專。則將亦不可不專。故軍中之命。皆由將軍。而君命有所不受。此細柳之營吏。所以有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之言也。將權既專。則其志必一。故臨敵決勝。無有二心。此魯山之所以願爲斷頭將軍也。任專而性誠。宜其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君於後。莫之或制也。其說見於尉繚子。將權。惟若是其專。故人亦樂爲之用。智者則獻其明。故爲之謀。勇者則致其力。故爲之鬥。其氣之奮。可以麾厲青雲。其勢之疾。若馳騖焉。驚、疾、熱也。兵不接刃。而可以阻人。戰勝於外。收功於內。吏遷其官。士獲其賞。百姓歡悅。以其可以慰其心。將無咎殃。以其行罰之當。夫若是。則人和而天地之和應之。故風雨時節。五穀豐熟。社稷以之安寧。武王一聞太公之言。其效若此。烏得而不稱善。其在制旨兵法。於論大將篇。有卜齋之太廟。鑽卜日。以受旌鼓之說。有操鉞授柄。操斧授刃之說。又有國不可以從外治。軍不可從中御之說。以至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君於後。其言大抵與此同。張昭之法。必本之於此也。不然。何以古者人君命將爲言。其終又曰。兵之所加者。必無道之國也。故能戰勝而不報。取地而不還。民不疾疫。將不夭死。五穀豐昌。風雨時節。戰勝于外。福生於內。是故名必成。而後無餘害矣。昔者。文侯之將吳起。嘗與夫人

醮之于廟矣。此則得太公告廟之禮也。衛伐邢。師興而雨。此則得周人伐商。而年豐之意也。故衛人亦以伐商之說證之。

將威

武王問太公曰。將何以爲威。何以爲明。何以爲禁止而令行。太公曰。將以誅大爲威。以賞小爲明。以訓審爲禁止而令行。故殺一人。而三軍震者殺之。賞一人。而萬人悅者賞之。殺貴大。賞貴小。殺及當路貴重之臣。是刑上極也。賞及牛豎馬廐洗養之徒。是賞下通也。刑上極。賞下通。是將威之所行也。

將必有權。欲知其權之所盡。則必求其所以爲權者。威也、明也、禁止而令行也。皆將之所以爲權也。武王欲求其所以爲權者。故以何以爲問。太公則具言其所以盡之者。夫刑必欲人畏。不威、則何以使人畏。賞必欲人勸。不明、則何以使人勸。禁令、必欲使人遵。罰不審、則何以使人遵。誅之所以爲威者。非在數誅也。能誅大、則可以爲威。賞之所以爲明者。非在數賞也。能賞小、則可以爲明。蓋人莫不憚尊貴、而忽微賤。故於尊貴者、刑有所不加。而於微賤者、賞有所不及。非所以爲威明也。惟不憚權貴。而大者有罪則必誅。乃所以爲威也。不遺微賤。而小者有功則必賞。乃可以

爲明也。是皆權極其所用。故人服其威與明也。至於用罰。則尤不可妄加於人。必審其可而後行。則其爲罰也當矣。故禁之必止。令之必行。是又權當其用。而人必唯上之從故也。故殺一人、而三軍震者殺之。此言刑之當。而可以懲。故殺一人、而三軍震慄。其所誅者寡。而所懲者衆也。烏得不殺。賞一人、而萬人悅者賞之。此言賞之當。而可以使人勸。故賞一人。而三軍喜悅。其所賞者寡。而所勸者衆也。烏得不賞。李光弼北城之戰。所以能使三軍爭奮。死生以之者。以其殺之足以震三軍。而賞足以悅萬人也。刺賊者立賜之絹。不刺而立置之斬。茲其爲權。豈不足以震三軍而悅萬人乎。殺則貴大。以其誅大、則可以爲威也。賞則貴小。以其及小、則可以爲明也。殺何以見其貴大。以其雖當路貴重之臣。有罪必誅。是能殺大也。其爲刑可以極乎上矣。賞何以見其貴小。以其雖牛豎馬廐洗養之職。有功必賞。是能賞小也。其爲賞可以通乎下矣。刑能上極。則可以使之畏。賞能下通。則可以使之勸。既畏且勸。將威行矣。此威之所以行也。昔穰苴之斬莊賈。是能使刑上極也。趙奢之以許歷爲國尉。是能賞下通也。其在尉繚子亦曰。殺之貴大。賞之貴小。繼之以夫能刑上究、賞下流。此將之威也。亦此意也。

勵軍

武王問太公曰。吾欲令三軍之衆。攻城爭先登。野戰爭先赴。聞金

聲而怒。聞鼓聲而喜。爲之奈何。太公曰。將有三。武王曰。敢問其目。太公曰。將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張蓋。名曰禮將。將不身服禮。無以知士卒之寒暑。出隘塞。犯泥塗。將必先下步。名曰力將。將不身服力。無以知士卒之勞苦。軍皆定次。將乃就舍。炊者皆熟。將乃就食。軍不舉火。將亦不舉。名曰止欲將。將不身服止欲。無以知士卒之飢飽。將與士卒共寒暑勞苦飢飽。故三軍之衆。聞鼓聲則喜。聞金聲則怒。高城深池。矢石繁下。士爭先登。白刃始合。士爭先赴。士非好死而樂傷也。爲其將知寒暑飢飽之審。而見勞苦之明也。

人必有所感。而後有所勉。吳子嘗謂。民知君之愛其命、惜其死。若此之至。而與之臨難。則士以進死爲榮。退生爲辱矣。是則上必有以感乎下。而後可以使之勉也。如欲三軍之衆。攻城爭先登。野戰爭先赴。聞金而怒。聞鼓而喜。其可無術以激之乎。閉金而怒。聞鼓而喜者。蓋金所以止也。鼓所以進也。士卒欲進而惡止。故聞金而怒。怒其止之也。聞鼓而喜。喜其進也。是皆有以感之。故能然也。大抵將之統軍。必

以身同之。而後可以得其用。太公所謂三將，皆以身同之也。將冬不服裘。非無裘也。思士卒之有號寒者也。夏不操扇。非無扇也。思士卒之有冒暑者也。雨不張蓋。非無蓋也。思士卒之有暴露者也。若是之將。名曰禮將。將不身服禮。則何以知人之寒暑。蓋人惟有禮。而後知所以待下。所以謂之禮將也。若出隘塞之地。冒犯泥塗。將不憚其艱難。而必先下步。所以示其不自安。而與之同勞苦也。若是者。謂之力將。惟以力自用。故知人之勞苦。勞則欲息。飢則欲食。暗則欲明。人情均也。故軍次定。而後將就舍。以人皆得所息也。炊皆熟。而後將就食。以人皆得其食也。軍舉火。而後將舉火。以人皆得其明也。凡此皆所以同其欲。故謂之止欲將。止欲者、言不自肆其欲。而能止之以與衆同也。不能自止其欲。則何以知人飢飽之所欲。將惟與之共寒暑勞苦飢飽。故三軍必有所感而勉。雖罹患難，有所不辭。故樂進惡退。所以喜於聞鼓。而惡於聞金。難堅城之下。矢石之間。必爭先登之。雖堅陣之前。鋒刃之下。必爭先赴之。非好死樂傷。故爭先也。以其心有所感。故思有以報上也。向非爲將者。審知士卒寒暑飢飽。明見士卒之勞。則亦何以致其然。昔楚子巡城。而三軍之士。皆如挾纊。越王投醪。而三軍之士。喜滋味之及己。至於穰苴之同勞苦。吳起之舍不平隴畝。田單之身操版鍤。不無得於太公三將之說也。其在尉繚子。亦言勸勞之師。將必先己。暑不張蓋。寒不重裘。險必下步。軍食熟而後飯。軍壘成而後舍。勞佚必

以身同之。亦此意也。

陰符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三軍卒有緩急。或利或害。吾將以近通遠。從中應外。以給三軍用。爲之奈何。太公曰。主與將。有陰符。凡八等。有大勝克敵之符長一尺。破軍擒將之符長九寸。降城得邑之符長八寸。却敵報遠之符長七寸。警衆堅守之符長六寸。請糧益兵之符長五寸。敗軍亡將之符長四寸。失利亡士之符長三寸。諸奉使行符。稽留、若符事聞泄。告者皆誅之。八符者、主將祕聞。所以陰通言語不泄。中外相知之術。敵雖聖智。莫之能識。武王曰。善哉。

天下所恃以爲至信者。莫如符、節。符與節、皆可以示信。而太公論緩急利害之所用。獨以符言者。蓋符以合驗。尤其至密故也。門關用符節。蓋以門關之禁爲嚴。故其合驗也必以符。陰符之說。亦取其可以合驗也。主與將通而用之。其爲制也凡八等。其最長者一尺。其最短者三寸。長短之所以若是者。必有以也。其勝捷之符則長。以其長於算也。不利之符則短。以其短於算也。至於常用之符則中制焉。是以大勝之

符一尺。檣將之符九寸。得邑之符八寸。却敵之符七寸。皆勝捷之符長也。敗軍失利。皆爲不利。故以四寸三寸。至於警衆。堅守。饋糧。益兵。則其所常用。故以六寸五寸。符之用也。欲其遠。不速而稽留。則爲失期。亦欲其密。不密而泄。則爲失機。凡此二者。皆行符之術。不謹其職。皆在所誅。八符之用。主將陰謀之所寓。故爲秘聞。而以陰通。貫而不泄。中外相知之術。應善於此。又豈敵人所能測哉。故雖聖智亦莫之識。昔者。魏公子無忌。欲帥兵救韓。魏侯不許。乃奪晉鄙兵符。而以發其兵。符之所用。不可不謹如此。况陰符之用。其可不密乎。

陰書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主將欲合兵行無窮之變。圖不測之利。其事煩多。符不能明。相去遼遠。言語不通。爲之奈何。太公曰。諸有陰事大慮。當用書不用符。主以書遣將。將以書問主。皆一合而再離。三發而一知。再離者。分書爲三部。三發而一知者。言三人。人操一分。相參而不知知情也。此謂陰書。敵雖聖智。莫之能識。武王曰。善哉。

有陰符。又有陰書者。符雖可以合驗。然不若陰書之所載。其參用之法。爲尤密也。

蓋用兵之道。事不可使人窺。功不可使人知。事而可窺。其事窮矣。功而可知。其功微矣。武王於主將合兵之際。欲行無窮之變。則其事必欲人之不可窺。欲圖不測之利。則其功必欲人之不可知也。然其事爲多。非符所能盡。况主將相去遼遠。言語不能相通。爲之必有其道。太公謂陰事大慮。非符所能盡。必書而後可。爲主者、欲通於將。則必以書遣將。將欲通於主。則必以書問主。其爲書、皆一合而再離者。言分一幅而爲三部也。惟分一而三。故三發而可以一知。三發留一知者。言人持一分。合三人之所持。參而用之。故三發而一知。三人所操。各不相知情。知情、懼其知之則因以爲奸也。陰書之用。若此其密。敵雖聖智。又安能識之。昔者仲連嘗飛矢遺書以與齊將。使之出降。是亦得陰書之遺意也。

軍勢

武王問太公曰。攻伐之道奈何。太公曰。資因敵家之動。變生於兩陣之間。奇正發於無窮之源。故至事不語。用兵不言。且事之至者。其言不足聽也。兵之用者。其狀不足見也。倏而往。忽而來。能獨專而不制者兵也。夫兵、聞則議。見則圖。知則困。辨則危。故善戰者。不待張軍。善除患者。理於未生。善勝敵者。勝於無形。上戰無與戰。

。故爭勝於白刃之前者、非良將也。設備於已失之後者、非上聖也。智與衆同。非國師也。技與衆同。非國工也。事莫大於必克。用莫大於玄默。動莫神於不意。謀莫善於不識。夫先勝者。先見弱於敵。而後戰者也。故事半而功倍焉。聖人徵於天地之動。孰知其紀。循陰陽之道。而從其候。當天地盈縮。因以爲常。物有死生。因天地之形。故曰。未見形而戰。雖衆必敗。善戰者居之不撓。見勝則起。不勝則止。故曰無恐懼。無猶豫。用兵之害。猶豫最大。三軍之災。莫過狐疑。善者見利不失。遇時不疑。失利後時。反受其殃。故智者從之而不釋。巧者一決而不猶豫。是以疾雷不及掩耳。迅雷不及瞑目。赴之若驚。用之若狂。當之者破。近之者亡。孰能禦之。夫將有所不言而守者神也。有所不見而神者明也。故知神明之道者。野無橫敵。對無立國。武王曰。善哉。

恃力以伐人。不若得其所以伐之之道。則不勞而功舉矣。夫用兵之道。不爲事先。動而輒隨。其起兵之資。必因敵家之動。示其不由己起也。交和而舍。莫難於軍。爭兩

陣之圍。必有變動之機。此變所以生於兩陣也。既有變動之機。則必有制敵之術。奇正者、制之之術也。發於無窮之源。言術出於心。不可得而窮也。昔漢之伐齊、伐魏、伐趙。非漢強起兵也。彼不歸漢。漢得_以伐之。韓信之伐齊也。兵一佯敗。龍且既渡。而後囊沙可決。其伐魏也。臨晉既陣。魏豹守。而後木罌可渡。其伐趙也。旗鼓一棄。趙兵悉逐。而伏騎乃可得而入。若是者。皆因其變而用以奇正也。故至事不語。用兵不言。蓋事欲豫定。兵欲神妙。事至而後。是不能豫謀也。兵用而必言。是不能密機也。故語之則在於未事之前。事至則不語矣。用兵則必斷於方寸之間。豈復多言耶。昔韓信之告漢王。以北擊燕趙。東擊齊。南絕楚之糧道。而西會於滎陽。是智於未事之前而語之也。及事至則不語矣。木罌之渡。豈言夏陽之不守。背水之陣。豈言死地之是置。此用兵之不言也。事既至矣。而後議之。則必出於倉卒。故不足聽也。兵之爲用。千變萬化。臨敵制宜。非有一定之形。故其狀不足見也。惟其無定形。所以倏往忽來。獨專而不爲所制。乃可以其權也。况夫兵事貴密。機事不密則害成。故聞則議之。見則圖之。知則必有以困之。辨則必有以危之。凡此皆言不密其機。而爲人所制也。光弼度思明之恨不得野戰。乃爲野次以取之。仲達料文懿之必擊壁遼水。乃走襄平以邀之。是皆知其謀。則必有以制之也。善戰者、不待張軍。此以不戰而服人也。必有以服人之心。故雖不張軍。而可以收戰勝之功。善除患者、理於未生

。此言用智當在於未奔沈之前。世見機明而慮預者也。故於患之未生。而有以除之。善勝敵者、勝於無形。此言應敵制勝。於其易勝之際。必其得算多。而用機密者也。故雖。形而可以勝之。韓信奉尺書以下燕城。此善戰不待張軍也。張良借箸以籌六國之害。此除患於未生也。食其說秦將而崤關可入。以勝敵於無形也。故上戰無與戰。此以不戰爲戰也。孫子曰。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此上戰所以無得而與戰也。爭勝於白刃之前非良將。此言無謀而欲以力爭也。上兵伐謀。其次伐兵。戰以求勝。豈良將哉。趙括出銳搏戰。所以敗也。設備於已失之後。非上聖。此言失機而後爲備也。焦頭爛額之功。不如曲突徙薪之謀。失而後脩。豈上聖耶。二憾既往。卻獻子乃使之備。是烏得爲上聖耶。智與衆同、非國師。技與衆同、非國工。此言謀慮材能。必欲出衆也。古有國士。有國手。有國軻。國士者、言名擅於一國也。國手者、言藝擅於一國也。國軻者、言器擅於二國。謂之國師。必其智之出於一國。今智與衆同。烏得謂之國師。謂之國工。其能之出於一國。今能與衆同。烏得謂之國工。太公此言。蓋謂善制勝者。不與衆同也。孫子曰。戰勝不過衆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勝出於人所共知。亦豈足以爲大將哉。事莫大於戰必克者。蓋攻不必取。不足以言攻。故以必克爲大。謂之莫大者。以無大於此也。此言用兵欲其決取也。韓信戰必勝。攻必取。得諸此也。用莫大於玄默者。蓋奇正發於無窮之源。

。守出於不言。視出於不見。玄默之所以爲莫大也。此言用兵出於無形也。張良運籌帷幄。決勝千里。得諸此也。動莫神於不意者。蓋出不意。兵家之妙用也。其進也速。故人不及慮。則其動也。豈不爲神耶。司馬懿八日而至孟達城下。此以不意爲神也。謀莫善於不識者。蓋陰其謀。密其機。豈欲使人之知也。其機既巧。人不可而知其謀也。豈不爲善耶。司馬懿伐文懿。文懿阻遼。懿棄遼而向襄平。文懿豈知之耶。此以不識爲善也。先勝者。先見弱於敵而後戰也。蓋將以待敵。必有以誤敵。先見弱者。非本弱也。示以弱也。彼以吾爲弱。則必輕進。所以可勝也。門伯比請羸師以張隨。孫臏滅軍灶以致龐涓。此皆先見以弱也。惟其有以誤而待之。故用力寡而收功多。所以事半功倍。聖人徵於天地之動。孰知其紀。此言國之盈衰。天地必有變動。惟聖人乃能知之。故徵其變。孰能知其紀極耶。循陰陽之道。而從其候者。此言事必有數。循陰陽之道推之。則可以從其候而爲之。當天地盈縮因以爲常。蓋消息盈虛。大數當然。聖人視以爲常。物有死生。因天地之形。天地之所形。以春夏而舒。以秋冬而慘。物因是而有死生。氣一舒而物生。一慘而物死。此因形也。兵之進止。亦猶是也。必見敵之形。而後可戰。未見形而戰。是強戰也。雖衆必敗矣。善戰者。居之不撓。此又言將能定其心。而不爲敵所惑也。惟不爲敵所惑。故其見勝負也明。見可以勝則起。不可以勝則止。非明於所見者乎。巾幗遺而懿不怒。陽遂餌而亮不動。其所處之定。

否爲可知也。人惟見勝明。故其爲事必決。是以無恐懼、無猶豫。恐懼則不敢爲。猶豫則不能斷。二者皆兵之患。惟明於所見者。乃能無之。用兵之害。猶豫爲大。此言用兵者。不可以無所斷也。三軍之災。莫過狐疑。此言用兵者。不可以有所惑也。猶、楚國之獸。一行一退。以其不斷也。狐之爲物。一步一止。此則有所惑也。不斷者其爲害大。故用兵之害。猶豫爲大。傳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其害可知也。若夫疑惑。則未甚爲害。故爲三軍之災。法曰。衆疑無定。國疑雖無定。疑去則可定。故特可以爲災。而未若不斷者爲大害也。傳曰。持不斷之志者。開羣枉之門。執狐疑之心者。求讒賊之口。以狐疑對不斷。則猶豫之不斷也明矣。惟善於應事者。則見利而動。不至於或失。因時而舉。不至於自疑。失利後時。則無以制人。而反爲人所制。故受其殃。昔吳之伐越。惟不能取之。乃使越王得以圖吳。至於吳王自斃。非失利後時而反受其殃乎。故智者從之而不釋。巧者一決不猶豫。蓋天下唯智者爲能知之。惟巧者爲能應之。能知之、故從之而不釋。能應之、故一決而不猶豫。昔范蠡知相越圖吳。可謂智巧兩盡者矣。自吳王會黃池之後。凡再舉兵以伐之。是能從之也。及姑蘇之役。吳王遣使求赦。范蠡以爲不可。及鼓進兵。非能決之乎。惟其能決意而爲之。是以其兵之速。如震雷迅電。條然而至。不及掩耳瞑目。言其兵勢之疑不容禦也。赴之若驚。言其出於臨時。若有所驚謬也。用之若狂。言其勢之無常。不容測知也。當

之者破。近之者亡。言其必可以勝之。而人莫之禦也。夫將有所不言。而守者神也。言將能守之以心。故嘿然而靜。雖不言所守。而所守自固。有所不見。而視者明也。此言將能視之以心。故眇乎有得。雖不見所視。而視自爾徧。昔者費之拒袁。令解鞍縱馬。勿復白紹兵之至。其勿白者。將守之以不言也。後世稱曹公之用兵。謂其若神。非不言而守。乃所以爲神乎。李衛公之伐蕭銑。於其始集。知其無備必敗。是未有所見而能視也。後世稱李靖以爲料敵明。非不見而視。乃所以爲明乎。神明之道。至爲難盡。惟知其道。乃能無敵。故野無精敵。對無立國。所嘗之必敗也。茲非天下之將。亦未易至此。此荀子所以曰。天下之將通神明。

奇兵

武王問太公曰。凡用兵之道。大要如何。太公曰。古之善戰者。非能戰於天上。非能戰於地下。其成與敗。皆由神勢。得之者昌。失之者亡。夫兩陣之間。出甲陳兵。縱卒亂行者。所以爲變也。深草蒼蘙者。所以遁也。谿谷險阻者。所以止車禦騎也。隘塞山嶺者。所以少擊衆也。坳澤窈冥者。所以匿其形也。清明無隱者。所以戰勇力也。疾如流矢。擊如發機者。所以精精微也。詭伏設奇。遠張在誘者。所

以破軍強將也。四分五裂者。所以擊圓破方也。因其驚駭者。所以一擊十也。因其勞倦暮舍者。所以十擊百也。奇技者。所以越深水渡江河也。強弩擊長兵者。所以驗水戰也。長關遠候。暴疾謬遁者。所以降城服邑也。鼓行謹竄也。所以行謀也。大風甚雨者。所以博前擒後也。僞稱敵使者。所以絕糧道也。謬號金、與敵同服者。所以備走北也。戰必以義者。所以勵衆勝敵也。尊爵重賞者。所以勸用命也。嚴刑罰者。所以進罷怠也。一喜一怒。一與一奪。一文一武。一徐一疾者。所以調和三軍、制一臣下也。處高敵者。所以警守也。保險阻者。所以爲固也。山林茂穢者。所以默往來也。深溝高壘、積糧多者。所以持久也。故曰。不知戰攻之策。不可以語敵。不能分移。不可以語奇。不通治亂。不可以語變。故曰。將不仁、則二軍不親。將不勇、則二軍不銳。將不智、則三軍大疑。將不明、則一軍大傾。將不精微、則三軍失其機。將不常戒、則三軍失其備。將不強力、則三軍失其職。故將。人之司命。軍之與之俱治。與之俱亂。得賢將將。兵強國昌。不得賢將者。兵弱國亡。武王曰。善哉。

兵有本有末。其所以制敵者、本也。無以制之。而必欲與之角力。抑亦末耳。武王問太公以用兵之大要。非欲求其本乎。夫善戰者。大抵有妙用。非戰於天之上。地之下也。其成與敗。皆由神勢之得失也。神勢者、妙用也。古之人。或以滅灶而勝魏。或以增灶而勝元。或以下馬解鞍而疑虜。或以開門却洒而退敵。白衣搖櫓。而可以因關羽。瓠火渡淮。而可以戮康祚。與夫火牛、蠶象、鐵當、灰囊。皆昔人之用以爲神勞者也。得是則可以昌盛。一或失之。是無以制敵也。豈不危亡。兩陣之間。出甲陳兵。縱卒亂行者。此所以誘敵也。故可以爲變。法有所謂半進者誘也。縱卒亂行。是乃示之無統而以誘之也。越以刑人三千進退以誘吳。非所以爲變乎。深草翁翳。此言盛草地以遮蔽。故可以遁逃。法有所謂衆草多障者疑也。惟可以疑人。故可得而遁逃。宇文憲伐柏爲庵。以示齊人。齊人翌日乃知其退。非以遁逃乎。溪谷險阻。此深澗隙陷之地也。不利於車騎。故可以止車禦騎。井陘之地。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此韓信之所以不敢進也。隘塞山林。則其形之險。可以據守。故雖少可以擊衆。此光弼所以傳山陣。而擊思明之數十萬也。均澤窈冥。此兼葭翳蒼晦冥。而不可見之地。故可以匿形而伏。宋武帝至穆州山。言此山下必有伏兵。令劉鍾探之。果得伏兵數萬。此則其地之窈冥。必可以伏也。清明無隱者。此言平原曠野之戰。非設伏之所。故清明可見而無或隱匿。若是。則必以勇力而相角。故以戰勇力爲言。三晉之兵。素號驍勇。蓋以

三晉之地。古號戰場。清明無隱之地也。故其民惟知力戰。而以驍勇爲尙。疾知流矢。此言兵之爲勢。必欲其速。天下之至速者。莫如流矢。故其疾也。有取於流矢。擊如發機。此言兵之制勝。必欲其中。天下之必中者。惟發機爲然。故其擊也。有取於發機。流矢發機之用。所以破精微也。精微者。言用兵之妙也。彼雖妙於用兵。而吾有以勝之。故精微爲所破。孫子論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激弩。節如發機者亦此也。詭伏設奇。遠張誑誘。此無形之兵也。所以誤敵也。有以誤之。則敵必墮其術中。故可以破軍擒將。田單令老弱乘城約降。所以設奇誑誘也。燕師安得不爲所破。四分五裂者。分兵以擊之也。可以擊圓破方。言無陣不破也。鄭公子以窆爲三覆以禦戎。前後衷之盡死。非可以擊破之乎。驚駭則無鬥心。故因其驚駭而擊之則易。故雖一可以擊十。苻堅之軍。爲八千之所破。勞倦暮至馬陵。其勞倦可知也。故以全魏之師。反敗於孫臏之萬弩。其易取可知也。奇技。所以越深水渡江河者。此在軍用。有所謂飛橋、飛江、天浮之制。可以渡溝塹大水。而太公於武王險之間。亦言以天潢濟三軍。此則奇技之作也。強弩長兵。可以及遠。故可以踰水戰。法曰。長兵以禦。又曰。可以禦。此則強弩長兵之用也。長關遠候者。謹斥候也。暴疾謬道者。疾至而急退也。是則可以謹守。可以致敵。故降城服邑者以之。充國嘗以遠斥候待羌。韓信嘗以佯北克齊。此其效也。鼓行謹囂。則鼓噪以奪敵也。其奪之也。必有奇謀。田單分

城中鼓噪。老弱擊銅器爲聲。乃所以助火牛之奇謀也。大風甚雨。則天地晦冥。際。敵人必不能相及。故可以搏前而擒後。魏太武因風雨以征赫連。太宗因天雨甚。以克突厥。此因風雨以伐人也。僞稱敵使。所以絕糧道。此蓋示之以不疑。而後可以絕之也。李孚著平冠持杖問事。巡歷圍壘。所過呵責。徑入其營。是豈不足以絕其糧道乎。謬號令與敵同服。此蓋欲以雜之。而備其走北也。馮異縵服。與赤眉同服。而終以克之。得之此也。戰必以義者。所以勵衆勝敵也。蓋師出有名。事乃可成。故直者爲壯。曲者爲老。戰必以義。則其名之正。其師之直。宜其衆有所持。而可以勵之以勝敵也。高祖之衆。本不項敵也。及編素一舉。而項王無死所矣。此義可以勵人也。尊爵重祿。以勸用命者。蓋人必有所慕。而後有所勉。爵尊祿重。以是而誘之。則人必勉於用命矣。嚴刑罰以進罷怠者。蓋人有所畏。而後有所奮。刑罰既嚴。則彼必畏而思奮矣。湯之誓師。則予其大貨汝。予則擊戮汝。武之誓師。則以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爲言。皆所以勸用命而進罷怠也。一喜一怒。一予一奪者。惟喜故予。惟怒故奪。馭下之術。主將之所同。公其情之好惡而用之。則下必歸所馭矣。一文一武。一徐一疾者。文、德也。武、威也。以德服人者深。然必馴致而後可。以威服人者暫。可得而立見之。惟之馴致。故其效遲而徐。惟可立見。故其效速而疾。威德之用得其宜。則臣下必歸所馭矣。故可以是以而調和三軍。制一臣下。使之威德於上也。處高敵者

。所以警守也。此據得其地。則可以堅守。兵法言、凡兵貴高而惡下。昔陽而賤陰。養用處實。軍無百疾。是則處高敵者。可以警其所守也。保險阻所以爲固。此守得其地。故可保之以爲固。尉繚子謂守者不失險也。是則保險阻者。必可以爲固。山林茂穢。所以默往來。此言草木茂盛。則可以藏形。故可以默往來。孫子言林木翳穢。爲伏奸之所。以默其往來也可知矣。深溝高壘。則城池之固也。糧積多。則糧食之足也。若是、則可以久處、故可以持久。尉繚子言攻之不能取者。城高池深。財穀多積也。此可以持久也明矣。不知戰攻之策者。不可以語敵。夫人必明禦敵之機。而後可以待敵、不知其機。則何以待人乎。故不可與語敵。宋襄公不知子魚之言。此不知戰攻之策也。烏足與語敵哉。宜其敗於泓也。不能分移。不可與語奇。夫人必明於勢。而後可以用其術。苟一於合聚。而不知分移。是當分不分。反爲糜軍。何奇之有。此苻堅百萬之師。所以一蹙而莫止者。以其不能分移也。何足與語奇。宜其敗於淮淝也。不通治亂。不可以語變。蓋人惟明於數。而後可以盡權變之道。苟一於正。而不知以治爲亂。則亦何足與言權變之道。吳人屬目於越。將不仁、則三軍不親。自此以下。言將任之至重、而其材之難盡也。法曰。仁見親。不仁則無以感人之心。其何以使之親乎。將不勇、則三軍不銳。法曰。勇見方。不勇則人無所視效。故軍不銳。將不智、則三軍大疑。將不明、則三軍傾。法曰。有所不見而視者明也。則可以見於未然。將

而不明。則昧於事機。所以三軍傾危也。將不精微。則三軍失其機。法曰。密其機。欲密其機。不可不極其妙。將不能極乎精微之理。則何以能密其機。將不常戒。則三軍失其備。法曰。先戒爲寶。能戒則知謹所備。將不常戒。則三軍必無備。故失其備。將不強力。則三軍失其職。法曰。勤勞之師。將必先己。強能強力。則能以身先人。而三軍亦各盡其職。苟不強力。則人必怠矣。得無失職乎。將之所任。若是其重。而其材必不可不備也。蓋將者。人之司命。謂之司命者。以人之死生係於將也。將之用兵而當。則民生。不當。則民死。故爲人之司命。惟爲司命。故三軍之治亂。亦與之俱。蓋統軍者。將也。得人則治。非人則亂。豈不與之俱乎。賢與不賢在於將。而安危強弱。及於軍國。將而賢。則可以昌其國。強其兵。苟爲不賢。則兵弱國亡矣。吳起守西河。秦兵不敢東向。李牧守雁門。匈奴不敢近邊。此得賢將。則兵強國昌也。趙括用而趙軍坑。騎劫用而燕師敗。此不賢則兵弱國亡也。大抵兵不可以無將。將莫先於得人。法曰。得士者昌。又曰。輔周則國必強。亦此意也。

五音

武王問太公曰。律音之聲。可以知三軍之消息、勝負之決乎。太公曰。深戰王之間也。夫律管十二。其要有五音。宮商角徵羽。此其正聲

也。萬代不易。五行之神。道之常也。可以知敵。金木水火土。各以其勝攻之。古者三皇之世。虛無之情。以制剛強。無有文字。皆由五行。五行之道。天地自然。六甲之分。微妙之神。其法以天清淨無陰雲風雨夜半。遣輕騎往至敵人之壘。去九百步外。偏持律管當耳。大呼驚之。有聲應管。其來甚微。角聲應管。當以白虎。徵聲應管。當以玄武。商聲應管。當以朱雀。羽聲應管。當以勾陳。五管聲盡不應者、宮也。當以青龍。此五行之符。佐勝之徵。成敗之機。武王曰。善哉。太公曰。微妙之音。皆有外候。武王曰。何以知之。太公曰。敵人驚動則聽之。聞枹鼓之音者、角也。見火光者、徵也。聞金鐵矛戟之音者、商也。聞人嘯呼之音者、羽也。寂寞無聞者、宮也。此五者、聲色之符也。

按周禮大師之職。大師執律。以聽軍聲。大司馬之職。若師有功。則左執律。右秉鉞。以先凱樂獻於社。是則律音之用。古人之所先也。晉伐楚。師曠以一歌之聞。而知其勝負之所在。觀其言曰。吾驟歌南風。又歌北風南風。不競。多北聲。是則律管之用。必有其效也。三軍之勝負。律音之聲。必可以知之。宜武王以是爲問也。然律音之用。

其事爲甚妙。其事既妙。則以是爲問者。其意豈不深乎。大公因其問之所及。而求其意之所存。故以深哉爲辭。夫律管十二。陽管六、陰管六也。黃鐘、太簇、蕤賓、夷則、無射。此陽六律也。大呂、應鐘、南呂、林鐘、中呂、夾鐘。此陰六律也。律管雖十有二。其音不過乎五。五者。宮、商、角、徵、羽也。五聲屬乎五方。而十二管分配四時。故不過乎是五者也。此正聲也。萬代不易。言時世雖變。而此音常存。故萬代不易。五行之神。道之常也。可以知敵。金木水火土。此五行之神也。而五音實配焉。木角音。商音金。羽音水。徵音火。宮音土。卽是五行。則可以知敵。何以知之。卽管聲之應而知之也。既知之有以制之。其制之道。亦不外是也。金木水火土。必有相尅之義。而吾之制敵。則因所以勝之者而用之。金尅木。木尅土。土尅水。水尅火。火尅金。此五行之相勝也。而吾之制敵。亦以是用之。是法之用。非後世也。上古三皇之世。嘗用之矣。虛無之情。以制剛強。言其事無可據。故其情虛無。卽是情而可以制人。故敵雖剛強。有不能自恃者矣。其爲用也。非迹可拘。故無文字。然大概本之五行。卽五行而推之。此巧歷之所心計也。何文字之有。五行之道。天地自然。此天地之常道。不過是五者也。自開闢以來。是道已爾。由是自然之通。則可以知敵矣。若夫盡所以制之之術。則必極其變焉。六甲之分。微妙之神。此其變也。以五行而分爲六甲。乃可以制之。其事爲甚妙。故謂之微妙之神。占軍之勝

負者。必本諸此其爲法。以天清淨無陰雲風雨之夜。遣輕騎往近敵壘。凡百步外。持管當。大呼以驚震之。必有聲應管。其來甚微妙。因是聲而推之。則可以知而制之矣。角聲、木聲也。角聽應管。當以白虎之軍。白虎、金也。金可以剋木也。徵音、火聲也。徵聲應管。當以武之軍。元武、水也。水可以剋火也。商、金聲也。商音應管。當以朱雀之軍。朱雀、火也。火可以剋金也。羽、水聲也。羽音應管。當以勾陳、土也。土可以剋水也。五管聲絕。而莫之應。是爲宮聲。宮、土音也。故靜應宮以青龍、青龍、木也。木可以剋土也。此五行之符。可以爲左勝之徵。成敗之機。亦可卽是而知。是固可以制之也。然其事微妙。若何而知之。太公復言其所以爲外候者。蓋是音雖微妙。而有聲色之符。可以爲外候。外候爲顯。五音爲隱。卽其顯、可以知其隱。然是候亦何以知之。卽夫敵入驚動之際。可得而知之。角、木也。故聞桴鼓之音。則知其爲角之外候。徵、火也。故見火光。則知其爲徵之外候。商、金也。故聞金鐵矛戟之音則爲商。羽、水也。言語之所屬。故聞嗚呼之聲則爲羽。至於宮居中央。靜而不動。故寂寔無音之可聞。是爲宮也。凡此五者。皆聲色之符驗。可以爲外候之證。言卽是可以知其音之所應。故云外候。向非神明之將。亦未易推是而制敵也。

兵徵

武王問太公曰。吾欲未戰。先知敵人之強弱。豫見勝負之徵。爲之奈

何。太公曰。勝負之徵。精神先見。明將察之。其效在人。謹候敵人出入進退。察其動靜、言語、妖祥、士卒所告。凡三軍悅懌。士卒畏法。敬其將命。相喜以破敵。相陳以勇猛。相賢以威武。此強徵也。三軍數驚。士卒不齊。相恐以敵強。相語以不利。耳目相屬。妖言不止。衆口相感。不畏法令。不重其將。此弱徵也。三軍齊整。陣勢已固。深溝高壘。又有大風甚雨之利。三軍無故。旌旗前指。金鐸之聲揚以清。鼙鼓之聲宛以鳴。此得神明之助。大勝之徵也。行陣不固。旌旗亂而相繞。逆大風甚雨之利。士卒恐懼。氣絕而不屬。戎馬驚奔。兵車拆軸。金鐸之聲下以濁。鼙鼓之聲濕如沐。此大敗之徵也。凡攻城圍邑。城之氣色如死灰。城可屠。城之氣出而北。城可克。城之氣出而西。城必降。城之氣出而南。城不可拔。城之氣出而東。城不可攻。城之氣出而復入。城主逃北。城之氣出而覆我軍之上。軍必病。城之氣必高而無所止。用兵長久。凡攻城圍邑。過旬不雷不雨。必

亟去之。城必有大輔。此所以知可攻而攻。不可攻而止。武王曰。善哉。

吳子嘗論、有不卜而與之戰。有不占而避之者。是則敵之強弱。勝負之證。不可不知也。然何以知之。夫勝負之徵。精神先見。此其證也。明將能因是而察之。則可以知其勝負矣。其證候求之於人而可知。易爲效之在人。自謹候敵人出入以下。皆其候也。秦使者目動而言肆。東駢知其必退。晉而聽而無上。伍參知其必敗。建德度險而囂。太宗知其可破。周摯方陣而囂。光弼知其可擊。若夫鬥士倍我。則韓簡不敢敵。秦政成事時。則士會必欲避楚。齊敵人之出入、進退、動靜、言語、妖祥、與士卒之所告。則其強弱勝負。可以知矣。三軍悅懌。則其氣舒。士卒畏法。則其令嚴。敬其將命。則其權重。相喜以破敵。則有必戰之心。相陳以勇猛。則有敢戰之心。相賢以威武。則有不伐之心。夫如是、則勢不可敵。故知其爲強證。若夫三軍數驚。則人心不定。士卒不齊。則人不從令。相恐以敵強。相語以不利。則人有畏心矣。耳目相屬。妖言不止。衆口相惑。則人心不一矣。不畏法令。不重其將。則人無所統矣。若是者、非弱而何。至於三軍齊整。陣勢之固。此則人和也。深溝高壘。此則地利也。又有大風甚雨之利。此則天時也。加以三軍無故。而旌旗所指。則有必勝之兆。金鼓之音。清揚宛鳴。則有幣治之象。若是者、非人力所至。必得神明之助。是爲大勝之徵。若夫

行陣不固。旌旗繞亂。逆風雨之利。惑士卒之心。氣絕而不屬。此則失天人之助也。戎馬驚奔。兵車折軸。此則兵器失其利也。金鐸之聲下以濁。鼙鼓之聲以沐。則其氣不振也。故知其爲大敗之徵。凡此四徵。雖可以察敵。而於占氣之法。亦有所不可廢。按太白陰經城壘雲氣占篇。有白氣覆地者。不可攻。有黑氣如星者。急解圍。黃雲臨城。則有大慶。青雲南北去。不可攻。攻城遇旬不拔。遇雷雨者。其城有輔。疾去勿攻。蓋占氣之法。有可攻。有不可攻。必審察而後舉。色如死灰。氣出而西北。出而復入。出而覆我軍。高而無所止。皆所可攻。若出而東南。爲有氣。故不可攻拔。凡攻城圍邑。過旬之久。不雷不雨。是無變也。此必有大輔。宜順去之。若是者有不可存乎其間。故知而後可以進止也。

農器

武王問太公曰。天下安定。國家無事。戰攻之具。可無修乎。守禦之備。可無設乎。太公曰。戰攻守禦之具。盡在於人事。耒耜者。其行馬疾藜也。馬牛車輿者。其營壘蔽櫓也。鋤耨之具。其矛戟也。箠薛笠笠者。其甲冑干櫓也。鑿鍤斧鋸杵臼。其攻城器也。牛馬。所以轉輸糧用也。雞犬。其伺候也。婦人織紉。其旌旗也。丈夫平壤。其攻

城也。春鑿五棘、其戰車騎也。夏耨田疇、其戰步兵也。秋刈禾薪。其糧食儲備也。冬實倉廩、其堅守也。田里相伍、其約束符信也。里有吏、官有長、其將帥也。里有周垣、不得相過、其隊分也。輸粟收芻、其廩庫也。春秋治城郭、修溝渠、其塹壘也。故用兵之具。盡在人事也。善爲國者、取於人事、故必使遂其六畜。闢其田野。安其處所。丈夫治田有畝數。婦人織紵有尺度。是富國強兵之道也。武王曰。善哉。

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宋向戌欲弭兵。君子以爲不可。唐肅僉議銷兵。河北終以不復。當天無事之際。戰攻之具。守禦之備。其可廢乎。兵不可廢。又不可好。然則如之何而可。有一於此。不好不忘。而可以寓其事者。取之人事足矣。古者井田法行。兵農一致。當其無事而居也。則以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及其有用而戰也。則以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率。五率爲師。五師爲軍。其編之卒伍軍旅者。卽比閭族黨之民也。其在遂也。則爲里鄰。鄰縣遂之民。故遂人則簡其兵器。教之稼穡。遂師則登其車輦。巡其稼穡。

• 遂大夫則稽其功事。移其執事。此則寓兵於農之法也。井田之制。太公嘗營之。故以戰攻守禦之具。必取於人事。耒耜之用。則兵家之行馬蒺藜也。馬牛車輿。則兵家之營壘蔽櫓也。鋤耨之具。則矛戟之類也。箕薛笠笠。則甲冑干櫓之類也。攻城之具。即鉞鍤斧鋸而可知。以至雞犬則伺候之意。織紉則旌旗之制。平壤亦如攻城。鏗草亦如戰車騎。耨田疇則如戰步。刈禾薪則如積糧。實倉廩則如堅守。伍田里則如行約束。吏官長其所屬。猶將帥也。垣里相限。其所分。猶隊分也。輸粟取芻。則廩庫之屬。城郭溝渠。則塹壘之事。凡此皆即人之所用。而可以備用兵之具。故用兵之具。盡在於人事。善爲國者。取於人事。以其本在是也。不必家置戈戟。日習行陣。而後可以爲其事也。故古者不急於軍旅。而惟人事之是修。遂公畜。闢田野。安處所。丈夫耕桑。婦人蠶織。以是而爲兵農之法。富強之術。殆不是過。何必他求哉。茲蓋萬乘農戰。而天下無敵。富強之術。宜自是生也。

虎韜

軍用

武王問太公曰。王者舉兵。三軍器用。攻守之具。科品衆寡。豈有法乎。太公曰。大哉王之問也。夫攻守之具。各有科品。此兵之大威也。武王曰。願聞之。太公曰。凡用兵之大數。將甲士萬人法。用武衝

大扶胥三十六乘。材士强弩矛戟爲翼。一車二十四人。推之以八尺車輪。車上立旗鼓。兵法謂之震駭。陷堅陣。敗強敵。武翼大櫓矛戟扶胥七十二具。材士强弩矛戟爲翼。以五尺車輪。絞車連弩自副。陷堅陣。敗強敵。提翼小櫓扶胥一百四十具。絞車連弩自副。以庶車輪。陷堅陣。敗強敵。大黃參連弩大扶胥三十六乘。材士强弩矛戟爲翼。飛鳧電影自副。飛鳧赤莖白羽。以銅爲首。電影青莖赤羽。以鐵爲首。晝則以絳縞長六尺、廣六寸爲光耀。夜則以白縞長六尺、廣六寸爲流星。陷堅陣。敗步騎。大扶胥衝車三十六乘。螳螂武士共載。可以縱擊橫。可以敗敵輜車騎寇。一名電車。兵法謂之電擊。陷堅陣。敗步騎。寇夜來前。矛戟扶胥輕車一百六十乘。螳螂武士車三人共載。兵法謂之震擊。陷堅陣。敗步騎。方首鐵楛維盼重十二斤、柄長五尺以上。千二百枚。一名天楛。大柯斧刃長八寸、重八斤、柄長五尺以上。千二百枚。一名天鉞。方首鐵鎚重八斤。柄長五尺以上。千二百

枚。一名天鎚。敗步騎羣寇。飛鈎長八寸、鈎芒長四寸、柄長六尺以上。千二百枚。以投其衆。三軍拒守。木螳螂釵刃扶胥廣二丈。百二十具。一名行馬。平易地以步兵敗車騎。木蒺藜去地二尺五寸。百二十具。敗步騎。要窮寇。遮走北。軸旋短衝矛戟扶胥百二十具。黃帝所以敗蚩尤氏。敗步騎。要窮寇。遮走北。狹路微徑。張鐵蒺藜。芒高四寸廣八寸、長六尺以上。千二百具。敗步騎。突暝來前促戰白刃接。張地羅鋪兩鏃蒺藜參連織女。芒間相去二寸。萬二千具。曠野草中。方冑鎚矛千二百具。張鎚矛法高一尺五寸。敗步騎。要窮寇。遮走北。狹路微徑地陷。鐵械鎗參連百二十具。敗步騎。要窮寇。遮走北。壘門拒守。矛戟小檣十二具。絞車連弩自副。三軍拒守。天羅虎落鎖連一部。廣一丈五尺、高八尺。五百二十具。虎落釵刃扶胥廣一丈五尺、高八尺。五百二十具。渡溝塹。飛橋一間廣一丈五尺、長二丈以上。著轉關轆轤八具。以環利通索張之。渡大水。飛江廣一丈五

尺、長二丈以上。八具。以環利通索張之。天浮鐵螳螂。鉅內圓外。徑四尺以上。環絡巨副。三十二具。以天浮張飛江。濟大海謂之天潢。一名天缸。山林野居。結荒落柴營。環利鐵鎖長二丈以上。千二百枚。環利大通索大四寸、長四丈以上。六百枚。環利中通索大二寸、長四丈以上。二百枚。環利小徽纜長二丈以上。萬二千枚。天雨蓋重車上板結檣。鉏鋸廣四尺、長四丈以上車一具。以鐵杙張之。伐木天斧重八斤、柄長三尺以上。三百枚。槩鏹刃廣六寸、柄長五尺以上。三百枚。銅築固爲垂長五尺以上。三百枚。鷹爪方胃杷柄長七尺以上。三百枚。方胃鐵叉柄長七尺以上。三百枚。方胃兩枚鐵叉柄長七尺以上。三百枚。艾草木大鏹柄長七尺以上。三百枚。大櫓刃重八斤、柄長六尺。三百枚。委環鐵杙長三尺以上。三百枚。椽棧大鎚重五斤、柄長二尺以上。百二十具。甲士萬人。強弩六千。戟櫓二千。矛楯二千。修治攻具。砥礪兵器。巧手三百人。此舉兵軍用之大數也。武

王曰。允哉。

取用於國。欲其便於用也。成周之際。有車人以爲車。有虜人以爲虜。蓋以攻守異器。車輪異制。不得不爲之辨也。成周太平之際。猶不忘武備。况周家肇造之初。武王得不以攻守之具爲問乎。科品衆寡。必有其法。科品者。其所制之度也。衆寡者。其所用之數也。器之所制。其長短大小必有度。而其所用。則視乎其人而以爲之數。是器也。其爲用也大。則以是而爲者。其意亦大也。太公以是而爲大哉之間。蓋以其所費者大。故其所問者大也。其爲具也。各有科品。如所謂武衝大扶胥。如所謂絞車、衝車、電車、輕車。此則車之科品也。如所謂強弩。如所謂大黃參連弩。此則弩之科品也。如所謂螳螂鋏刀扶胥。如所謂虎落劍刀扶胥。此則行馬之科品也。科品既明。器用自便。夫如是則可以張兵之威。所以謂之兵之大威也。蓋器惟足於用。則勢亦資以奮。此兵之大威。所以在於器用也。其爲用兵之大數。則以萬人爲準。其爲器用。各有其數。器非妄制也。名各有所取。曰震駭者。取其威之可以震動而驚駭人也。曰電擊者。以其可以駭之也。曰震擊者。以其可以震之也。其名各有所取也。器非妄用也。各有所宜也。或可以陷堅陣。或可以敗強敵。或可以敗步騎。或可以要窮寇。遮走北。皆其所宜也。以至於昔人之所已用者。則見於黃帝之敗蚩尤。溝塹之所可渡者。則見於飛橋天潢之制。大則有車。次則有弩。又次則有矛戟楯櫓柯斧。微而至於杷鎌

械鎗。凡人之所資以爲用者。莫不悉具。而其所以爲用。則因乎其人之數。萬人所用強弩六千。戟楯二千。矛楯二千。通而計之。適足以充用萬人之數。然是器也。欲其常新。則不可不加人工焉。欲其全備。則必修治之。使無或壞。欲其精利。則必砥礪之。使無或弊。是必得巧手三百人。然後可以善其事。選兵之大數。以此爲率。故太公指是以爲大數。武王既聞其科品之利。與其衆寡之數。豈不以是爲當。故曰允哉。允者、當也。言其所言之當也。

三陣

武王問太公曰。凡用兵爲天陣、地陣、人陣、奈何。太公曰。日月星辰斗杓。一左一右。一合一背。此謂天陣。丘陵水泉。亦有前後左右之利。此謂地陣。用車用馬。用文用武。此謂人陣。武王曰。善哉。

陣制不一。有八陣。有五陣。又有三陣。天、地、風、雲、龍、虎、鳥、蛇。此八陣之制也。方、圓、曲、直、銳。此五陣之制也。而三陣之說又異。天、地、與人。是爲三陣。天陣果何取耶。陰陽向背也。地陣果何所取耶。土地之利也。至于人陣。則人與器用耳。太公指日月、星辰、斗杓、左右、向背。以爲天陣。此則取之天時也。明矣。以丘陵、水泉、前後、左右、之利爲地陣。此則取之地利也。明矣。車、馬、文、

武。是爲人陣。非人與器用耶。其在張昭兵法。論三陣之說。謂凡用兵有三陣。善用兵者。備詳三者形勢。然後可用兵。陰、陽、時、日、風、雲、星、氣。天陣也。山川、險易、丘陵、水泉。地陣也。將帥、士卒、器械。人陣也。此三者、將兵之急務。觀此。則太公之三陣可知矣。

疾戰

武王問太公曰。敵人圍我。斷我前後。絕我糧道。爲之奈何。太公曰。此天下之困兵也。暴用之則勝。徐用之則敗。如此者、爲四武衝陣。以武車驍騎。驚亂其軍。而疾擊之。可以橫行。武王曰。若已出圍地。欲因以爲勝。爲之奈何。太公曰。左軍疾左。右軍疾右。無與敵人爭道。中軍迭前迭後。敵人雖衆。其將可走。

孫子曰。兵之情。圍則禦。不得已則鬥。又曰。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爲死地。是則危亡之地。宜在疾戰。武王之所問。前後斷。糧道絕。此則死地不得已之時也。宜太公以爲大下之困兵。必以暴用之則可以勝。不暴而徐。則人心恐矣。故敗。如此之兵。必爲四武衝陣。以武車驍騎。亂其軍而疾擊之。使之莫知其所以禦之者。而後可以橫行。武王又謂。若已出圍。必求所以勝之。太公乃使之左右各疾而戰。無與敵人

爭道。而中軍則迭前迭後。以舒其力而更出。夫如是、故可以走其將。疾戰之法。嘗於段紀明得之。昔高平之役。虜兵甚盛。段紀明令軍中。張鐵利刃長矛三重。挾以強弩。副輕騎爲左右翼。且激之曰。今去家數千里。進則事成。走必盡死。衆皆騰赴。紀明馳突而擊之。其虜衆大潰。茲不無得於太公疾戰之法也。

必出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敵人四合而圍我。斷我歸道。絕我糧食。敵人既衆。糧食甚多。險阻又固。我欲必出。爲之奈何。太公曰。必出之道。器械爲寶。勇鬪爲首。審知敵人空虛之地。無人之處。可以必出。將士人持玄旗。操器械。設銜枚。夜出。勇力飛足。冒將之士居前。平壘爲軍開道。材士強弩爲伏兵居後。弱卒車騎居中。陣畢徐行。慎無驚駭。以武衝扶肯前後拒守。武翼大櫓以備左右。敵人若驚。勇敢冒將之士。疾擊其前。弱卒車騎。屬其後。材士強弩。隱伏而處。審候敵人追我。伏兵疾擊其後。多其火鼓。若從地出。若從天下。三軍勇鬪。莫我能禦。

孫子曰。圍地則謀。又曰。圍則禦。是則爲敵所圍。歸路既斷。糧食既絕。而敵之糧食甚多。險阻又固。可不求所以爲必出之道乎。必出之道。在器與氣耳。器械者、人

之所資以爲用。勇門者、氣之所資以振。器械爲寶。則器爲可重也。勇門爲首。則勇爲可先也。昔李廣爲右賢王所圍。廣乃命士持滿。而身自以大黃。射其裨將。此則欲出者必以器械爲寶也。吳漢爲謝豐所圍。乃勵諸將。使人白爲戰。以立大功。此則欲出者。必以勇門爲首也。其出也、必審知敵人空虛之地。無人之處。因其不備而出之。昔高祖爲項王所圍。得紀信詐降。而高皇乃間走。此則乘空虛無人之地也。其出將士持玄旗。欲夜則無所辨也。操器械、所以爲擾也。設銜枚、欲其無聲也。然必以夜而出。慮其知之也。勇力飛走冒將之士居前。此皆勇門之士也。使之平曠爲軍開道。無後則以材士強弩爲伏。弱卒車騎則居中。以其不便於用也。旣障畢。乃徐行而出。無得驚駭。然必以武衝扶胥。前後拒守。武翼檣大櫓。左右以備。此則資器械以爲用也。敵人若驚而覺之。不過使勇士前戰。弱卒居後。而伏兵則視利而動。彼退則疾擊其後。又且多其火鼓。蓋夜戰、則欲火鼓之多。所以變人之耳目也。吾謀旣定。吾戰旣疾。則若從地出。若從天下。彼安能禦我哉。

武王曰。前有大水、廣塹、深坑。我欲踰渡。無舟楫之備。敵人屯壘。限我軍前。塞我歸道。斥候常戒。險塞盡守。車騎要我前。勇士擊我後。爲之奈何。太公曰。大水、廣塹、深坑。敵人所不守。或能守之。其卒必寡。若此者。以飛江、轉關、與天潢、以濟吾軍。勇力材

士。從我所指。衝敵絕陣。皆致其死。先燔吾糧重。燒吾糧食。明告吏士。勇鬪則生。不勇則死。已出者。令我踵軍設雲火遠候。必依草木丘墓險阻。敵人車騎。必不敢遠追長驅。因以火爲記。先出者。令至火而止。爲四武衝陣。如此、則吾三軍皆精銳勇鬪。莫我能止。武王曰。善哉。

其慮患深者。其爲謀必悉。武王既慮爲敵所圍。以求必出。又慮坑塹大水。無舟可渡。前則爲敵所限。歸則其道已塞。斥候嚴險阻守。車騎邀其前。勇士擊其後。其勢亦已危矣。必求所以爲之之道。夫絕險者。必求越。險絕險而不求所以越之。是坐而待斃於敵也。其在軍用。有飛橋、飛江、天浮、天潢。飛橋、所以渡溝塹。飛江、可以濟大海。行軍之際。茲用已先具。則遇大水廣塹深坑。必以飛江、轉關。天潢、而濟。卽若是之地。敵所不守。縛守之、其人必寡。故可得而渡。昔楚之侵隨。除道梁澁。蓋得此法也。勇力材士。從我所指。衝敵絕陣。皆致其死。蓋惟死戰。則可以免也。欲人之致死。則必示之以必死。故燔輜重。燒糧食。告之以勇鬥則生。不勇則死。是示之以必死戰也。非鎮惡之至謂橋也。棄船登岸。諸艦悉逐流去。鎮惡撫士卒曰。去家萬里。舫乘衣糧。茲已逐流。唯宜死戰。可立大功。誠有得於此也。踵軍則居

前。而已出者。令踵軍設雲火遠候。依草木丘陵險阻以爲援。敵人車騎。不敢遠追長驅。懼吾之襲其後也。而吾則以後至者。並力以戰。又爲四武衝陣。以爲禦敵之備。其備旣嚴。宜三軍皆精銳勇鬥。而莫我能止矣。此武王之所以稱善。

軍略鬪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遇深谿大谷險阻之水。吾三軍未得畢濟。而天暴雨。流水大至。後不得屬於前。無有舟梁之備。又無水草之資。吾欲畢濟。使三軍不稽留。爲之奈何。太公曰。凡帥師將衆。慮不先設。器械不備。教不素信。士卒不習。若此。不可以爲王者之兵也。凡三軍有大事。莫不習用器械。攻城圍邑。則有輶輜、臨衝。視城中。則有雲梯、飛樓。三軍行止。則有武衝、大櫓。前後拒守。絕道遮衝。則有材士、強弩。衛其兩旁。設營壘。則有天羅、武落、行馬、蒺藜。晝則登雲梯遠望。立五色旌旗。夜則設雲火萬炬。擊雷鼓。振鞞鐸。吹鳴笳。越塹。則有飛橋轉關。輓轆粗鋸。濟大水。則有天潢飛江。逆波上流。則有浮海絕江。三軍用備。主將何憂。

用智於未奔沉之前。事至而後求所以脫之。不已晚乎。武王所以每事必問。蓋慮其事之或至此也。深谿大谷險阻之水。在地不能免。然舟梁未設。三軍未濟。水草無有。得無稽留乎。此武王所以問也。而太公則以豫備之說告之。在法有曰。人習陣利。極物以豫。是謂有善。慮欲其先設。器欲其先備。此則極物以豫也。教欲素信。士卒欲習。此則人習陣利也。王者之兵。必先乎是。凡三軍大事。此正用兵之際也。莫不習用器械。欲其人便於器也。其爲器也。不一而足。攻城圍邑。則有輶輻臨衝之車。皆攻城之具也。孫子曰。修櫓輶輻。則是器也。攻城之具也。視城中。則有雲梯飛樓。皆望敵之具也。孫子有備器械之說。楚子有登巢車之舉。則是器也。視城之具也。三軍行止。則有武衝大櫓。前後拒守。在分險法。則以武衝爲前。大櫓爲衝。在必出法。則以武衝拒前後。大櫓備左右。此則爲行止之用也明矣。絕道遮衝。則有材士強弩。衝其兩旁。在敵武之法。則選材士強弩。伏於左右。在戰步之法。則以材士強弩。備其左右。此則爲蔽衝也明矣。設營壘。則有天羅。武落、行馬、蒺藜。在戰步之法。或均置蒺藜。或操行馬進退闌車以爲壘。此則設營壘之具也。晝則登雲梯遠望。所以視城中也。立五色旌旗。所以變敵人之目也。夜則設雲火萬炬。鑿雷鼓。振鼙鐸。吹鳴笳。所以變其耳目也。孫子曰。晝戰多旌旗。夜戰多火鼓。所以變人之耳目也。太公所言。亦孫子之意也。以至飛橋、轉關、轆轤、鉏鋸、天潢、飛江、浮海、絕

江。此水渡水之具也。其在軍用。有飛橋、博關、轆轤、飛江、天浮、天潢、之制。皆其用也。三軍用備。則緩急有所資。故主將無憂。

臨境

武王問太公曰。吾與敵人。臨境相拒。彼可以來。我可以往。陣皆堅固。莫敢先舉。我欲往襲之。彼亦可來。爲之奈何。太公曰。分兵三處。令我前軍深溝增壘而無出。列旌旗。擊鼙鼓。完爲守備。令我後軍多積糧食。無使敵人知我意。發我銳士。潛襲其中。擊其不意。攻其無備。敵人不知我情。則止不來矣。武王曰。敵人知我之情。通我之謀。動而得我事。其銳士伏於深草。要我隘路。擊我便處。爲之奈何。太公曰。令我前軍日出挑戰。以勞其意。令我老弱曳柴揚塵。鼓呼而往來。或出其其左。或出其右。去敵無過百步。其將必勞。其卒必駭。如此、則敵人不敢來。吾往者不止。或擊其內。或擊其外。三軍疾戰。敵人必敗。

孫子曰。我可以往、彼可以來。曰通。是則與敵臨境。彼此可以往來之地。是乃通地。

也。兩陣皆固。未敢先舉。我欲往而襲之。而又慮彼可來。此武王所以變也。而太公先告以自治之策。後告以攻襲之法。分兵三處。以三軍各分三處也。令前軍深溝增壘無出。列旌旗。擊鑿鼓。以爲守備。又令後軍多積糧食。不與之敵。此自治之策也。昔高祖塞成皋之險。取敖倉之粟。而堅壁勞陽。所以爲守備也。若夫發銳士以襲其中。擊其不意。攻其無備。是又攻襲之法也。孫子有所謂攻其不備。出其不意。亦此意也。夫以力角人。不若以謀伐人。事有所當慮。敵不之意。則可擊矣。戒有所當修。敵不之備。則可攻矣。既擊其不意。攻其無備。則敵安得而知之。故敵不知我情。則止不來矣。武王又慮夫敵或知之。而有潛伏要擊之舉。太公則告以挑戰以勞之。揚塵以示之。鼓噪以從之。所以撓而誤之也。况又出其左右。近而襲之。其將必勞。其卒必駭。如此。敵不敢來。吾可以往。敵人內外受敵。其敗也必矣。

動靜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與敵之軍相當。兩陣相望。衆寡強弱相等。未敢先舉。吾欲令敵人將帥恐懼。士卒心傷。行陣不固。後陣欲走。前陣數顧。鼓噪而乘之。敵人遂走。爲之奈何。太公曰。如此者。發我兵。去寇十里而伏其兩旁。車騎百里而越其前後。多其

旌旗。益其全鼓。戰合鼓噪而俱起。敵將必恐。其軍驚駭。衆寡不相救。貴賤不相待。敵人必敗。武王曰。敵之地勢。不可以伏其兩旁。車騎又無以越其前後。敵知我慮。先施其備。我十卒心傷。將帥恐懼。戰則不勝。爲之奈何。太公曰。微哉王之問也。如此者。先戰五日。發我遠候。往視其動靜。審候其來。設伏而待之。必於死地與敵相避。遠我旌旗。疎我行陣。必奔其前。與敵相當。戰合而走。擊金而止。三里而還。伏兵乃起。或陷其兩旁。或擊其前後。三軍疾戰。敵人必走。武王曰。善哉。

金鼓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與敵相當。而天大寒、甚暑。日夜霖雨。旬日不止。溝壘悉壞。隘塞不守。斥候懈怠。士卒不戒。敵人夜來。三軍無備。上下惑亂。爲之奈何。太公曰。凡三軍以戒爲固。以怠爲敗。令我壘上。誰何不絕。人執旌旗。外內相望。以號相命。

。勿令乏。而皆外向。三千人爲一屯。誠而約之。各慎其處。敵人若來。視我軍之警戒。至而必還。力盡氣怠。發我銳士。隨而擊之。武王曰。敵人知我隨之。而伏其銳士。佯北不止。遇伏而還。或擊我前。或擊我後。或薄我壘。吾三軍大恐。擾亂失次。離其處所。爲之奈何。太公曰。分爲三隊。隨而追之。勿越其伏。三隊俱至。或擊其前後。或陷其兩旁。明號審令。疾擊而前。敵人必敗。

用兵之遺。上欲得其時。下欲得其利。中欲謹其守。以天時言之。則寒暑不宜。霖雨過節。非其時也。以地利言之。溝壘不固。隘塞不守。失其利矣。以人事言之。斥候懈怠。士卒不戒。三軍無備。上下惑亂。則守備不嚴矣。三者俱失。而無一得。武王安得不以是而爲憂。然用兵之道。以戒爲寶。吳子之對武侯。嘗謂先戒爲寶。而於將之五謹。其四亦曰戒。蕭鐵恃秋潦。所以見敗於李靖。賀魯惟恃深雪。所以見擒於定方。彼惟不戒而怠。所以敗也。若夫知所戒。則敵不得而乘之。故令壘上誰何。以號相命。皆所以爲戒也。况又加以誠約。各致其謹。敵人雖至。見其不可襲。則必還矣。還則力必盡。氣必怠。故可發銳士。隨而擊之。所以乘其怠也。然武王又慮夫敵知

其計。而反蹈其伏。三軍爲之擾亂。太公則以分兵之說告之。吾兵旣分。則彼必不可得而皆備之。故分追之際。不可越其伏地。而進擊之際。三隊必欲俱至。前後兩旁。合而攻之。明號審令。使不紛亂。若是、則可以勝之矣。昔吳起以擊強告武侯。亦謂分爲五軍。五軍交至。必有其利。誠以多方以制之。故可以勝之。

絕道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與敵相守。敵人絕我糧道。又越我前後。吾欲戰則不可勝。欲守則不可久。爲之奈何。太公曰。凡深入敵人之地。必察地之形勢。務求地利。依山林險阻水泉林木而爲之固。謹守關梁。又知城邑丘墓地形之利。如是、則我軍堅固。敵人不能絕我糧道。又不能越我前後。武王曰。吾三軍過大陵廣澤平易之地。吾候望失誤。卒與敵人相薄。以戰則不勝。以守則不固。敵人翼我兩旁。越我前後。三軍大恐。爲之奈何。太公曰。凡帥師之法。常先發遠候。去敵二百里。審知敵人所在。地勢不利。則以武衝爲壘而前

。又置兩踵軍於後。遠者百里。近者五十里。卽其警急。前後相救。吾三軍常完堅。必無毀傷。武王曰。善哉。

兵貴爲主。不貴爲客。爲客之道。必先掠於饒野。以爲足食之道。今引兵深入。與敵相守。而糧道乃爲所絕。前後乃爲所越。職守俱有不便。武王得不思所以爲之之道。此在法有曰。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知地之形而得其利。則可以依山林險阻水泉林木而爲之固。可以知城邑丘墓地利之所在。關梁可以謹守。我軍可以堅固。彼又安能絕吾糧道。越吾前後哉。其在尉繚子。集兵敵境。必栖其大城大邑而絕其道。能使敵人有城無守。有人無人。有資無資。是則爲客之道。必貴乎得地利。而後可以戰守也。太公雖以地利爲告。而武王又慮夫候望者失誤。卒與敵遇。兩旁爲敵所翼。前後爲敵所越。不足以戰守。爲之奈何。且前茅慮無。楚人之所以勝。斥候必遠。充國之所以固。遠候不發。何以得敵之情。故太公所謂必先發遠候。審知敵人所在。又慮不得地利。則以武衝車爲壘。所以自衛也。置兩踵軍於後。所以爲應援也。其踵軍相去。或百里。或五十里。所以備有變。而前後救援也。環衛旣嚴。應援旣嚴。敵人烏得而犯之。此三軍所以完堅而無毀傷也。

略地

武王問太公曰。戰勝深入略其地。有大城不可下。其別軍守險。與我相拒。我欲攻城圍邑。恐其別軍卒至而擊我。中外相合。擊我表裏。三軍大亂。上下恐駭。爲之奈何。太公曰。凡攻城圍邑。車騎必遠。屯衛警戒。阻其外內。中人絕糧。外不得輸。城人恐怖。其將必降。武王曰。中人絕糧。外不得輸。陰爲約誓。相與密謀。夜出窮寇死戰。其車騎銳士。或衝我內。或擊我外。士卒迷惑。三軍敗亂。爲之奈何。太公曰。如此者。當分軍爲三軍。謹視地形而處。審知敵人別軍所在。及其大城別堡。爲之置遺缺之道。以利其心。謹備勿失。敵人恐懼。不入山林。卽歸大邑。走其別軍。車騎要其前。勿令遺脫。中人以爲先。出者得其徑道。其練卒材士必出。其老弱獨在。車騎深入長驅。敵人之軍。必莫敢至。慎勿與戰。絕其糧道。圍而守之。必久其日。無燔人積聚。無壞人宮室。冢樹社叢勿伐。降者勿殺。得而勿戮。示之以仁義。施之以厚德。令其士民曰。罪在一人。如此、則天

下和服。武王曰。善哉。

守法以救而誠。以食而久。攻城圍邑。必先明乎此。武王問太公以乘勝入敵境。欲攻城圍邑。恐爲敵人中外交擊。太公遂告以隔內外。絕糧道之法。其始則遠其車騎。警以屯。所以自固也。次則隔其內外。使應援不及。中人絕糧。使轉輸不通。既無所恃以爲援。又無所資以爲食。不敗何待。內外糧食隔絕。固可以擊之也。然事極則智生。彼既知其不免。則必有謀約。夜出窮寇以死戰。且又不可不慮也。然擊強之道。必分軍而用之。分爲三軍。所以多其備也。視地而處。所以求其利也。又知敵之別軍。與其大城別堡。置遺缺之道以利之。此以利誘之也。而已則守禦愈嚴。勿令有失。如是。則敵不知其謀。故恐懼而栖堡。不入山林。卽歸大邑。以求其利。而敵軍不知謀間走矣。然亦在遠車騎以要之。謹行陣以守之。與之相拒。而勿令遺脫。中外既隔。中人必以先出者爲得道。其練卒材士。必出繼之。而所留守者。則獨老弱矣。吾於是可以驟入而據其地。然亦不必與戰。但絕其糧道。久圍而守之。使之自降。彼既降矣。吾因形撫之。使之相率而歸。無燔其積聚。欲人足其用也。無壞其宮室。欲人安也。冢樹者、人之所護。社叢者、鄉民之所愛。故勿伐之。降者旣明其罪。則勿殺之。其主可誅。其民無罪。故雖得其民。勿戮之。示以仁義。蓋欲以是道而感之也。感之以是。則彼必吾兵之舉。非爲己私也。本之仁義也。既有以感之。必有以懷之。施

之以厚德。所以懷之也。懷之以是，則彼必知吾兵之舉，非以傷之也。乃所以恤之也。如此，則彼國之民。知其罪之所歸在於其主。一人者、其主也。宜其天下咸和服矣。湯武之師。弔民伐罪之師也。非有所害也。湯誓秦誓之作。無非示之以仁義也。大德之所昭。財粟之所散。無非施之以厚德也。不惟湯武然也。高祖入關。秋毫無犯。則於人必無懷也。秦王子嬰既降。且以之屬吏。况有所殺戮乎。其語父老則以除害爲言。非示之以仁義乎。三章之約。田租之減。非施之以厚德乎。此漢之所以盛也。

火戰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遇深草蒨穢。周吾軍前後左右。三軍行數百里。人馬疲倦休止。敵人因天燥疾風之利。燔吾上風。車騎銳士。堅伏吾後。吾三軍恐怖。散亂而走。爲之奈何。太公曰。若此者。則以雲梯、飛樓。遠望左右。謹察前後。見火起。卽燔吾前。而廣延之。又燔吾後。敵人若至。則引軍而却。按黑地而堅處。敵人之來。猶在吾後。見火起必還走。吾按黑地而處。強弩材士。衛吾左右。又燔吾前後。若此、則敵不能害我。武王曰。敵人燔吾左右。又

燔吾前後。烟覆吾軍。其大兵按黑地而起。爲之奈何。太公曰。若此者。爲四五衝陣。強弩翼吾左右。其法無勝亦無負。

按孫子火攻之法。發火有時。起火有日。當以數守之。火發而必以兵應之。發上風。則無攻下風。皆其大要也。是以陸遜之克先主也。則人持一炬。劉毅之走亘元也。則烟燄漲天。因風縱火。高穎以是而平陳。縱火率燎。皇甫以是而討角。知所以用火之時。亦足以破其軍也。此武王之所以深憂。而太公則告之以火應火之法。先之以望敵之具察敵。而知火起之候。則燔吾前後以應之。敵人苟至。其計必沮。而引軍却退矣。吾乃按黑地而堅處。此乃下風之地也。加以強弩材士以爲衛。如此。則敵不能害吾矣。昔李陵之伐匈奴也。匈奴於上風縱火。以燒陵軍。陵亦放火燒葭草。用絕火勢。陵亦得所以應火之術也。惜其所將者少。而勢有所不敵。所以不能自全也。若夫敵燔吾四面。又按黑地而起兵。此則敵人得舉火發而早應之說也。火發而應之以兵。兵靜者。不可攻。故太公告武王。以衝陣強弩以翼之。欲得其靜而使敵不敢攻。特可以自保耳。何勝負之有。

壘虛

武王問太公曰。何以知敵壘之虛實。自來自去。太公曰。將必上知天

道。下知地理。中知人事。登高下望。以觀敵之變動。望其壘、卽知其虛實。望其士卒、則知其去來。武王曰。何以知之。太公曰。聽其鼓無音。鐸無聲。望其壘上。多飛鳥而不驚。士無氛氣。必知敵詐而爲偶人也。敵人卒去不遠。未定而復返者。彼用其士卒太疾也。太疾、則前後不相次。不相次、則行陣必亂。如此者。急出兵擊之。以少擊衆。則勝矣。

太宗嘗曰。諸將但能言避實擊虛。及一臨敵。鮮識虛實者。則虛實之理。誠爲難知。宜武王必欲有以知之也。夫欲測敵者。必知三才之理。上而天時。下而地利。中而人事。三者既無不通。則於敵之情。斯無不知矣。欲知其變動。則必登高下望。而後可以知之。昔者楚子帶登巢車以望晉軍矣。段詔嘗登邛阪以望周車矣。登高下望。宜其可以知其變動矣。其虛實、卽其壘而可知。其去來、卽其人而可知。然何以知之哉。始而聽其鼓鐸。見其無聲音。似虛也。而未敢以爲虛也。又觀其壘上多飛鳥。城上無氛氣。然後知其詐爲偶人也。兵法曰。鳥集者、虛也。今多飛鳥而不驚。必其虛也。此叔向見城上有鳥。而知齊師之遁也。敵人卒然而去。不遠而返。此必統軍無律也。疾於用士卒。故前後無次而行陣亂。吳子論審將之法。謂其卒自行自止。其兵或縱或

此爲愚將。雖衆可獲。行陣旣亂。前後旣不相次。豈不可擊者。如此者。其可擊之形已見。宜急擊之。雖少可以勝衆矣。

豹韜

林戰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遇大林。與敵分林相拒。吾欲以守則固。以戰則勝。爲之奈何。太公曰。使吾三軍。分爲衝陣。使兵所處。弓弩爲表。戟楯爲裏。斬除草木。極廣吾道。以便戰所。高置旌旗。謹勅三軍。無使敵人知吾之情。是謂林戰。林戰之法。率吾矛戟。相與爲伍。林間木疎。以騎爲輔。戰車居前。見便則戰。不見便則止。林多險阻。必置衝陣。以備前後。三軍疾戰。敵人雖衆。其將可走。更戰更息。各按其部。是謂林戰之紀。

孫子論行軍。則有處山之軍。吳子對武侯之問。則有丘陵谷林之說。是則山林之戰。豈無其法耶。宜武王於遇大林、分林相拒之際。必求所以守則固、戰則勝之道。夫守而不固。不足爲善守。戰而不勝。不足爲善戰。故守則欲必固。戰則欲必勝。孫子云

。善戰者。先爲不勝，以待敵之可勝。繼之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是則守則必固。戰則必勝也。太公遂言林戰之法。分軍爲衝陣。所以爲衛也。便兵所處。所以求利也。弓弩爲表。所以禦敵也。戟楯爲裏。所以自翼也。斬除草木。以廣其道。是又欲便戰所也。高置旌旗。謹勅三軍。所以聚而安之。以待敵也。然其爲謀。必欲其密。不可使敵人知吾之情。此固所謂林戰也。而其爲法則又詳焉。太公復申言其法。其爲法也。率吾矛戟相與爲伍。所以爲援也。林間木疎。以騎爲輔。所以防侵突也。戰車居前。示以必戰也。然亦料敵勢之可否。凡便於己則戰。不便於己則止。蓋兵法、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便則利也。不便則不利也。故見便則戰。不見便則止。林多險阻。必慮夫敵有伏兵以襲其前後。故必置衝陣以備前後。既得其便。乃可以戰。戰之既疾。敵人既衆。無所用之。宜其必走。又且更戰更息。各按其部曲。林戰之法，無以易此。故謂之林戰之紀。言此乃林戰之法也。蓋兵以地而用。用以法而善。此林戰之法然也。然前言林戰。此又言林戰之紀者。蓋論兵之所用。雖當知其地。而論地之所宜。則必欲得其法。是謂林戰者。此以戰地言也。是謂林戰之紀者。此以戰地之法言也。

突戰

武王問太公曰。敵人深入長驅。侵掠我地。驅我牛馬。其二軍大至。

薄我城下。吾士卒大恐。人民係累。爲敵所虜。吾欲以守則固。以戰則勝。爲之奈何。太公曰。如此者。謂之突兵。其牛馬必不得食。士卒絕糧。暴擊而前。令我遠邑別軍。選其銳士。疾擊其後。審其期日。必會於晦。三軍疾戰。敵人雖衆。其將可虜。武王曰。敵人分爲三四。或戰、而侵掠我地。或止、而收我牛馬。其大軍未盡至。而使寇薄我城下。致吾三軍恐懼。爲之奈何。太公曰。謹候敵人未盡至。則設備而待之。去城四里而爲壘。金鼓旌旗皆列而張。列隊爲伏兵。令我壘上多積強弩。百步一突門。門有行馬。車騎居外。勇力銳士。隱伏而處。敵人若至。使我輕卒合戰而佯走。令我城上立旌旗、擊鞀鼓。完爲守備。敵人以我爲守城。薄我城下。發吾伏兵。以衝其內。或擊其外。三軍疾戰。或擊其前。或擊其後。勇者不得鬪。輕者不及走。名曰突戰。敵人雖衆。其將必走。武王曰。善哉。

孫子論死地。以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者爲死地。武王所問。敵人長驅侵掠。係累人

民。此正孫子不疾戰則亡之死地也。武王所守以守固戰勝之道。而太公則以是爲突兵。曰突兵者。謂宜疾戰也。惟疾戰。故不暇於食其牛馬。足其糧食。必暴擊而前。然亦不可以無應援。故令我遠邑別軍。選鋒擊後。所以合攻之也。審其期日。必會於晦。所以不欲使之見也。疾戰如是。敵雖衆。亦無所用之。故其將可虜。若夫敵人分軍爲三四。或戰而侵掠。或止而收牛馬。軍未盡至。而使寇薄我城下。以致吾三軍恐懼。於斯之時。亦惟突戰。彼既未盡至。吾則設備以待之。自去城四里爲壘以下。皆備也。金鼓旌旗。皆列而張。所以示其衆也。別隊爲伏兵。所以襲之也。壘上多積強弩。亦以待之也。百步一突門。門有行馬。所以拒禦也。車騎居後。所以蔽翼也。勇力銳士隱伏。所以藏銳也。及其既至。令輕車合戰而佯走。所以致之也。令城上立旗擊鼓。以爲守備。彼以我爲守。則必薄我城下。而不知守是攻之策。吾之伏兵。一發而內外擊之。三軍疾戰而前後攻之。若是。則敵衆無所用。敵計無所施。故勇者不得鬥。輕者不及走。而敵衆不足恃矣。田單嘗縱火牛以克燕軍。鄭人嘗爲三覆以敗北戎。是皆突戰之效也。

敵強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與敵人衝軍相當。敵衆我寡。敵

強我弱。敵人夜來。或攻吾左。或攻吾右。三軍震動。吾欲以戰則勝。以守則固。爲之奈何。太公曰。如此者。謂之震寇。利以出戰。不可以守。選吾材士強弩車騎。爲之左右。疾擊其前。急攻其後。或擊其表。或擊其裏。其卒必亂。其將必駭。武王曰。敵人遠遮我前。急攻我後。斷我銳兵。絕我材士。吾內外不得相聞。三軍擾亂。皆散而走。士卒無鬪志。將吏無守心。爲之奈何。太公曰。明哉。王之問也。當明號審令。出我勇銳冒將之士。人操炬火。二人同鼓。必知敵人在。或擊其表。或擊其裏。微號相知。令之滅火。鼓音皆止。中外相應。期約皆當。三軍疾戰。敵必敗亡。武王曰。善哉。

寡不可敵衆。弱不可敵強。此常說也。况又引兵深入。而敵人以夜攻之。三軍震恐。若是。則戰勝守固之道。尤不可求也。太公以是爲震寇。謂宜有以震動之也。利以出戰。不可以守。蓋守則氣弱。必擒於敵。戰則氣銳。必可勝之。選材士強弩車騎。以爲左右。所以自爲不可勝也。乃疾擊急攻其前後表裏。若是。則必能亂其卒而駭其將。武王又慮夫敵人遮前後。斷銳兵。絕材士。內外不相聞。而士卒無志於鬥。將吏無

心相守。太公謂王之此問。爲甚明也。蓋以其勢之可見。故其理之易知。所以謂之明哉之問也。當此之時。當明號密令。使衆知所從也。出銳士操炬火。將以爲火攻也。二人同鼓。所以震其聲也。知敵所在。而表裏擊之。微號相知。滅火息鼓。所爲期約也。加以三軍疾戰。宜敵之必敗也。吳漢之在廣樂也。時建衆十萬。而漢乃選四部精兵。與烏桓突騎三千。齊鼓而進。以破茂建。又何慮其敵之強耶。

敵武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卒遇敵人。其衆且武。武車驍騎。繞我左右。三軍皆震走不可止。爲之奈何。太公曰。如此者。謂之敗兵。善者以勝。不善者以亡。武王曰。用之奈何。太公曰。伏我材士強弩。武車驍騎。爲之左右。常去前後三里。敵人逐我。發我車騎。衝其左右。如此。則敵人擾亂。吾走者自止。武王曰。敵人與我車騎相當。敵衆我少。敵強我弱。其本整治精銳。吾陣不敢當。爲之奈何。太公曰。選我材士強弩。伏於左右。車騎堅陣而處。敵人遇我伏兵。積弩射其左右。車騎銳兵。疾擊其軍。或擊其前。或擊其後。敵人雖衆。其將必走。武王曰。善哉。

乘勝以勝者易。易敗而勝者難。南原之役。右軍少却。高祖失色。此敗兵之舉也。而太宗乃能因是以禽老生。非易敗而勝乎。武王所問敵衆且武。武車驍騎。驍我左右。三軍震走。太公謂此爲敗兵。易敗而勝。其事爲難。是必善者。而後可以成功。故曰。善者以勝。不善者以亡。善者。以其能戰也。故孫子謂勝於易勝之說。亦以善戰者爲言。非善者安能易敗而勝乎。武王未知所以用之之法。而太公用以言之。必欲伏其材士強弩。翼以武車驍騎。去前後三里。使敵逐我。而後發吾車騎以衝之。如此。則敵已墮其計中。故彼必擾亂。而吾衆之走者。可以自安止矣。太公所言。雖可以衝突而擾亂。而武王又慮夫強弱、衆寡之不等。加以敵兵之整治。精銳之不可當。太公復以伏兵之說而言。大抵不有以窺其形。則不足以成其功。韓信之克陳餘也。以草山之伏。馮異之克赤眉也。以道側之伏。伏兵既密。而車騎堅陣以待之。敵遇伏兵，稽弩射其左右。而車騎銳士。因以疾擊。宜敵人之衆不足恃。而其將必走也。此孫臏馬陵之弩。所以俱發而勝龐涓也。

烏雲山兵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遇高山磐石。其上亭亭。無有草木。四面受敵。吾三軍恐懼。士卒迷惑。吾欲以守則固。以戰則勝。

爲之奈何。太公曰。凡三軍處山之高。則爲敵所栖。處山之下。則爲敵所匿。旣以被山而處。必爲鳥雲之陣。鳥雲之陣。陰陽皆備。或屯其陰。或屯其陽。處山之陽。備山之陰。處山之陰。備山之陽。處山之左。備山之右。處山之右。備山之左。其山敵所能陵者。兵備其表。衝道通谷。絕以武車。高置旌旗。謹勅三軍。無使敵人知吾之情。是謂山城。行列已定。士卒已陣。法令已行。奇正已設。各置衝陣於山之表。屯兵所處。乃分車騎爲鳥雲之陣。三軍疾戰。敵人雖衆。其將可擒也。

鳥雲澤兵

武王向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與敵人臨水相拒。敵富而衆。我貧而寡。踰水擊之。則不能前。欲久其日。則糧食少。吾居斥鹵之地。四旁無邑。又無草木。三軍無所掠取。牛馬無所芻牧。爲之奈何。太公曰。三軍無備。牛馬無食。士卒無糧。如此者。索便詐敵。而亟

去之。設伏兵於後。武王曰。敵不可得而詳。吾士卒迷惑。敵人越我前後。吾三軍敗亂而走。爲之奈何。太公曰。求途之道。金玉爲主。必凶敵使。精微爲寶。武王曰。敵人知我伏兵。大軍不肯濟。別將分隊。以踰於水。吾三軍大恐。爲之奈何。太公曰。如此者。分爲衝陣。使兵所處。須其畢出。發我伏兵。疾擊其後。強弩兩旁。射其左右。車騎分爲鳥雲之陣。備其前後。三軍疾戰。敵人見我戰合。其大軍必濟水而來。發我伏兵。疾擊其後。車騎衝其左右。敵人雖衆。其將可走。凡用兵之大要。當敬臨戰。必置衝陣。使兵所處。然後以車騎分爲鳥雲之陣。此用兵之奇也。所謂鳥雲者。鳥散而雲合。變化無窮者也。武王曰。善哉。

孫子論行軍。有處山之軍。有處澤之軍。蓋以地無常形。兵有變用。而太公論山澤之兵。則本於一法。在山之兵。既取鳥雲以爲名。而在澤之兵。亦取之矣。古人言鳥合之衆。以其易散也。以鳥名之。非鳥以散乎。古人論兵之輕者。謂如雲覆之。謂其以包覆之也。以雲名之。其合可知也。夫兵之道。不過乎散與合而已。山澤雖有異地。

而烏雲本無異制。用之於山。則山可以勝。用之於澤。則澤可以勝。此無他。用得其法也。其在處山之兵。則欲高而惡下。故高則爲敵所栖。下則爲敵所囚。山有陰陽。有左右。陰陽者。山之南北也。左右者。山之東西也。處陽備陰。處陰、備陽。處左備右。處右、左。欲四方之皆有備也。敵所能陵越者。必備其表。於衢道通谷。則絕以武車。無通其路。置旌旗。勅三軍。以密其機。而使敵不之知。是謂山城。以其在山。亦可以固守也。行列已定。士卒已陣。法令已行。奇正以設。此則備之已具也。故於山之表。各置衝陣。便兵所處。以求其利。然其所以疾戰。則無出於烏雲之兵。故以烏雲山兵爲名。至於澤兵。其所處雖異。其所遇雖難。而其爲法。亦不出於烏雲。太公雖書之以詐敵之法。然敵不可詐。則計必有所用。故始而求途以離其害。終而因敵以趨其利。欲人之誦己。則不可以愛財。故求途之道。以金玉爲主。彼慕吾之財。則必告之以所可出之道矣。欲踐墨而隨敵。則不可以或泄。故必因敵使。而以精微爲寶。既得其情。而後始密其機也。然武王又慮夫敵人知之。而太公乃反復以烏雲之兵終之。蓋以用兵之事。無出於此。故指是而以爲用兵之奇。豈非分合爲變。兵之奇道也。此烏雲所以爲用兵之奇。然太公又恐後世不明其意。故於終篇復明烏雲之制。而以散合變化明之。

武王問太公曰。吾欲以少擊衆。以弱勝強。爲之奈何。太公曰。以少擊衆者。必以日之暮。伏於深草。要之隘路。以弱擊強者。必得大國之與、鄰國之助。武王曰。我無深草。又無隘路。敵人已至。不適日暮。我無大國之與。又無鄰國之助。爲之奈何。太公曰。妄張詐誘。以熒惑其將。迂其道。令過深草。遠其路。令會日暮。前行未渡水。後行未及舍。發我兵。疾擊其左右。車騎擾亂其前後。敵人雖衆。其伏將可走。事大國之君。下鄰國之士。厚其幣。卑其辭。如此、則得大國之與鄰國之助矣。武王曰。善哉。

衆寡強弱。勢不相敵。然寡或可以勝衆。弱或可以勝強。茲又不可不求其所以然者。三略有曰。以寡勝衆。以弱勝強。則衆與強。或不足恃。安得武王不以是而爲問。夫以少擊衆者。必以伏兵日暮而邀擊之。乃可以勝之也。昔者龐涓以全魏之師。而敗於孫臏之萬弩。此以寡勝衆也。然非馬陵道隘。龐涓暮塗。則孫臏之謀。亦無所施。若夫以弱擊強者。則必得大國之與。隣國之助。資其力以勝之也。昔者楚子伐鄭。而楚師夜遁。是豈鄭強而楚弱耶。必得大國之與、鄰國之助也。春秋書荆伐鄭。繼之以公會齊。

人宋人救鄭子。此以弱勝強者。必藉人之力也。武王於此。又慮夫無可伏之地。無可要之處。無可必之時。與夫無助與之國。則將何以待哉。太公遂以誑誘之說。交際之禮。明之。誑誘之說行。則彼之將。必爲所惑。其道雖不遠。而吾能迂而曲之。使遠其途。既遠。則其行必遲。故會當日暮。因其未盡渡。未及舍之時。而以擊之。則可以亂其衆。而走其將。交際之禮。則大得所事。而大必與之。鄰有所親。而鄰國必助之。此皆卑辭厚幣之所致也。若然。則雖寡可以勝衆。雖弱可以勝強矣。夫何患焉。

分險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與敵人相遇於險阨之中。吾左山而右水。敵右山而左水。與我分險相拒。吾欲以守則固。以戰則勝。爲之奈何。太公曰。處山之左。急備山之右。處山之右。亟備山之左。險有大水。無舟楫者。以天潢濟吾三軍。已濟者亟廣吾道。以便戰所。以武衝爲前後。列其強弩。令行陣皆固。衢道谷口。以武衝絕之。高置旌旗。是謂車城。凡險戰之法。以武衝爲前。大櫓爲衛。材士強弩。翼吾左右。三千人爲一屯。必置衝陣。便兵所處。左軍以左。

右軍以右。中軍以中。並攻而前。已戰者、還歸屯所。更戰更息。必勝乃已。武王曰。善哉。

昔晉楚泚水之役。陽處父與子尚。分泚水而守。陽處父退舍。而子尚亦退舍。此則分險而守。各求所以爲便利。而不敢輕動也。分險相拒。其難如此。如欲守則固。戰則勝。可不求其所以爲之術。然大抵分險戰守之法。處山、則嚴爲之備。臨水、則必思所濟。既濟、則欲求其得利。則必謹所守。處左備右。處右備左。則其爲備也勝。雖無舟楫。則以天潢而濟。則可以濟不通矣。既濟而廣道。以便戰所。是又求其利也。置武衝。列強弩。塞衢谷。列旌旗。是又欲謹其守也。惟以武衝爲衛。所以謂之車城。武衝、車也。言雖無城守。而有車可以爲救翼。是亦城守也。故謂之車城。若夫拒險而戰。則前以車、衛以櫓。而翼以材士強弩。每三千人爲一屯。禦以衝陣。便其所處。三軍各以次攻。左則左、右則右、中則中、並攻而前。迭戰迭息。已戰者則歸。其所未戰者。則更而進。如此、則乃可以勝矣。武王聞其計之善。故善之。

大韜

分合

武王問太公曰。王者帥師。三軍分爲數處。將欲會期合戰。約誓賞罰

爲之奈何。太公曰。凡用兵之法。三軍之衆。必有分合之變。其大將先定戰地、戰日。然後移檄書。與諸將吏期。攻城圍邑。各會其所。明告戰日。漏刻有時。大將設營而陣。立表幟門。清道而待。諸將吏至者。校其先後。先期至者賞。後期至者斬。如此、則遠近奔集。三軍俱至。並力合戰。

分不分爲旣軍。聚不聚爲孤旅。分合之變。兵之大要也。故孫子云。分合爲變。而太宗與衛公問對。亦以分聚通宜爲言。是則分合之變。不可不明。大抵用兵之道。其始也分。其終也合。其分之者。所以據其要地。其合之者。所以並力以戰。武王以三軍身爲數處。此則其始之分也。期會合戰。此則其終之合也。然人耦兵衆。不可得而一。故必有約誓賞罰行焉。此武王之所以併問之也。而太公乃先言分合之變。而後言之所以合戰。夫爲將者。必知戰地、戰日。而後可以千里爲會。知戰地與日既定矣。乃移檄書與之會。以攻城圍邑之期。使之畢集其所。旣告之以時日矣。大將乃設營。而立表幟門。以爲之期。清道禁行。以止往來。彼諸將必有使至。先。則賞。後至則斬。如是。則軍必以時而至。故遠近奔集。三軍俱至。可以併力合戰。昔高祖垓下之役。始與信布期而不至。高祖深以爲憂。及信布等分兵俱至。而後高祖之業定矣。此

乃會期併力之效也。

武鋒

武王問太公曰。凡用兵之要。必有武車驍騎。馳陣選鋒。見可則擊之。如何而可擊。太公曰。夫欲擊者。當審察敵人十四變。變見則擊之。敵人必敗。武王曰。十四變。可得聞乎。太公曰。敵人新集、可擊。人馬未食、可擊。天時不順、可擊。地形未得、可擊。奔走、可擊。不戒、可擊。疲勞、可擊。將離士卒、可擊。涉長路、可擊。濟水、可擊。不暇、可擊。阻難狹路、可擊。亂行、可擊。心怖、可擊。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敵之不可以擊者。勝之半也。故雖有武車驍騎。馳陣選鋒。可以擊敵。然不知敵之可擊。則亦未保其必成功也。是以武王謂有武車驍騎。馳陣選鋒。必欲見可而擊。夫敵有可擊之道。必有可見之形。凡十四變。皆敵人所可擊之形也。審察是變而後擊之。則敵必敗矣。所謂十四變者。自敵人新至。以至心怖。凡十四形。新集可擊。此則因其始至而擊之也。陳廢之克魏也。嘗以未集而勝之矣。人馬未食可擊。則因其未修備而擊之也。光弼之伺其方飯以擊賊是也。天時不順。則違天時

者也。故可擊。吳方得歲。符堅欲伐之。所以敗也。地形未得。此則失地利者也。故可擊。竇泰依山未列。周文帝所以克之也。奔走、則師無統者也。故可擊。北戎遇覆而奔。所以爲鄆所敗也。不戒、則無備者也。故可擊。李靖之討蕭銑。以其無備也。疲勞、則倦。故可擊。周訪擊杜增。以其彼勞我逸也。將離士卒、則所守不固。故可擊。劉裕去關。令其子守。所以狼狽而歸。涉長路。則人困。故可擊。高歡數日行九百里。所以爲周文帝所克。濟水則可邀而擊之。此韓信所以克龍且也。不暇則人煩。故可擊。此賀若弼之平陳。所以欲彼出我以煩之。阻難狹路。則阨塞之地也。故可擊。馬陵道隘。孫臏所以克龐涓。亂行則無統。故可擊。亂以濟。楚人所以敗於羅。心怖則多疑。故可擊。見八公山草木皆人形。秦師所以敗於晉。凡此、皆其所可見者也。故皆可以擊之。其在吳子、武侯間敵有必可擊之道。而武侯對之以審虛實而趨其危。自敵人遠來新至。至於心怖。凡十三事。而杜佑論敵之擊。亦有十五形。大抵必本諸此。

練士

武王問太公曰。練士之道奈何。太公曰。軍中有大勇敢死樂傷者。聚爲一卒。名曰冒刃之士。有銳氣壯勇強暴者。聚爲一卒。名曰陷陣之

士。有奇表長劍。接武齊列者。聚爲一卒。名曰勇銳之士。有拔距伸鉤。強梁多力。潰破金鼓。絕滅旌旗者。聚爲一卒。名曰勇敢之士。有踰高絕遠。輕足善走者。聚爲一卒。名曰寇兵之士。有王臣失勢。欲復見功者。聚爲一卒。名曰死鬥之士。有死將之人子弟。欲爲其將報仇者。聚爲一卒。名曰死憤之士。有貧窮忿怒。欲快其志者。聚爲一卒。名曰必死之士。有贅堵人虜。欲掩迹揚名者。聚爲一卒。名曰勵鈍之士。有胥靡免罪之人。欲逃其恥者。聚爲一卒。名曰倖用之士。有材技兼人。能負重致遠者。聚爲一卒。名曰待命之士。此軍之練士。不可不察也。

霍去病所以每戰皆克者。以其所將常選也。余公暉所以不能成功者。以其所驅市人也。惟練而用之。則所戰無不克矣。此武王所以問也。夫舍生之類。皆有所欲。人固有以材而欲見用者。亦有以志而欲見用者。吾因其材而用之。則天下之材無或遺。因其志而用之。則天下之志有所伸。曰冒刃之士、曰陷陣之士、曰勇敢之士、曰勇敢之士、曰寇兵之士、曰待命之士、凡此者。皆其材爲可用也。吾則各使聚爲一卒。以盡其

材。曰死鬥之士、死憤之士、必死之士、勵鈍之士、倖用之士。此則皆其志欲求用也。吾則各使之聚爲一卒。以伸其志。有材者、以材擲。有志者、以志奮。練士之法。無出於此。不可不察也。察之既審。則人皆可用之人矣。其在吳子。亦有所謂練銳之說。謂強國之君。必料其民。自有膽勇氣力者。聚爲一卒。以至於棄城去守。欲除其醜者。聚爲一卒。凡五者。皆軍之練銳。其與太公所言。殆表裏矣。

教戰

武王問太公曰。合三軍之衆。欲令士卒服習教戰之道、奈何。太公曰。凡領三軍。必有金鼓之節。所以整齊士衆者也。將必先明告吏士。申之以三令。以教操兵起居。旌旗指麾之變法。故教吏士。使一人學戰。教成合之十人。十人學戰。教成合之百人。百人學戰。教成合之千人。千人學戰。教成合之萬人。萬人學戰。教成合之三軍之衆。大戰之法。教成合之百萬之衆。故能成其大兵。立威於天下。兵王曰。善哉。

士不素教 不可用也。法言之矣。士卒熟練。法又言之矣。是則不教民戰。豈不謂之

殃民耶。教戰之法。強有所寓。此武王之所以問也。凡統軍而教之。不過金鼓之節。申令之明。習變之熟而已。鼓以進之。金以止之。一進一退。各有其節。此士衆所以整齊也。三令而五申之。既明軍法。乃可以行。故必先明告吏士。申以三令。操兵起居。各有所便。旌旗指麾，各有所用。其爲變法。欲使之皆習。所以必在所教也。其爲法也。由寡以至衆。必由寡以至衆者。欲其力不勞。而教易成也。寡莫寡於一人。衆莫衆於百萬。自一人教成之後。合之十人。十合之百。百合之千。千合之萬。萬合之三軍。而大戰合之百萬。皆由寡以及衆也。惟合之有序。教之有素。此所以成其大兵。而立威於天下也。安得武王不稱善。其在吳子教戰之法。自一人學戰。教成十人。至於萬人學戰。教成三軍。皆由寡以及衆也。其在尉繚子教戰之法。自百人教戰。合之千人。至於萬人教戰。合之三軍。亦由寡以至衆也。教戰之法。莫出諸此。所以二子之言。與太公之言。皆一律也。

均兵

武王問太公曰。以車與步卒戰。一車當幾步卒。幾步卒當一車。以騎與步卒戰。一騎當幾步卒。幾步卒當一騎。以車與騎戰。一車當幾騎。幾騎當一車。太公曰。車者、軍之羽翼也。所以陷堅陣、要強敵、

逃走北也。騎者、軍之伺候也。所以踵敗軍、絕糧道、擊便寇也。故車騎不敵戰。則一騎不能當步卒一人。三軍之衆。成陣而相當。則易戰之法。一車當步卒八十人。八十人當一車。一騎當步卒八人。八人當一騎。一車當十騎。十騎當一車。險戰之法。一車當步卒四十人。四十人當一車。一騎當步卒四人。四人當一騎。一車當六騎。六騎當一車。夫車騎者。軍之武兵也。十乘敗千人。百乘敗萬人。十騎走百人。百騎走千人。此其大數也。

司馬法有五兵五當之制。是則兵之敵戰。皆有所當也。況車、步、騎乎。晁錯嘗論得地形之說。謂土山丘阜。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平原曠野。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是三者、通相與戰。必有所當。均而用之。得無循乎。此武王以車、步、騎、三者。所當之數而問也。且車與騎。其爲制不一。故其用亦異。車也者。所以捍蔽也。故爲軍之羽翼。太公分險之法。以武衝爲前。絕道之戰。以武衝爲壘。是則車爲軍之羽翼也明矣。惟爲羽翼。故敵陣雖堅。車可以陷之。敵兵雖強。車可以要之。敵兵走北。可以遮之。皆以其可以蔽也。騎也者。所以馳騁也。故爲軍之伺候。曹公兵法有遊騎、戰騎。衛公兵法有跳盪騎兵。是則騎爲軍之伺候也明矣。惟爲伺候。故

敵之軍敗。則可以踵繼之。繙道可以絕斷之。便寇可以攻擊之。皆以其可以伺候也。車、步、騎三者。欲其相當。則必敵戰而後可。不敵戰。則一騎不能當步卒一人。以其不得所用也。若夫三軍之衆。成列而相當。此則敵戰之際。故其所當之數。可得而言。然亦以其地之險易而辨之。易地、則宜於車騎。故所當者衆。險地、則不宜於車騎。故所當者寡。若於易地。則一車可以當步卒八十人。一騎可以當八人。若以車而與騎當。則一車又可以當十騎。至於險地。則其所當之數。不及於易地。故一車祇可以當步卒四十人。一騎可以當四人。以車與騎戰。一車亦只可以當六騎矣。是皆因地形而異其數也。車騎之用。若是其大。故爲軍之武兵。武兵者。言其猛疾也。是以十乘之車。可以敗千人。百乘之車。可以敗萬人。十騎可以走百人。百騎可以走千人。此其大數也。至於太宗問曹公。戰騎之說。衛公則以爲八車。當車徒二十四人。太宗問車步騎之法。衛公則以爲一馬當三人。何其數之不同耶。衛公所言。荀吳曹公法也。此之所言。太公之法也。法異、故用異。

武王曰。車騎之吏數、陣法、奈何。太公曰。置車之吏數。五車一長。十車一吏。五十車一率。百車一將。易戰之法。五車爲列。相去四十步。左右十步。隊間六十步。險戰之法。車必循道。十車爲聚。二

十車爲屯。前後相去二十步。左右六步。隊間三十六步。五車一長。縱橫相去一里。各逐故道。置騎之吏數。五騎一長。十騎一吏。百騎一率。二百騎一將。易戰之法。五騎爲列。前後相去二十步。左右四步。隊間五十步。險戰者。前後相去十步。左右二步。隊間二十五步。三十騎爲一屯。六十騎爲一輩。十騎一吏。縱橫相去百步。周還各復故處。武王曰。善哉。

所以統軍者、必有人。所以列兵者、必有陣。古之教戰之法。伍有長。率有長。旅有師。師有帥。皆所以統之也。曰鵝鶴、曰魚麗、曰荆尸。皆所以列之也。吏數者、此所統之人也。陣法者、此所列之陣也。以軍之吏數言之。五車一長。十車一吏。五十車一師。百車一將。皆以統之也。其法始於五。以五者、數之所起也。終於百。以百者、數之所成也。由是而推。或千或萬。皆自此始也。其在衛公所論之軍制。則曰。五車爲隊。僕射一人。十車爲帥。率長一人。此則長帥之職也。至於凡軍千乘將吏二人。其數與此異者。衛公所言。漢魏制也。所以不同。其爲陣法。則以地形之險易而別之。易地則廣。故以五車爲列。相去左右隊間、或四十步。或六十步。以其地之廣。而可以馳騁也。至於險地則狹。故車必循道。聚以十車。屯以二十車。左右則六步。

。隊間則三十六步。其相去。雖若是其近。亦以長而帥五車。縱橫之間。以里爲率。各返故道。所以防失軼也。嘗觀鄴人魚麗之法。先偏後伍。伍乘彌縫。則知太公所言陣法爲可驗矣。至於騎之吏數。亦以五、以十、以百、而分。必二百而一將。以其易統於車也。觀北城之戰。光弼與論惟正以鐵騎二百。與赫廷玉以三百。二百一將。太公法也。而三百亦一將者。此以才而用之也。霍去病所將四十萬騎。是又大將也。其爲陣法。亦以陣之險易。野則便於馳逐。故以五騎爲前。其相去左右隊間之地。其廣或二十步。或四步、或五十步。以其地易。故所占之地廣。若夫險地、則狹矣。故前後左右隊間之地。比之易地。各減其半。或十步。或二步。或二十五。一屯則三十騎。一輩則六十騎。而十騎、又統以一吏。縮橫相去。以百步爲率。周旋相共間。而各復於故處。所以防散失也。太公之所言。既若是其詳。武王安得不稱善。

武車士

武王問太公曰。選車士奈何。太公曰。選車士之法。取年四十以下。長七尺五寸以上。走能逐奔馬。及馳而乘之。前後左右上下周旋。能縛束旌旗。力能轂入石弩。射前後左右。皆便習者。名曰武車之士。不可不厚也。

武騎士

武王問太公曰。選騎士奈何。太公曰。選騎士之法。取年四十以下。長七尺五寸以上。壯健捷疾。超絕倫等。能馳騎穀射。前後左右周旋進退。越溝塹。登丘陵。冒險阻。絕大澤。馳強敵亂大眾者。名曰武騎士。不可不厚也。

人各有能。故選之各有法。能於車者。是爲武車士。能於騎者。是爲武騎士。二者其能不同也。選士之法。亦因以異。所謂車士者。必其能逐奔馬。束縛旌旗。力能穀八石弩。射前後左右者。而後可。所謂騎士者。必其能壯健捷疾。超絕倫等。馳騎穀射。越溝塹。登丘陵。越險阻。絕大澤。馳強敵亂大眾者。而後可。周。戎車三百輛。虎賁三千人。此則選車士之得其人也。霍去病以四十萬騎出入。其所以將常選。此則選騎士之得其人也。車騎之士。必以年四十以下者。以其血氣方剛之時。爲可用也。必以長七尺五寸以上者。蓋人長八尺。故有取於七尺五寸以上者焉。是二者。其才既異乎人。則其待之也。亦不可輕。故皆不可不厚也。言待之必欲其厚也。其在吳子。有所謂一軍之中。必有虎賁之士。力輕扛鼎。足輕戎馬。擐旗取將。必有能者。此之類。選而別之。愛而貴之。是亦太公不可不厚之說也。

戰車

武王問太公曰。戰車奈何。太公曰。步貴知變動。車貴知地形。騎貴知別徑奇道。三軍同名。而異用也。凡車之死地有十。其勝地有八。武王曰。十死之地奈何。太公曰。往而無以還者。車之死地也。越絕險阻。乘敵遠行者。車之竭地也。前易後險者。車之困地也。陷之險阻而難出者。車之絕地也。圯下漸澤。墨土黏埴者。車之勞地也。左險右易。上陵仰阪者。車之逆地也。殷草橫畝。犯歷深澤者。車之拂地也。車少地易。與步不敵者。車之敗地也。後有溝瀆。左有深水。右有峻阪者。車之壞地也。日夜霖雨。旬日不止。路道潰陷。前不能進。後不能解者。車之陷地也。此十者。車之死地也。故拙將之所以見擒。明將之所以能避也。武王曰。八勝之地奈何。太公曰。敵之前後行陣未定。卽陷之。旌旗擾亂。人馬數動。卽陷之。士卒或前或後。或左或右。卽陷之。陣不堅固。士卒前後相顧。卽陷之。前往而疑

。後恐而怯。卽陷之。三軍卒驚。皆薄而起。卽陷之。戰於易地。暮不能解。卽陷之。遠行而暮舍。三軍恐懼。卽陷之。此入者。車之勝地也。將明於十害八勝。敵雖圍周千乘萬騎。前驅旁馳。萬戰必勝。武王曰。善哉。

兵惟有異制。故亦有異宜。步也、車也、騎也。三者之制異也。步、則利於馳逐。故貴知變動。車以陽燥而起。以陰溼而停。故貴知地形。騎、所以爲軍之伺候。故貴知奇徑別道。其所宜不同也。三者雖不同。而同於爲兵。故三軍同名。名雖同。而用則異。是又不可以其同。而不別其宜。此三軍之所以同名而異用也。太宗嘗問衛公以車、步、騎三者一法也。其用在人乎。靖則質之魚麗之陣。明以伐狄之事。謂混爲一法。用之在人。敵安知吾車果何出。騎果何出。徒果何從。是知車步騎有所異。亦有所同也。且以車言所用之地也。有以勝。亦有以敗。故死地有十。勝地有八。大抵地不能皆利。而害者尤甚。自往而無以還之死地。至於前不能進。後不能解之陷地。凡十有一者、皆害也。地不能無害。將貴於避害。拙將則不知於避。故見擒。而明將則知之。故能避。其在孫子、嘗論絕澗、天井、天羅、天牢、天陷、天隙之地。謂吾遠之。敵近之。吾迎之。敵背之。是亦欲人之知所避也。若夫八勝之地。則必因敵之勢而

陷之。自敵之前後行陣未定。至於還行軍至。三軍恐懼，皆勢之可圖也。由是而陷之。宜無不勝矣。勝敗之地。若是其明。將能知之。則敵雖周圍千乘萬騎。前驅旁馳。吾何畏彼哉。以吾知所去取也。故雖萬戰必勝。此鄧伯之所以克北戎。馬隆之所以克梁州。若夫房瑄陳壽之戰。用古車法。而反以致敗。是豈善用車者哉。

戰騎

武王問太公曰。戰騎奈何。太公曰。騎有十勝九敗。武王曰。十勝奈何。太公曰。敵人始至。行陣未定。前後不屬。陷其前騎。擊其左右。敵人必走。敵人行陣。整齊堅固。士卒欲鬥。吾騎翼而勿去。或馳而往。或馳而來。其疾如風。其暴如雷。白晝而昏。數更旌旗。變易衣服。其軍可克。敵人行陣不固。士卒不鬥。薄其前後。獵其左右。翼而擊之。敵人必懼。敵人暮欲歸舍。三軍恐駭。翼其兩旁。疾擊其後。薄其壘口。無使得入。敵人必敗。敵人無險阻保固。深入長驅。絕其糧路。敵人必飢。地平而易。四面見敵。車擊陷之。敵人必亂。敵人奔走。士卒散亂。或翼其兩旁。或掩其前後。其將可擒。敵人暮

返。其兵甚衆。其行陣必亂。令我騎十而爲隊。百而爲屯。車五而爲聚。十而爲羣。多設旌旗。雜以強弩。或擊其兩旁。或絕其前後。敵將可虜。此騎之十勝也。武王曰。九敗奈何。太公曰。凡以騎陷敵。而不能破陣。敵人佯走。以車騎返擊我後。此騎之敗地也。追北踰險。長驅不止。敵人伏我兩旁。又絕我後。此騎之圍地也。往而無以返。入而無以出。是謂陷於天井。頓於地穴。此騎之死地也。所從入者隘。所從出者遠。彼弱可以擊我強。彼寡可以擊我衆。此騎之沒地也。大澗深谷。翳穢林木。此騎之竭地也。左右有水。前有大阜。後有高山。三軍戰於兩水之間。敵居表裏。此騎之難地也。敵人絕我糧道。往日無以返。此騎之困地也。汗下沮澤。進退漸洳。此騎之患地也。左右深溝。右有坑阜。高下如掌地。進退誘敵。此騎之患地也。此九者。騎之死地也。明將之所以遠避。闇將之所以陷敗也。

料敵制勝。計險阨遠近。上將之道也。騎有十勝九敗。其所以去敗而從勝者。則在夫

將之能矣。古之用騎以勝者。在漢則韓信、灌嬰、霍去病、衛青、李廣之徒。在唐則李靖、尉遲敬德、李光弼、薛仁貴之徒。皆騎將也。使數君子不知夫騎之勝負之地。則亦何以能成功耶。騎不得成列。則韓信未敢下井陘。敵勢有可取。則光弼因以用論、郝。騎有可用。宜無不勝。如不可用。得無避乎。自敵人行列未定以下。皆其取也。故勝。蓋其可以勝。所以能走敵克敵。所存止於八者。意其傳者之失之也。亦不會害其爲勝也。若夫九敗之地。則敵之所不利之地。故明將必遠避之。而闇將不能避。所以敗也。

戰步

武王問太公曰。步兵與車騎戰奈何。太公曰。步兵與車騎戰者。必依丘陵險阻。長兵強弩居前。短兵弱弩居後。更發更止。敵之車騎。雖衆而至。堅陣疾戰。材士強弩。以備我後。武王曰。吾無丘陵。又無險阻。敵人之至。旣衆且武。車騎翼我兩旁。獵我前後。吾三軍恐怖。亂而奔走。爲之奈何。太公曰。令我士卒爲行馬蒺藜。置牛馬隊伍。爲四武衝陣。望敵車騎將來。均置蒺藜。掘地匝後。廣深五尺。名

曰命籠。人操行馬進退闌車以爲壘。推而前後。立而爲屯。材士強弩。備我左右。然後令我三軍。皆疾戰而必解。武王曰。善哉。

太公均兵之法。謂一車當步卒八十人。一騎當步卒八人。則車騎之勢盛。而步兵之勢微也。然北戎侵鄭。鄭伯謂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是則步兵亦可用也。而所以用之。則貴乎得地。以步兵與車騎戰者。必依丘陵險阻。必依乎是者。欲恃是以爲固也。太宗論此。乃以天隙之地丘墓故城爲疑。曾不知九地之變。屈伸之利。孫子所言也。宜衛公以謂我得爲之利。豈宜反去之。是則步兵必欲依險也。况又前之以長兵強弩。繼之以短兵弱弩。長兵強弩。所及者遠。故前之。短兵弱弩。所及者近。故後之。又且更發更止。可以迭戰而久。敵車騎雖衆而至。必堅陣疾戰以禦之。而以材士強弩備之。若是。則何爲不勝。武王又慮夫無險阻可恃。而軍士恐怖。則何以哉。若此之地。宜以拒禦爲尚。爲疾藜置牛馬隊伍。作四武衝陣。掘地爲命籠。操行馬以闌止之。使材士弩強以備之。凡此者。皆拒禦也。李衛公嘗答太宗疾藜行馬之問。謂守禦之具。非攻戰之施。而太公於此。乃以爲戰具者。蓋惟有以拒之。而後可以勝之。然太公豈專是爲勝哉。必繼之以三軍疑戰而後可以解。若太公者。可謂籌之審而計之善矣。武王安得不稱善。

(終)

